

年卷

1

第

期

7

第

再生雜誌 第一卷 第七期

目錄

論 著

民主與專政是不相容的麼？

我之俄國觀

代議民主政治之現勢

德國的問題（德公使陶德曼原稿）

捷克斯拉夫總統馬薩烈克

一年來之中日問題及英法美外交内幕

思 潮

斯賓挪沙之政治哲學

菲希德對德意志國民講演節本序

素羅堅與愛特華茨革命論之比較

目的與手段

英國社會學家霍布哈斯之生平

文 藝

中日戰爭目擊記

附 錄

中外時事述略

張東蓀

張君勱

王熙和

鄭壽麟譯

費青

馮森譯

張君勱

瞿菊農

黃兆臨

許寶騏

蔣錫勻譯

費青譯

費孝通

記者

The National Renaissance

Vol. I

November 20, 1932,

No. 7.

Contents

- Is Democracy incompatible with a Strong Government ?
Tung-Sun Chang
- My View of the Situation in Soviet Russia Carsun Chang
- Present Tendency of the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by H. Laski Translated by Shi-Hu Wang
- German Problems by V. Trautmann
Translated by Sui-Ling Tseng
- Life of Masaryk
President of Czechoslovak Republic
Donald T. Vee
- Japan defies the World
Translated by Seng, Feng
-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pinoza
Cursun chang
- Preface to the Translation of Fichte's
Addresses
Shih-Ying Csu
- Study of the Theory of Revolution
According to Sorokin and Edwards
Shao-Ling Huang
- Means and End
Pao-Kuei Shu
- Life of Hobhouse, by Carter
Translated by Shih-Yuan Tsian
- Under the Dragon, by James Allen
Translated by Donald T. Vee
- Current Events
Shao Tung Fei
Editor

民主與專政是不相容的麼？

東 蓀

一

當我們發起再生雜誌的時候，同人等於政治想預先求得一個一致的主張，所以不但許多友人見面時討論，並且還有許多友人通信來參加討論。就中即有一部分人提出民主與專政的問題，以爲我們既不贊成舊式的民主政治，爲甚麼不爽爽快主張專政呢？當時我個人的意思以爲這個問題實在有討論餘地；我們既不能蒙頭蓋面從制度上否認民主政治的優點，而又不能不問三七二十一完全取消專政的長處。所以我久想到此問題從事分析一些。今天此文其動機即來自那時。

其次，最近看見有許多人討論政治而總是一提民主與憲政便聯想到民國十六年以前的情形，並立刻起一種反感，好像十六年以前的政治比現在還不如，我們又何必多此一舉而改專政爲憲政呢！不僅我個人有此印象，即他人恐怕亦都有此感覺。有一天遇見張鎔西先生，他是主持民憲協進會的。他告訴我，必須由民憲協進會具體主張出來一個憲法的內容；不然人們將來疑心該會是一主張恢復舊日約法與國會的。從這句話看來，便知以國會與憲法（或約法）來號召必難得多數人的同意。因此我就推知現在社會上實有一大批人是反對舊日式的

專政的。平心而論，著者亦是反對者中之一人。著者在當時反對那種政治，豈有到了今天還會反而贊成麼？不過我們論事宜稍稍持平。若說我們的理想政治決不應該以十六年前的情形爲滿足，恐怕是無人不贊同的。換言之，即無論何人，在未絕望以前，總有希望。凡是希望總是想辦到比現狀好。從現狀上而想恢復到十六年前的情形，實在不見得較好。所以無人對此有所希望。不過這僅就希求而言。至于持平以比較二者，則我敢說現狀決沒有比十六年前爲好。這一點恐怕有許多人未曾注意。其所以不注意的緣故乃在舍去政制而不譚，而專就其他。若專就造馬路，建航空，等等而言，當然是進步了。不過政制本身却毫無優點可言。這是題外的話，現在不說。總之，我這篇的目的在於就制度與運用上闡明民主與專政的關係，並說出其不是不相容的道理。

二

我爲敘述的便利起見，先作一個比喻。假如當十六年春天國民黨北伐軍大成功的時候，他們真能實行所謂「民主革命」。換言之，即他們現在所忘却的民主革命，這塊招牌在那時果真能切切實實地實行出來。試問大家想一想，中國成一個甚麼樣子？如果更要具體地說，則我們可以作下列的描寫。即國民黨在那時于武力的統一以後，立刻頒布新憲法。在國家的憲法頒布以前，亦不妨得到一省，就頒布一個省憲。依據省憲，實行選舉，組織省政府。依

據國憲，實行選舉，組織中央政府。我敢寫包票，國民黨人的當選至少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餘外的當選者雖不掛國民黨黨籍，而亦必是國民黨的同情者。反對者決無法當選。不必用法律來限制他們。那一時的民氣便足以得到這樣的結果了。國民黨人既占九十分以上則所有政府的決議在實際上等于國民黨的黨中決議。可以說各級政府的意思就是國民黨的意思。其狀態在精神上和現在的專政並沒有兩樣。試問假如當時如此，大家作何感想呢？

我舉這個具體的比喻爲例，乃是意在說明拿民主政治的制度爲了一時權宜之計，作爲專政的運用，並不是不可以的。不過爲了說明的充分起見，更須將這個情形與現在的專政制度作一個比較。第一點，這樣的情形是依然以民主政治爲原則的。須知民主政治本來是一種「精神」(Spirit)。本不限于那一種制度。英國雖有君主，但英國是民主政治的國家。中國現在雖無君主，然而依然不是民主政治。照國民黨的主張本是主張民主政治，無奈他硬分訓政與憲政爲截然不同的兩個時期。我們從外面來批評便不能不說他的憲政時期是民主政治，而他們的訓政時期是非民主政治。我懂一個主張民主政治的黨而必須先有一個非民主政治。如果不是欺人，便是自欺了。所以我上述的那個假擬的比喻，按照國民黨的原來主張並不是不可能的。其好處就在能替國家立一個民治的常軌。這個民治制度是國家的基本組織，乃是萬年有道之常。決不因時局而變化的。現在則不然。規定訓政爲若干年。在訓政期內的制

度與憲政期內的制度截然不同。我實在不懂在這樣截然不同的兩制度中間，怎麼樣能由一個制度而過渡到另一個制度。這乃是訓政論的內在的矛盾。第二點，是上述的情形既以民治爲原則，當然是包括有言論自由等等。須知言論自由在中國實在比任何東西都可寶貴。倘言論而能自由，則政府與官吏必有所顧忌了。現在政治如此黑暗就因爲輿論不能抬頭。第三點，既是以民治爲原則，當然沒有特別階級，換言之，即在公民權利上人人是平等的了。這樣一來，黨部的魚肉鄉里便不會有了。第四點，是政治既上軌道，人民方感安全。然而必須人民感着安全，方可譚經濟建設。國民黨未嘗不注重於建設，顧乃不知所以安定政局。所以現在的所謂建設其結果都等於逆水行舟，進一步退二步。這四點尚不過汎言之而已。總之，國民黨把他的真正使命的民主革命放棄了，到了現在愈走愈入岐路。甚麼法西斯蒂啊，甚麼新國民黨啊，甚麼中華新革命黨啊，愈弄愈離替國家建立一個根本的永久的制度之途愈遠了。

三

上述的話似乎未達到本題。現在請從正面來說明。先由專政說起罷。

我以爲：專政的好處在那里？何以會引動了許多人傾心于此？恐怕是簡單的罷。就是因爲專政的國家，他的國家是統一的；政府是有力量的；有計畫便能見諸事實的；決沒有搗亂與紛擾以及無政府狀態。老實說，這種不統一，不能實行政策與計畫，而終日擾亂，的現象

本是人人所痛惡的。只是以何法去掉這些壞現象却非經過一番研究不可。決不是蒙頭蓋面以「知半解便可以解決的。所以我認爲中國人對於民主與專政都沒有真正的認識。

我就個人所見，願意把專政分爲兩種，並且以我自創的名詞來區別之。第一種是以法律來規定專政制度，我名此曰法律上的專政（Legal dictatorship）。第二種是不見于法律而實際上專政的，我名之曰道德上的專政（Moral dictatorship）。以法律來規定專政自是與民治原則相衝突。因爲民主政治是以民權一律平等爲基礎，不容其內一部分人而有特權（Privilege）。所以我們若認定民主政治是合于人類天性的，則不能不反對法律上的專政。至于道德上的專政則不然。他不必有特權由法律爲之規定。不必有法律作保障。只須以人心爲後援便够了。凡我們所認爲專政的好處都可于道德上的專政見之。至於法律上的專政不但未必能有上述的好處，且其弊害更百倍之。所以法律上的專政有百害而無一利。所餘的問題只是道德上的專政與民主政治是否相容。于是我們不妨亦把民主分爲兩種。即其一是以民主爲一種制度。而另其一是把民主作一種精神。如認爲是一種制度，則必是具體的了。如認爲是一種精神，則只須有若干根本點不變就行了。我以爲民主政治的根本點有二：一曰個人自由；二曰公民平等。我以爲任何政治制度苟能不違反自由與平等這兩根本點，則我們都可斷然決然稱之爲民主政治。明白了這一點方可討論他與專政能否相容。

四

如果民主政治的精神只在其根本原則，則我們即使把具體的制度加以變化以後，而必是仍不失爲一種民主政治。我亦知道民主政治雖是一種精神，然而亦決離不了制度。於是我們不妨一討論制度。制度是死的，而在活人去運用。制度只是大的架子，而其內如何辦理依然在乎人。可見制度不過是法律，法律亦不過規定一個範圍與界限而已。至于在範圍以內，界限之中的，則人的運用儘有上下餘地與活動餘地。以往的民主政治制度誠然易于引起搗亂，不容易使政府強有力，一個大計畫，不容易見諸實行。須知這是某一種民主政治的弊病，而不能抽象地歸咎于民主政治的精神與原則。須知民治精神並不限于如此。所以我們主張把舊式的民主政治制度加以修正，務使其具有彈性，換言之，即有伸縮餘地。這個伸縮餘地是怎麼講呢？須知民主政治的精神是個人自由與機會平等。而這個自由與平等乃人類的天性。所以民主政治是常軌的政治，換言之，凡是有人類便于政治都應得如此。但這種常軌政治有時未必能應付一時的變態，即緊急狀態。所以民主政治的長處即在于能得長治久安，至于你若取其一個時期的政治成績來看，恐怕其效能（即效率）遠在他種政治以下。例如聖君賢相的君主專制未嘗不可把國家弄得十分強盛。然而人存政舉，人亡則政息了。並且種了不少的禍根。所以專制政體，不論爲君主抑爲一黨，其結果總是演成一治一亂之局。而民主政治則不

然。他的效率不十分高，却能够持久。好像善跑的馬，不是一刻飛奔，一刻緩步；乃是走起來有一個不快不緩的恆率，民主政治的長處就在于此。不但在某一特殊時候，逢着了特別事情，十分緊急，便不能不使你感着民主政治的效率遲緩了，緩不濟急了。然而須知這個毛病不在于民主政治的本身，而在于那個時代有特別嚴重性。因此我們以為倘使民主政治不能應付特別的緊急時代，則民主政治終不能不說是有一些缺點。所以我們主張使他有伸縮性。這個伸縮性就是指務必使民主政治在平時固然可以順利進行而在特別時亦能加緊其效率，以與時代的要求恰恰相應。我們在本雜誌第一期上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就是指此而言。再詳言之，即在平時民主政治無問題，自無須于修正；而在特別時則必須使其容易集中全國力量。換言之，即在特別緊急的時期，必須使民主政治在法律制度上雖毫無改更，而在實際運用上可與專政同其性質。這便是我所謂的道德上的專政了。但須知這種道德上的專政亦只可為一個時期的現象，而不可久長下去。因為這種現象的產生必由于下列三個形式之一。

甲，一個大黨，以其絕對多數來握政權。

乙，在朝的黨雖非絕對多數，而在野的各種反對派自願採取靜觀態度，而予在朝者以全權（Free hand）。

丙，各黨派或大多數的黨派在一個共同點上合作。

這三個形式都是應付非常時代所以使政府有力的辦法。無論採用那一個形式，而民主政治的制度依然可以不搖動。因此我絕對不相信在民主政治的制度上產生不出強有力的政府。並且絕對不相信有了絕對大多數的黨而猶須先毀了民主制度而後方能專政。像國民黨那樣，既是全國唯一的大黨，對於民主政治還不放心，而偏要講訓政，已經是可笑了。乃不用民主政治，而仍然不能得強有力的訓政政府，豈非更可笑麼？所以就中國的目前病狀而論，病根不在民主與非民主之爭，而只在國民黨是不是一個健全的黨。倘使國民黨是一個健全的黨，對於他所宣傳的民主革命而真有誠心，我敢說中國即使立刻建立民主制度，而國民黨依然得實行我所謂的道德上的專政。並且我們這些黨外的人們亦未嘗不贊成這種道德上的專政。

五

根據上述的話，我敢說一班表同情于專政的人們實在有所誤會：他們把道德上的專政與法律上的專政混而為一；于是把所有道德上專政的長處都亦誤認為法律上專政的優點，殊不知二者絕不相同。法律上的專政不但不具優點如道德上的專政那樣，並且乃是因為道德上專政不能成功而始有的。因為若果道德上專政得以成立即不須有法律上專政了。可見凡是在法律上規定專政制度必是于無形中承認自己是個強權者，並不是代表民意的舉動。所以這種法律的專政制度必是和強權者同其壽命。強權一旦倒了則這個制度亦必改變。這種法律亦必立

刻取消了。于他方面便是有多數人爲被征服者。這些征服者目前無可奈何，一旦有機會必起而反抗。這個道理，盧梭在他的民約論上論之甚詳。他說專制君主與其臣民所訂的法律，是「一方面所有利益歸于君主，他方面所有義務屬於人民，這種片面的法律實在不成爲法律。一黨專政的立法亦和君主對於臣民的立法一樣，都是片面的。所以嚴格講來，不是法律，乃是強者之意志——不拘強者爲一人抑爲一黨。我不知道何以盧梭的名著在中國的思想界如此不發生影響！所以我主張趕快把民約論用白話譯出來，務使家喻戶曉，則中國方有希望。

所以我說這個誤會是關係很大的。第一，于無形中把民主政治損了價值。第二，對於專政加以理論的證明使野心家得有所藉口。于此便可見有許多有良心的朋友（例如徐青甫先生著經濟革命救國論乃係多年沈思之結論，其愛國熱血與學術良心俱足佩服，惟對於憲政則仍有不足之詞；又如梁漱冥先生提倡村治，從下層下工夫，其虛國事之深刻，思想之獨到，皆爲當代少見者，但亦惜其必謂民治不能行而後方有所謂村治）偶一不慎，反使本來無大問題的東西竟生了問題，而野心不逞之徒就從而生心。這實在是我們念書的人所應自勵的了。又如現在的青年一聞民主政治便覺得是老生常談，十分不過癮，必定去尋那些新奇可喜的東西。其實中國今天大病就在不能把老生常談實現爲事實，而決不在于另有甚麼奇怪的妙法。老實說，一個國家要治理得好決不能靠巧妙不經見的方法。在社會上的有知識者不能做青年

的領導，而只是想炫奇，想以出賣野人頭而博得人們的歡心，所以才有今天這樣不得了的現狀。我以為我們以後大家應該以「平實」自勉，以「平易踏實」自勉。這就是我所以願意對于民主政治稍加分析的緣故了。

六

話已說得太多了，但為明瞭起見，不妨再作一個簡明的結論如下：

一，以自由平等的民主政治為制度而于非常時期使其集中力量，由一個强有力的政府來率導全民，其精神和專政差不多，這並不是不可能的。

二，所有專政的長處只在于能貫徹計畫與政策，而不在于有一種人在法律上高于普通人且具有特權。所以專政的長處無須以法律來表現之。

三，以法律來表現專政，則其所有的長處必全不能見。因為凡是在法律上造成一個特權階級，則這個階級必是立刻即化為腐敗了。國民黨當國以後，腐化與貪墨之風暴長，這就是法律上的專政的自然結果。現在一班人不明此理，以為這只是人的不好，而殊不知這是專政制度的必然結果。

四，因為民主制度是常經，專政的運用是一時應變之計，所以我必須稍稍修改民主政治使其具有能隨時代而變的彈性。即必須把民主政治使其在平時得照常進行，而在非常時

有和專政一樣的効力。

五，根據上述的話，我以為現在迷信專政的朋友應該都回過頭來主張這樣的民主政治。因為惟有這樣民主政治方能舉專政之實；像時論所說的那種專政反而不能收統一與強有力之効。

六，所以我把專政分兩種：即道德上的專政與法律上的專政。換言之，即專政是一種運用與專政是一種制度。我們不反對以民主為制度而以專政去運用他。我們只反對以專政為制度的。

七，我們所以反對專政制度就是因為不但不能達到原來那種目的（即統一與強有力等），並且是種下了莫大的禍根，又復違反人類自由平等的天性。

八，我們不但不反對那種道德上的專政，並且以為在國難期內，國家既須有五年或十年，或十五年的國防計畫與經濟建設大計畫，則當然必須在不背民主政治的基礎上，換言之，即在民治制度上，有一個集中的力量用以推動之。

以上八點是我今天所要說的。因為病後匆匆執筆或有辭不達意處，千乞讀者勿以辭害意，便可以不致有誤會了。最後我還要聲明的，即我用「道德的」一辭係取西文 MORAL 一字的原義，而與我們東方所謂道德則涵義却有廣狹的不同。亦乞不要誤會。

說到此本已完畢，不過又忽然想起一件事。即我這種主張或許有人疑爲與所謂「民主集權」相彷彿。我亦承認大體上有相類似之點。不過亦很有可以分別之處。須知民主集權是俄國發明的東西，其目的是能辦到最下層有極大多數的民衆，最上層有寡頭的領袖，而把中間一層的人們減少其左右政治的力量。而我們則以爲這個形式只要不違背民主政治上的個人自由與機會平等，都是可以的。所以我們是以民主爲根本，至于集權與否須視時代的要求而定。在平常時代，民主而不集權是可以的。在非常的時代，民主而集權亦是可以的。總之，個人的意思不反對所謂民主集權。不過汪兆銘一流所提倡的民主集權是就一個黨的黨內而言，不是就全國而言。于是我們便有所謂「國的民主」與「黨的民主」之分別。我在前一期本雜誌上早已說過了，只有國可以行民主，一個黨內決不能實行民治。俄國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其情形與中國不同，不能相提並論。這幾年來有一個最可笑的事情，就是當局不問三七二十一儘管亂抄他國的制度。亂抄了一頓俄國的把戲，弄得這步田地。據聞現在又有人想抄襲意大利了。總之，中國人若不于此有一個翻然大覺悟，則不過使國家多受一番禍害，好像一個人生病一樣，多害了一場病而已。尙何言哉！

我之俄國觀

張君勳

第七、第二個五年計畫

去年徜徉俄都街市之日，有一事令我注目者，則俄國標語之整齊畫一，與吾國數年來黨部標語之滿街皆是滿牆皆是者迥乎不同。以我當日在俄所見之主要標語只有一種，曰：「五年計畫四年完成」，紅布白字，橫懸通衢之中，絕不見有牆上寫字或貼字條者。蓋俄之標語爲政府方針，所以警告其國人一致奔赴，非徒貼貼了事焉。吾國好以文章老手稱人，實則吾全體民族正陷於一種文字病，除寫作成文外，不知復有他事，與俄之青年民族言出而行隨之者，不可同日而語。

「五年計畫四年完成」八字中，其第一義則一望而知爲俄政府爲縮短時日計，故勸告其國民努力工作也。其第二義則俄政府久有變更五年計畫之意，將前事及早結束後，乃另提新計畫也。吾人回溯至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之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中，曾有以一九三二年爲五年計畫結局之年之說，可知俄當局之所以準備此第二個五年計畫者，由來久矣。

俄政府所以及早結束前事而另提新計畫者，其故有二：一曰重工業如金屬工業如機器構

造如交通事業尙未達於所希望之成績，二曰人民日用必需之品，供不應求，以此二故，乃另提計畫以彌此缺憾，而喚起全國之新注意。

去年十二月之蘇聯中央執行會中，關於經濟行政改革之最要決議，爲最高經濟會議之解散，另設三種人民委員會以代之，第一重工業人民委員會，第二輕工業人民委員會，第三木材工業人民委員會，蓋即第二五年計畫之先驅也。今年一月「依司萬司梯」報謂近年行政上之改革，已不止一次，約略舉之，可得五種：

一，人民食品工業自最高經濟會議分出，而隸於民食人民委員會。

二，國內國外商業人民委員會分爲二部，一曰民食人民委員會，二曰國外貿易人民委員會。

三，水道交通事業自交通人民委員會分出，另設水道人民委員會以管理之。

四，陸上無軌交通事業由交通人民委員會分出，另設道路管理局以管理之。

五，民事航空事務，在勞動與國防委員會中設局管理。

自最高經濟會議之解散觀之，殆俄人以此會議管轄範圍太廣，多而不精，故不能不設專部以代之，至其所以特設重工業部，精製工業部與夫民食部，可以窺見其今後注意集中之處，即前文所述第二五年計畫之二大動機也。

及今年一月三十日至二月四日第十七黨代表會議開會，議決所謂第二個五年計畫，此項計畫待今年終共產黨開大會之日，方為正式成立，在黨代表大會中不得視為最終決定，然其大宗旨定為全黨大會所採用，可斷言焉。

第十七黨代表大會中所決定者，有關於結束第一個五年計畫中工業方面之數字，即為一九三二年應辦到之成績，錄之如下：

一九三二年工業生產價值

其中關於重工業者

一九三二年工業投資

其中關於重工業者

生鐵生產

鋼生產

捲鋼生產

精鋼生產

二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九，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九，〇〇〇，〇〇〇噸

九，五〇〇，〇〇〇噸

六，七〇〇，〇〇〇噸

六六〇，〇〇〇噸

此數字之所表現者，曰蘇聯政府慮鋼，鐵重工業之落後，故急謀所以促進之。

所謂第二個五年計畫，有其技術方面之成績，有其政治經濟方面之目的，茲先記其技術

關於以上計畫之技術方面，我非工業家，絕不敢批評其內容。然依常識所見及者言之，每謂工業發展，必注重鋼鐵廠與機械製造，俄人既知以建設工業爲目的，何以於第一五年中不加关注，必待第二五年中重復提起，或者俄之前後計畫中，尙多不合於技術或經濟之原則者乎？俄人以特尼普羅司特勞合（Dneprostroy）水電廠爲世界第一自誇於世，其費達二五〇〇〇，〇〇〇金鎊之鉅，頗聞歐洲工業家評之曰，該地無工業之天然基礎，此水電廠之電力，無法利用，則此二千五百萬鎊之鉅費，豈非得不足以償失，或者此即其五年計畫中不合於經濟原理者之一證，否則何至待第二五年中始以鋼鐵生產及機械製造之落後爲可慮乎。

至於政治經濟方面之目的，依黨代表大會所通過決議案言之不外乎二，第一曰清除蘇聯中資本主義之成分，改善農工生活狀態，其所規定者一九三七年終每人之消費品，應視一九三二年增加二倍半至三倍。史泰林等知專以節衣縮食責人民之不可恃，乃求以足衣足食之策待其人民，故謂第一五年計畫專爲全國生產計者，其第二五年計畫則爲人民消費計矣。第二曰力求自造機械，使俄之機械工業不必倚賴外國，其決議書末節有言曰「俄國第二五年計畫，使俄之工業技術在以後五年內居於歐洲之第一位。蓋第一五年計畫之工作，使俄之本爲輸入機器之國家，一變而爲製造機器之國家，再待之五年之後，則俄之經濟完全獨立，不必復有所賴於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如是俄在經濟方面與技術方面可以與其他先進之資本主義國

並駕而齊驅矣」。

由此末節文字觀之，俄人非不知自造機械之必要，特爲救急計，於第一五年內不能不先探向外國購買之策，待第二五年內乃從事於自製，然則吾國而有志於步趨俄國之後，其工業技術方面之方針可知矣，曰先注重鋼廠業，同事注意於製造機械之工業教育，恐亦須待之第二期，方能語夫自造機械也。

第八，階級國家（Class State）或曰無產專政

我之注意俄事，十餘年如一日，此次歐遊中最關心者爲俄之五年計畫，因而對俄觀感稍生變化，然所謂變化者，限於俄之建設的經濟，而政治方面無涉焉。

方今國內思想界不知於「蘇維埃」漢文三字之來源，尙有研究之者乎，名詞之遂譯苟亦可予以板權者，則此三字首見於一九一九年拙譯蘇俄憲法，嘗登諸「解放與改造」雜誌者也。我輩對於外事向以冷靜頭腦，察其於國情之宜否，然後定吾之取捨，從不敢舍家雞而求野鷺，至於求惟妙惟肖於野鷺尤爲吾所不樂爲，所以異於獨秀輩者在此。方俄憲譯成，正德意志民國新造，以德憲與俄憲相比較，覺德憲之平易近情遠在俄上。一九二一年春方居德之耶納，時方治德之工務會議法，請德人代爲講解，因識高休 Kersch 氏，往來稍久，乃知高氏

實丟林根邦共產黨之首領也。黨之動作，彼實主之。某日高氏忽告我曰：黨中已定計於某日暴動，至緊急之頃，將避君處，我即答曰：我之在德，不能享有治外法權如德人之在中國，即匿予寓，有何用處，高氏曰君爲外人，不爲德警所注目，易於藏身，此外無他意矣。及難既發，黨員四百人中，贊成舉事者二百數十人，餘百數十人爲反對者，則高氏與居一焉。高氏爲述第三國際之代表，爲邀功計，常以不能執行之事強之德人，吾輩惟有反抗而已。此次暴動德人名之曰三月革命，不及三日各地起事者悉爲德政府所平定，時則德國共產黨首領爾維氏（Paul Levi）亦因此脫黨。蓋自一九一九以至一九二一之三年間，在歐所聞之共產黨之行動，無一事能使我相信俄之共產主義可以救吾國家者，孰料一九二二年返國之日，諄諄爲友輩言之，不信者本已無待我之勸告，信者雖勸之而不止，方且興高采烈，高樹聯俄容共之旗幟，數年來青年爲共產主義陷於網羅者將數十萬，至於贛鄂則共之區，糜國幣以千萬甚至以萬萬計，至今思之，猶有餘悸，故對此蘇維埃三字，我不但不敢要求板權，且願此三字早早絕跡於中國之政治辭典之中耳。

世所共知者，則俄國於十一月革命之後，採用無產專政之治體而廢止民主政治，於是列寧與哥茲基（Kautsky）之間，引起一場爭辯，兩氏同以馬克斯爲根據，而解釋各異。馬氏著作中無產專政之語，獨於一八七五批評哥塔政綱中見之。其文如下：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與共產主義的社會之間，有一革命的改造時期。此即政治上之過渡時期，此時之國家，惟有爲無產者之革命的專政而已。

哥氏以馬氏一八七一年所著之『法國內戰』爲根據，證明馬氏所謂專政，即法國當時所成立之『公米納』，(Commune) 公米納制度下未取銷一般人民之投票權，故哥氏斷定馬氏之所謂專政，仍以多數民衆爲根據，而無背於民主政治。反之列寧氏則以爲民主政治終爲資產階級之政治，惟有剝奪富人之選舉權，使平日之被壓迫者得居於治者，夫而後乃能由資本主義以達於社會主義，故其所謂無產者之專政，即農工之專政也。

列寧等本以上原則，制定蘇維埃共和國之憲法，對於以下六種人，剝奪選舉權(一)雇傭工人者(二)恃財產上之利息或收入以爲生者(三)商人(四)教士(五)舊政府之皇族與警察等，此憲法上關於俄國爲階級的國家之規定一也。

俄人以兵役爲榮譽權之一種，兵役專屬於勞動者，不勞動者不許入伍，其憲法中之規定曰：執武器以保護革命之榮譽，但屬於勞動者，其不勞動者不許盡此兵役義務。此兵役法中表現俄之爲階級的國家者二也。

俄人更以階級的司法自誇於世，同一犯罪也，而刑罰因其人所屬之階級而異，其爲勞動者受刑輕，其屬於貴族，教士或富農之家者受刑重，蓋彼等之視司法，其目的不在乎罰當其

罪，而在乎防止反動。俄之檢察長克里倫哥 Krilenko 嘗有言曰：

關於犯罪人在社會中之地位之攷慮，非定社會的保護程度（即刑罰也，以刑罰之目的在保護社會）時之決然的元素，（Decisive）而為強制的（Obligatory）元素也，其為同一犯罪，甲為資產階級，而其起因由於資產階級之習慣與心理，乙為勞動者，而其起因由於貧困或社會意識之不發達，則蘇維埃法庭對此二人自採不相同之處置。

此俄國司法上表現俄國之為階級的國家者三也。

尚言之，俄國住戶所納房租，因其每月收入而異，實即因人之階級而異。富者納租多，貧者納租少，甚至對於不勞動者，政府驅之於國有房屋之外，而住戶無如之何。乃至一家子弟之求學權利，亦因其人之階級而異。莫司哥大學校長親語予曰，大學中每年招生，七十或專收勞動者之子弟，餘三十則為資產階級。此外以我所聞，則若干小學專收共產黨之子弟，若干研究機關專收共產黨員，如黨史研究會，惟隸黨十年之黨員，方得入會研究是也。此俄國人民之平日生活中所表現俄國之為階級的國家者四也。

俄國之社會組織，可以下列塔形表現之：



其居於尤下者，權利之剝削尤甚，其居於尤高者，權利之賦予尤多，此其大較也。

全俄之人口，約爲一萬四千萬，而其統治之者，則二百六十萬共產黨員也，彼等究操何術而能此歟？依上文憲法之規定，資產階級既被擯於政權之外矣，同時即屬於勞動階級，而政見與共產黨異者，如社會革命黨，或被迫而流亡海外，或留國中而噤若寒蟬，蓋法律之外

，另有種種政治手段以摧殘異己，則政權之集中於共產黨，尤有把握矣。俄所採之選舉法，非西歐之無記名投票，而為當場舉手法，其在城市，以工場為投票地，其在鄉間為公衆集會，每屆選舉之日，各黨不許推舉候補人向區內人民宣布政見，其會場事務由共產黨員主之，共產黨員先朗誦候補人名單一紙，繼詢之曰有反對者請舉手，俄國人民深知稍露反對之形，則秘密偵探立隨其後，故會場之中，伸手反對者，殆絕無僅有，於是共產黨所擬定之候補人名單即作為多數通過矣。

其全俄蘇維埃之議員，不由人民直選，而出於間接選舉，鄉蘇維埃中選議員若干人為州蘇維埃議員，州蘇維埃中選議員若干人為省蘇維埃議員，省蘇維埃復選若干人，以達於全俄會議，惟其高級蘇維埃議員之選舉權，操於下級蘇維埃，故但有方法以壟斷此層累而上之選舉，則各級之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乃至人民委員會，自無不屬於共產黨矣。合此種種法門，乃二百六十萬黨員所以能統治一萬四千萬之俄國人民也。茲列各級蘇維埃中黨員與非黨員之百分比列表如下：

全部議員		執行委員會	
非黨員	黨員	非黨員	黨員

末項指中央執行委員會

上表中顯然可見者，則非黨員亦在被選之列，所以表示專政之下非盡排斥異黨，然異黨即令被選，而其於政府政策，不得加以批評，則旅俄之人所共見者也。自其黨員與非黨員之比例觀之，則尤高級之蘇維埃中，黨員尤多，非黨員尤少，一也。其執行委員之人數，除最下級之鄉蘇維埃以外，以黨員占多數，二也。執行會中之黨員非黨員，與議員中之黨員非黨員，不成正確之比例，譬之鄉村之縣蘇維埃，其非黨員之議員爲七十，而執行委員會之人數降至四十六，其黨員之議員爲三十，而執行委員會之人數升至五十四，三也。此三者，皆由於共產黨之操縱，決非民意實使之然。共產黨人本此方法，乃使其列席於中央執行會委員與夫人民委員會者，無往而非共產黨員矣。

竊聞之列寧輩之言曰，彼等所以不採民主政治而採專政之制，將以廢除財產上之不平等，而達乎無階級區別之國家也。凡上文所述之不平等，彼等必曰此爲過渡時代之現象，待之貧富均一以後，則一切區別一齊消滅矣。此其所論，謂爲夢想之言可焉。第一，真正平等之社會，以各人之所事同一爲前提。若甲終日但能掃地，乙能指揮一廠。因此技能智識之差別

，而社會上有智愚之分，此智愚之分不消滅，則社會上終無真平等可言焉。第二，真正平等之社會，以各人意見之同一爲前提。共產黨心目中以爲政見異同，由於貧富利害之分歧，今史太林與杜洛斯幾之背後，豈嘗有所謂資產利益，而彼此仍不免於派別之分，則心理上見解之不同也。第三，真正之平等，以社會中無權力存在爲前提。民族所聚，必有以內謀治安，外抗強敵，因而中央有軍政財政與立法之大權，而爲人民者以運用此大權爲榮譽爲快心，因而同屬共產黨而不免於爭權奪利矣。此三項不平等之消滅，譚何容易，則無階級的社會，終爲可望不可接之神山，而俄之國民乃永苦於專政而不能自拔矣。蓋國內之異黨與夫同黨對峙之形，按之常理，終無消滅之日，則俄政府所以維繫其專政者，自可有所藉口，即令國內對敵之形概歸烏有，而其他國家一日尙保留其資本主義之原形，則俄政府又不能不謀內部之自衛以防止外國之來侵，而專政之維持，又有可以藉口者在矣。依愚見觀之，俄之專政，殆爲永久不變之政體，非國民自起而消滅之，共產黨人決無「退避賢路」之一日也。

第九，共產黨之組織

人類歷史中之大運動，必有一至堅強之組織盾乎其後。蘇俄之政治，吾儕不能盡表同意，獨於其共產黨之組織，不能不稱爲二十世紀偉大產物之一。

與蘇俄之共產黨，可以約略相比擬者，莫如一五三九年成立之十字會，路德既舉反抗之旗，天主教豈能自保，時則有勞堯勒（Loyola）者，起而創立十字會，彼以爲今日已非太平無事之日，而已入於戰鬥狀態，於是以軍律部勒教士，而有十字會之組織，不獨歐洲舊教之勢力，賴以復振，即利瑪竇，南懷仁之東來，皆勞堯勒之餘澤有以促成之。十字會爲傳教事業之戰鬥團體，人人以刻苦自勵，故第一宗旨曰堅苦，天主教之教士以嫁娶爲厲禁，故其第二宗旨曰貞操，教士既獻身於上帝教義之傳佈，舉身命一切以奉諸團體，故其第三宗旨曰服從。此三者中之貞操一項，在共產黨以人間政治爲目的者，自可置而不論，若夫其他二項，則列寧之所要求於其黨員者，與勞堯勒之要求於其同會之士者，正相類矣。

當一九〇四—一七年俄共產黨人亡命海外之日，關於組織問題，黨內有主寬主嚴兩派之爭，其主寬者自命爲民主主義派，其主嚴者自居於集權主義派，即列寧等是也。列寧嘗告彼等曰：

吾輩固贊成民主主義，然必待至此主義真能實行之日，若於今日行之，則遊戲而已。吾人所欲者，乃一嚴密之黨，以期驅逐俄皇與資產階級。此時正爲秘密結社之日，如何而能行民主主義，吾人所需要者，乃一專門革命家之組織，彼等樂於以性命爲革命爲黨而犧牲，惟此等人，吾儕乃引爲同志，且以吾儕之運命交託彼等。

彼所謂嚴密之黨，不外集合一部分專心革命之人才，立於鐵的紀律之下，而幹部以全權處置之之謂也。此其所言，與勞堯勒氏所主張之廢止教堂之清閒生活，而代以軍營紀律者，正合符節也。

一九一七年共產黨既柄俄政，設為規定，曰凡屬共產黨員之收入，不得超過二百二十五盧布，其有衣服華麗生活侈靡者，黨中立加詰問，或從而革除之，近年入黨人數尤多，其因清黨而退出者之數亦尤增，以我在俄都參與其共產青年團紀念典禮之日，見其「達官貴人」，皆衣服樸素，有憂勤惕厲之色，乃知其所以勵行十字會人所標榜之堅苦二字，十餘年如一日焉。共產黨人所以執政權而至今不替者，決不繫乎其主義或彼等所飽稱之物質條件，而在其念念不忘此兩大宗旨而已。

一九一七之前，列寧輩亡命西歐，僅賴密使往還，以與祖國通消息，歷次全黨大會，皆開於倫敦巴黎等處。列寧心目之中，以為惟有造成一強有力之組織，乃可達推翻政府之目的。某年黨中開會，討論會章中關於黨員之規定，他人以為凡能援助本黨者，可視為黨員，列寧大反對之，力主張除直接參加黨之工作者外，不得視同黨員，其意無非欲擯斥掛名黨籍之人，而注意於專心革命事業之人才，蓋必有此專心致力之人，而後黨之組織乃始有可着手焉。黨中又嘗討論紀律二字之定義，列寧下一注脚曰，行動之一致與討論之自由。其意謂工人

之力量在於組織，無組織即無力量，雖人數衆多而無所用之。組織固可貴，而尤可貴者，則所以組織之宗旨，故討論時不可不賦各人以充分之自由，討論既畢，則以全黨如一人之精神行之，此所謂行動之一致也。自一九〇三年爲鮑雪維幾派成立之年，迄於一九十七年革命告成之日，共產黨所以成爲嚴密組織者，皆列寧之功焉。

一九一七後革命告成，向之爲秘密組織者，今變而爲公開之政黨，向之爲棲止無所之團體者，今變而爲在朝之政黨，於是爭慕榮利者紛紛加入矣。茲據我所讀各書中可攷見之各年中之黨員數如下：

共產黨員數目表

一九一七年四月	四〇，〇〇〇人
一九一七年八月	二〇〇，〇〇〇人
一九一九年三月	三一三，七六六人
一九二〇年三月	六一一，九七八人
一九二一年三月	七三〇，〇五一人
一九二二年三月	四八五，九〇九人
一九二四年	七七二，〇四〇人

一九二八年

一，四〇〇，〇〇〇人

一九三一年四月

二，三〇〇，〇〇〇人

一九三二年

二，六〇〇，〇〇〇人

十五載之間，共產黨員人數增至六七十倍之多，若以老黨員與新黨員置之於同一地位，則昔日之潔己奉公與百折不撓之精神將何以維持於今後，換詞言之，舊風氣何以保存，新黨員中之腐化何以免除，此實共產黨存亡之大問題也。俄共產黨所以達此目的者，有以下各種方法，（一）共產黨中之老黨員，至今存者不過七八千人，而黨中之最高職務如政治會議，皆以老黨員任之，新者不與焉，其監察委員會會員，僅百分之八爲一九一七後加入之新黨員，蓋黨之組織，本爲集權主義，故以少御多，尙非難事。（二）監察委員會（Control Commission）專以稽查黨員之品行爲事，有違犯黨紀者，輒逐之於黨外，或以酗酒，或以銀錢舞弊，或以思想走入歧途，或以其父爲教士，或令其子女受洗禮於教堂，皆在應開除之列。每日之中黨員之開除者常在十人以上，每年中之開除者，更不可以數計。試觀下表所列之數

開除者

自動退出者

一九二一年

三五，九〇〇

一四，一〇〇

一九二三	二五，五〇〇	一五，三〇〇
一九二四	一五，六二二	七，五〇一
一九二五	二〇，〇〇四	一二，〇九四
一九二六	二四，五八九	二一，〇八八
一九二七	一六，七一八	二七，三四〇

所以有自動出黨者，黨員須絕對服從命令，遇有遣至遠方之日，惟有即日束裝就道，故身爲黨員者反不如不在黨中之爲樂，此所以自己宣告脫黨也。（三）黨中亦有大開門戶招來黨員之日，名之曰：徵募（Levy），猶之國家之招募軍隊然，然其招之也不在安富尊榮之日，而在臨事緊急之際，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白俄軍人聯絡英法，攻入俄境，共產黨准許多數民衆入黨；一九二四年黨員之數由四七二，〇〇〇加至七七二，〇四〇，以是年爲列寧逝世之年，外面流言方謂鮑雪維幾政府不久且崩潰。彼等所以擇定此時招致黨員者，誠以四圍環境險阻艱難，則其來者必非爭名求利而誠有意於擁護共產政府，則其人之品性自不可以尋常論矣。（四）共產黨人向以階級爲立場，以有產爲惡爲不道德，以無產爲善爲合於道德，於是其第十五次全黨大會決議曰：黨員之中，真正工人應占百分之五〇，其意蓋在於防共產黨員之紳士化而與多數民衆扞格不相入也。據一九二八年七月之調查，現時共產黨員之出身

與職業如下：

出身	百分比
工人	五九，三
農民	二一，八
其他職業	一八，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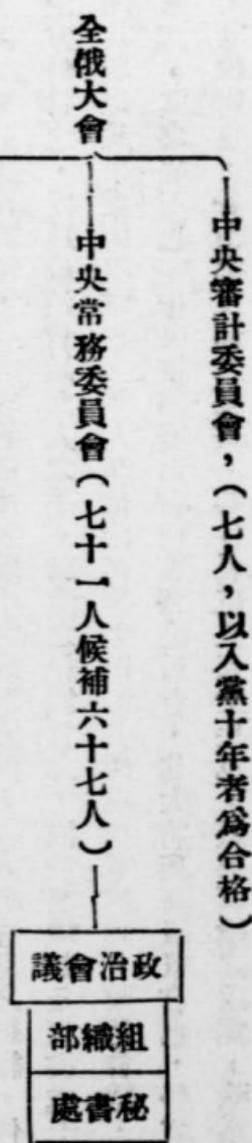
據同年一月之調查，各黨員現時所從事之職業如下：

職業	百分比
農業	一一，三
工人	四〇，八
官吏與公務雇員	三六，一
學生，手工業，軍隊	一〇，八

合以上兩表觀之，工農兩項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彼等認爲此即所以維持黨員之純潔性之一道也。（五）抑其入黨之初，制限極嚴，工人爲共產黨爲寵幸，爲之介紹人者，爲老黨員二人，經過試驗期六閱月，若夫農民，雇工與智識階級，其所需之介紹人更多，所占之試驗期間亦尤長，商人教士與廠主并入黨之權利而亦無之矣。彼等所以維持黨中之無產階級性與

黨員應有之道德者大略如是，然其大關鍵則寄於黨之組織。茲以圖表明之：

黨之幹部組織



共產黨之最小單位曰，小組，設於一廠一鄉之中，以三人為最少數，由小組而達於鄉會議，州會議，省會議，而全俄大會為其最高之一級。全俄大會每二年召集一次，其會員分二類，一曰有投票權者，二曰能出席而無投票權者，一九三〇七月第十六次全黨大會出席人數約二千人，中有投票權者，一二三三人。

全俄大會選舉三種委員會（甲）審計委員會七人，專審核黨財政。（乙）中央監察委員會一九五人，由一九五人更選正委員二十一人副會員九人為主席團，掌黨中懲戒之事，若開除與清黨等事屬焉。（丙）中央常務委員會七十一人候補員六十七人。由中央常務委員會，

監督委員會以及審計委員會三者相合而成所謂「全會」，(Plenum) 此全會選舉總秘書長一人，政治會議正會員九人候補八人，組織部正會員十三人候補八人，秘書處正會員六人候補二人，秘書處會員皆兼任組織處會員。

以上政治部掌管黨中政策問題，提出於大會之報告屬之，常務委員會之開會每二月一次，其不開會之際，一切決定，由政治會議代行之。秘書處組織部二者，隸於秘書長之下，組織部指導全國地方黨部，設辦事員一百二十五人，秘書處設辦事員一百二十人，司宣傳統計印刷等事。

由以上全黨構造觀之，可知其由千餘人之全俄大會，縮而為中央常務委員會，再縮而為政治會議為秘書處及組織部，一方專管國中及黨中之政治方針，一方專管黨之組織，伸言之，就政治方針言之，操於政治會議九人之手，就黨之組織言之，操於組織部及秘書處十餘人之手，此其所以為集權的組織也。美人張伯倫嘗譬之曰，共產黨猶軍隊焉，政治會議，組織部與秘書處，其參謀部也，中央常務委員會與監察委員會，其大將與高級軍官也，各省各州之秘書，其校尉也，各市鄉支部之秘書，其什長伍長與士兵也，蓋與西歐之政黨，除議場上有領袖，此外別無所謂上下屬之關係者，迥不相同者也。

聞之俄人云，凡政治會議所決定，鮮有為「全會」所否決者，凡中央常務委員會所提出

，鮮有爲全俄大會所否決者，可以知黨員地位之微弱與幹部地位之強固爲何如矣。

此幹部之中尙有一主腦焉，是曰史泰林。史氏爲黨中秘書長，自一九二二年始，列寧逝世之日，彼又與卡梅納夫，徐諾維也夫二人，聯合以主持政治會議，故十餘年來幾以政治方針與組織二項集合於史氏一人之身。關於政策偏左偏右之爭，其勝者常在史氏，關於革除杜羅斯幾氏卡梅納夫氏等黨籍之主張，其勝者亦在史氏，蓋監察委員會以清黨之名義，盡取反政府派而廓清之，雖以杜氏之有大功於蘇俄者而無如之何，以其與史氏之聯絡深焉。其中中央常務委員會與監察委員會之名單，在平日絕少變動者，當一九二七年杜氏徐氏失敗之日，嘗舉行新選舉，監察委員會中新會員被選者至一百十人，中央常務委員會中新會員被選者十有一人，此又可以見史氏之把持黨政年月久遠，故兩會中之人才，可以由史氏一人操縱之。質言之，共產黨之組織，既號集權，由政治會議等而更縮小之，則爲一人之專制矣。

現時政治會議中正會員及候補人如下：

1. Woroschilow 2. Kaganowitsch 3. Kalinin 4. Kirow 5. Kossoir 6. Kub yschew
7. Molotow 8. Rykow 9. Rudsutak 10. Stalin

第十六次全黨大會後秘書長仍爲史泰林

Rykow 於一九三〇年辭政治會議會員，代之者爲 Ordshonikidse,

第十，近年之黨爭

杜洛斯幾於一九二三年嘗寫一文，主張實現勞動民主，(Workers-Democracy) 中有語云：

近來黨中文字與辯論場中，嘗提及理想的民主之不可能，抑民主云云，本非吾輩所抱之目的。此所云云，誠哉然矣。然以同一口調可以答曰，純集權之不可能，亦猶純民主之不可能，集權本身之不得爲目的，猶民主本身之不得爲目的焉。民主與集權爲吾黨構造之兩方面。求所以平衡此兩方面以適合於當前之現狀，乃現時之問題也。就目前情形言之，此平衡已失去，其重心集於黨之機關本身。而黨之自動精神減而至於最小限度。因此黨中養成一種背於無產者革命精神之習慣與管理方法。此黨機關之日強，而黨之自動精神反受犧牲，乃吾輩所以有本黨不健全之感覺也。

夫民主與集權二者，以西歐政治學普通之術語名之，即所謂自由與權力，以權力屬諸政府，以自由屬於個人，且受憲法之保護，此二者在歐西民主國中之所以得保其平衡也。若就一黨以內言之，黨之成立以政見相結合，政見同者，有服從之義務，即俄之集權之意也，苟所見各殊，不妨脫黨，即俄之所謂民主也。西歐之民主國中，同屬一黨，關於政見，有討論

之自由，遇有不合，可以自張旗幟或加入別黨，此其國民之自動精神所以能發揮也。若夫俄則異是，不獨一黨之外，不許有他黨，即一黨之內，不許自分派別，所謂政見不產於同黨之討論，而產於幹部之認可，因而稍持異議者，輒以驅逐之對待之，依此情勢言之，自然但有權力，而不能有自由，何也，俄之共產黨之產生，本以紀律謹嚴為第一目的，雖曰有討論之自由，然黨內以行動一致為要義，故一日則身黨內，即一日不能不遵行黨令，則自由終為權力之犧牲矣。試以下表明之，

西歐各國與蘇俄兩方自由與權力分配異同表

第一，蘇俄

1, 憲法上國民根本權利之保護	無
2, 人民之平等參政權	無
3, 本於結社自由故各黨林立	無
4, 各黨各有加入政府組織內閣之權利	無
以上就憲法及政治言之	
5, 既脫離甲黨者可以加入或另組乙黨	無
6, 同黨內以服從黨紀為貴然各有守不守	無

第二，西歐各國

1, 無	1, 有
2, 無	2, 有
3, 無	3, 有
4, 無	4, 有
5, 無	5, 有
6, 無	6, 有

之自由

無

有

7, 不守紀律者由黨中處以除名與流竄等

罰

有

7,

無

以上就一黨黨紀言之

由此觀之，可知俄人獨有服從之義務，絕少討論之自由。當共產黨在野之日，黨權雖高，而同黨中絕不以集權爲病，以其號召之權，基於同志之精神感召，而初無所謂國家權力焉。今焉既居於政府，一勝一敗，即爲政權得失所繫，勝者爲一國之統治者，敗者人待之若階下囚，則其所謂遵守黨紀，初不若在野時甲主張乙主張之通過與否，而成爲法律上政治上是非功罪之兩造矣。因而近年黨中內訌迭起，其失敗者或革除職務或流戍於西伯利亞，是直法庭上之囚犯，安有所謂民主與集權二者之平衡之可言哉。

黨內近年之大風潮二，甲曰杜洛斯幾與史泰林之爭，乙曰右傾派與史泰林之爭。

(甲) 杜氏與史氏之爭起於杜氏「新途徑」(The New Course)一文，主張黨中多

實現民主精神，其文對於史氏之把持黨權發也。史氏集合黨中同志，於一九二四年第十三次全黨大會中大抨擊杜氏，且追溯革命以前之往事謂杜氏本爲孟雪維幾派而非鮑雪維幾派。翌年杜氏自集其文稿爲一書，並爲一序，序中指出卡梅納夫氏與徐諾維埃夫氏與史泰林氏三人

反對十月革命之事實，蓋對於孟雪維基之徽號而反唇以譏之也。於是黨中議論蠱起，認杜氏之文大壞黨紀，乃強以辭去陸軍部部長之職，此世所公認之紅軍領袖拿破侖，乃隱於高加索之養病退休之地。

杜氏去高加索未久，旋返莫斯科，黨中任爲外人投資特許委員會會長，卡氏徐氏不忘舊恨，力主對於杜氏嚴重處詞，且驅之於黨外，賴史泰林爲之維繫，而卡氏徐氏之議作罷。一九二五年冬第十四全黨大會中討論蘇俄近年忽略世界革命之工，與培養國內資本主義之非，於是卡氏徐氏與史氏間又生政見之異同。翌年夏間卡氏徐氏與杜氏三人既同以史氏爲政敵，乃深相結納，引爲同調，蓋三人同以爲社會主義之實現，應以世界革命爲前提，非可單獨行於一國者也。

自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兩年間俄共產黨熱心討論者，厥爲社會主義能否實現於一國，抑社會主義與世界革命有不可離之關係，以爲可者，史泰林氏，以否者爲杜氏卡氏徐氏三人也，三氏與史氏之在政府中者相對抗，世名之曰反對派，或曰杜洛斯幾主義者，兩方各引列寧之言爲證，以明其爲正統之列寧主義，蓋黨中之政見，既不本於活人之活意見，則死人之遺言之解釋，乃大生問題矣。

一九二七年之秋，反對派要求自印及流通政綱之權利，政綱者，即杜氏自擬關於黨內統

制方法之改善，五年計畫之施行及國際形勢諸問題，具見於杜氏所著「俄國真相」(The Red Situation in Russia)一書中，幹部派拒之，而彼等秘密印刷，且分佈於同黨間，是年冬反對派有示威行動之舉，自製旗幟自定標語，於是大會中開除杜氏徐氏卡氏黨籍及同情於三氏者，黨中懸為禁令，凡同意於杜洛斯幾主義者，不得為共產黨員。三人中徐氏卡氏憚於黨之威力，旋遞悔過書，獨杜氏堅執不撓，黨中流之於俄屬土耳其斯坦之阿媽阿他，(Alma-Ata)彼等素為革命黨，於秘密通信往還之中，自設中央委員會及地方分部，然其秘密文件均為俄之密警部所獲，因而杜氏之同調被捕者達百五十人，流戍於西伯利亞，猶俄皇所以待革命黨人之舊法焉。史氏恐杜氏一日留於國中，則黨內之分裂終不可免，乃遣杜氏至國外，蓋虎不在山林，則嘯躍之技不可得而施矣。一九二九年春杜氏赴土耳其遨遊，西歐諸國，皆不許入境，今方赴丹麥演說，然除土耳其外，恐求一棲止之所，大非易事矣。聞俄人中形容杜氏心理之語曰，彼於離俄之前，彷彿至列寧墓前喃喃自白曰：彼雖死而猶生(彼者指史泰林，言其政治精神已死)我雖生而猶死，言史氏方處萬人之上而已奄奄待斃，雖得為異域之亡命客，然政治生命亦從茲絕矣。質言之，此亦俄制下兩雄不並立之當然結果而已。

(乙) 一九二八年以降，史泰林氏決定五年計畫，其農業政策中如集合農場，重稅富農等，與農人利益大相衝突，於是所謂右傾派者興，其領袖人物曰李哥夫，(Rykov)托姆

司基 (Tomsky) 及蒲哈林 (Bukharin)，李氏任人民委員會主席七年之久，兼政治會議會員，俄人中有以列甯之承繼人目之者。托姆斯幾爲工界重鎮，爲勞動組合國際之主席。蒲哈林爲「真理報」主筆，代徐諾維埃夫氏而爲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其著書曰唯物史觀之社會學，尤膾炙於共產黨員之口。此三氏目擊農人之困，要求於黨部四事，一，增加日常消費品之生產，二，電氣及鋼鐵事業之緩進，三，鄉村階級鬥爭之和緩，四，國營及集合農場進行日期之延長，此外政府內部贊成李氏之議者有財長次長富侖姆金。(Frunke) 史氏答之曰：是援助富農也，獎勵資本主義也，削弱無產專政也，惟有壓制富農，推廣集合農場，自能救濟穀荒，惟有加速工業化，自能救濟工業品之缺乏。及一九二九年集合農場推行之速，出於預想之外，工業計畫亦能按預定數字進行，於是右傾派不利於人口。是年中央常務委員議決革除蒲氏政治會議會員之職，至於托氏李氏則予以警告，謂彼等苟繼續反對黨之決議，黨中將予以處分，及一九三〇年六月全黨大會選舉中央常務員，三氏仍得被選，李哥夫且被選爲政治會議會員。蓋史氏不欲與右派決裂焉。然黨內反對之聲不絕，至一九三〇年十二月，李氏辭人民委員會主席，以現總理莫洛托夫代之，其政治會議會員之職，由奧特血尼幾茲氏繼之。至是右傾派之勢，亦受制於史泰林矣。

以上兩大風潮，皆爲敵黨之失敗與史氏之勝利，然謂俄之政潮，從此平定，未必然焉。

據近日傳聞，左右兩派且有合而爲一之趨向，今年十月中中央常務委員會決定開除著名黨員二十四人，聞卡氏徐氏咸在其列，至其內幕如何，可以下列十月十七日哈瓦斯社柏林電作爲參攷。電云：

共產黨內部破裂詳情，最近始行洩露。此次開除黨籍之軒然巨波，其最初原因，不過由于攻擊史泰林而起。

共產黨內部暗潮已非一日，一部分黨員對黨不滿，早有所聞。但因缺乏勇氣。故不敢公然攻擊此黨國之元首。

及九月中旬，反對派始決定採取共產黨有史以來之空前手段。共產黨左右派領袖十八名，聯名聲討史泰林，而主張廢止史泰林之個人獨裁制。該項文書之形式與內容，酷似前代俄皇下野以前大公爵致書尼古拉斯第二之口氣。不過今日十八領袖之要求，不僅爲史泰林之下野，即算了事。彼等並且主張此蘇俄無冕之王，從此不得問政。

此項文書攻擊性質之嚴重，爲一般始料所不及，印像至爲深刻。史丹林一派人物，尤爲驚惶失措。幹部派人物，當即討論應付對策。史泰林親自出馬，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召集中央常務委員全體大會，以便籌劃對付辦法。該會名義上乃在考慮某項政府報告，實則該會之使命，乃在指揮史泰林所擬定之對策。

十八領袖之檄文中，指摘史泰林之軟化政策，至德國政局不安，適爲吾人宣傳之機會，此點亦曾特別提昇。中國革命運動，共產黨竟袖手旁觀，絲毫不予援助，亦爲攻擊史氏之口實。右派領袖對史泰林不合黨義之農村政策，亦表示不滿。

史泰林答覆，至爲迅速。在此種對抗運動中，史氏得到秘密警察之熱烈擁護，此秘密警察，努力結果，終於破獲十八領袖所利用之秘密印刷機關，此種印刷機關所印之刊物，在警察眼中，均爲煽惑暴動之宣傳，至各種秘密集會，亦在該印刷所舉行。秘密機關破獲之後，史泰林即實行其報復政策之計劃。

史泰林手段敏捷，故於短時間之內，中委之來歸者，已無慮過半。秘密會議時，當即決定開除黨籍二十四人。

史泰林此種先發制人之手段，卒使反對派無法行動，不過反對派行動一時雖受限制，但不安空氣，隨地皆有。而況各方對於史泰林個人獨裁制之不滿，尙與日而俱增乎？

本其數年來之政爭，可將雙方主張分類如下：

- 1, 關於黨內構造……………
- 杜氏等主張所謂勞動民主
史氏等主張勵行黨紀

2，關於俄國社會主義的建設

杜氏等以世界革命爲立場

史氏主張先完成俄國建設

3，關於農業政策……

右傾派主張富農之優遇與集合農場之緩進

史氏主張壓迫富農與集合農場之急進

4，關於工業問題……

右傾派主張日用工業品產額之增加

史氏派主張電氣化與重工業之發達

自此政見異同言之，與英國之或主自由貿易或主保護關稅或代表地主或代表工商，德國之或重農或重工商或代表廠主或代表工人，其派別之分歧正相等耳。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甲主甲說，乙主乙說，乃人情物理之常，初不能強而齊之者也。蘇俄只有一黨而不容有第二黨，因而一黨之中另生派別，如杜氏之要求自定黨綱是也，既不能成爲公開之黨，則以秘密之法圖謀不軌而流於秘密結社，且既成爲秘密結社，則結社之法定權利，成爲作奸犯科之行爲矣。

如是西歐與蘇俄兩方待遇政黨之方法，可得而比較之者：

（1）各黨林立，可以滿足各有主張之要求

第一，西歐方面

2，各代表一派，各鼓吹其說，採用與否，聽諸民意

3，各派政策之選擇，以各派各得立朝，故以責任觀念爲前提

4，各有立朝之機會，故各人之權力慾，各得滿足

1，俄國方面，只有一種官許之政見，其他政見之傳佈，皆屬

犯法

2，政見決定之權，雖屬於全黨大會，而幹部指派黨代表，故

勝敗之數，決之於誰爲幹部

3，既無反對黨，更無反對黨立朝之機會，故政策決定與責任

觀念不生關係

4，反對派之權力慾，永不能滿足

自上表觀之，所謂自由與權力之平衡，實現於西歐乎，抑實現於俄國乎，不待知者而知矣。

或者曰，國家當改造之際，其爲政府者，勢不能如西歐政黨之轆轤上下，惟有以全權屬

諸政府，而後政府乃能應付自如。吾人以爲個人之自由與政權之集中兩不相妨，個人之自由表現於言論與結社，政府之權力表現於政策之施行，此二者之間，自有折衷之法，一方許國民以言論結社，且許其列席國民會議，討論政治，則民意則有所發抒，民權有所保障矣。他方由國民會議議定一種三年或五年內之行政綱要，政府由各黨領袖共同組成，而政府之執行行政大綱，由國民會議授以便宜行事之全權，雖有閣員之來去，決無政策之變更，則政治上之權力集中矣。以視俄之因集中權力而犧牲自由，因而同黨之內風潮疊起，甚至立朝者專以嚴刑峻法治人，流一國傑出之士於異域避荒，在野者迫而爲秘密結社，非出於推翻政府之革命行爲不止，其治亂安危之相去爲何如哉。

論著

國聯調查團對於中華民國國格之判斷……張君勸
 從歷史的事實觀點上調查團報告書之節要……張東蓀
 爲國計爲黨計……張君勸

我之俄國觀……張君勸

中國政治之倫理的基礎……張君勸

德國學制與學生生活……吳亦松

非希德對德意志國民講演節本序……林志鈞

大學中之教授與學生（賴斯基原著）……馮基森

希臘哲學史史料……彭基相

阿Q正傳新評價……李長之

附錄

文藝
 中外時事述略……記者

再生 第六期目錄

代議的民主政治之現勢

王熙蘇

一，
代議的民主政治的問題，已經被大戰後種種事實大大地改變了。現在恐怕再也沒有人替這種制度的優越性，加以辯護。若使有人還抱一種意見以為只依賴此種制度仍可冀國家於磐石之安，那他就未免輕視這個問題的複雜性質。這種意見不但太偏理性，置社會利益於不顧；而且也未會明白代議的民主政治所欲尋求的目的之動性（Dynamic nature）。

我們若追問到百年前代議的民主政治之所以成功，我們就會明白此種制度的成功，是與十九世紀種種特殊的經濟情狀相符合的。當時因科學的發明，物質的幸福也隨着增加，一般勞働階級的生活程度雖有相當的提高，但其結果仍無礙於雇主的養尊處優。當時政府所欲實現之種種目的之主要性質，也大半是消極的。社會上的特權表面上已不存在，大家都以為契約自由乃是社會平等之所從出。當時如平民教育，普通選舉，信教自由等等的措施，一方面給予一般民衆以解放的意識，一方面又不致發生如像持反對意見者所設想的那樣不良結果。再者政府管理的範圍，也很狹小，所以一切政策大半都是非專門技術的。因此社會上一般民衆便能夠討論政治，更顯得代議制度本身即是民衆政治教育的利器。再進一步說，民族獨立

的理想也未會構成像現在這樣的型式，致使一國經濟的表示便會很嚴重地影響國際的關係；而且資本主義的發展，也未達到現今這樣的程度，致使國際間的互相倚倚，更來得十分密切。當時向美洲的移民並未受限制；而且全世界尚有許多可以投資的地方，一個人縱使沒有一定的計劃，冒險從事，也一樣地可獲得很高的報酬。當時亞洲尚屈服於歐美勢力之下，未曾反抗；非洲的開發又呈現一種富足的前途。所以我們只要反觀歷史——譬如一八一五年至一九一四年之英國史——就不能不承認：英國維多利亞時代，議會制度的光榮即是當時特殊的經濟情狀的結果；但是這種種的情狀是不會重見的。

所以無論何人如將五十年前所抱的樂觀，與我們現代制度所呈現的毛病相比較，就會覺得前後情形大相懸殊。當年除馬克斯社會主義派外，大家都與高采烈，以為至少在歐洲文明中，代議的民主政治前途的勝利，是坦蕩無阻的，而且還以為教育如能普及，這種制度尚有普遍於全世界的可能。那時候如言論自由，司法獨立，移民自由等等，都被人十分重視。租稅又是很低的。大家都相信契約的自由已經建立機會的均等。當時社會主義還不能算是一種社會運動。同業組合 (Trade union) 在國家裡也未獲得像現今這樣重要的地位。

但是到了現在，情形就大大改變了。一般自由主義者為情勢所迫不得不承認：契約自由若無協約力之均等 (Equality of Bargaining power)，便是毫無意義的。民族國家也變成

完全與複雜的，互相依倚的國際社會之存在不相容了。同時社會問題之繁多與社會和平亟須維持之必要，把政治的權力由立法機關移到了行政機關；由是議會便成爲行政機關的登記處了。再者法案的性質也愈趨於技術化，其意義多爲一般民衆所不易明白；而且立法的範圍也極廣大，其主要的原則也非羣衆以有限的時間去討論所能了解的。這時候東方被壓迫的民族也羣起反抗了。金融的破壞，與一個個民族國家裏經濟自足的理想又到處使自由貿易與移民成爲不可能。租稅的擔負到處又是很重的，所以每種新社會政策的試行，都必須改換了每個國家內把持經濟權力者少數人的生活。現今有許多國家，簡直把代議的民主政治之理想拋棄了；足爲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生色的自由思想，也沒有人再予以信賴。在西歐，社會主義者不多成爲中產階級政黨絕大的反抗力，社會主義的勃起有極嚴重的意義，因爲社會主義者的社會概念，是與各國現制不相同的。而且現今各民族國家的外交政策，也完全成爲一種表示主要資本家利益的方法，因爲這些利益足以左右每個政治社會。因此，國際關係的性質也大變更了。國與國的戰爭簡直可視爲資本家爭奪經濟利權的戰爭。試想在這種種情形之下，代議的民主政治還有存在的餘地嗎？

由此而觀，代議的民主政治在現今的社會制度之下，好像到了末運了。十九世紀有一般政治思想家對這種制度會想出幾種補救的方法，表面有好像是很好的。他們以爲代議制的毛

病是在乎好人不加入政治生活；在乎給與未受教育者以普通選權；在乎投票方法是不合邏輯的；在乎缺乏專家與立法的好資料；在乎政黨不能以國家的利益爲前提；在乎政府的活動太多，或太少等等。其實這些解釋連本問題的表面都未接觸到。試問誰纔算是好人？誰敢說德國合乎邏輯的投票方法能使德國政治的成績比英國更好嗎？誰能以客觀的標準說一個政黨不顧國家的利益嗎？關於國家主要的政策，如關稅，裁軍，金融，工資標準等，所設專家是否有一致的意見？至於更好的立法資料，的確是需要的。但是在現代國家內各方面利益的衝突，是這樣深刻，即得有更好的資料，又誰能用公正無私的精神去解釋，使各方面對國家的政策都表滿意呢？一般人好談制度的改造。但是除非整個社會對於該制度所欲達到的目的，表示同意，光去改造制度是無用的。除非能夠指明所欲建設的社會是何種社會，光要求政府多活動些，或少活動些，也是毫無意義的。

二，

大概贊成民主社會的理想的人 (Ideal of democratic society) 都覺得在現今情勢之下，民主的社會是很難實現的，因爲使民主的社會能夠實現的種種條件都未見存在。所謂民主的社會係指一種社會，在這裡面一切政策不偏向於任何特殊的階級，所以在國家活動之中，任何人的利益與他人的利益是差不多平等的。法儒 Tocqueville 所抱的意見是很對的，他相信社會

的。演。進。無。非。表。示。要。建。立。此。種。平。等。之。永。久。的。鬥。爭。而。已。由。是。我。們。即。知。現。在。所。見。到。的。毛。病。無。非。是。平。等。的。原。則，不。能。在。現。制。度。之。下。得。其。表。現。而。已。茲。舉。英。國。民。治。制。度。的。現。勢。爲。例。證，并。擬。由。此。得。到。普。遍。的。推。理。

論起英國，我們都知道在十九世紀英國老早就成爲一個獨一無二的工業國家，因爲製造的技術革新最早，所得的利益也最多。到了十九世紀的八十年代，英國的勢力真是所向無敵的；英國的商人能夠給予勞動階級所要求的一切，仍不致損害他們在世界市場上支配其他競爭者的力量。但是這種經濟的優勢，因後來競爭者愈出愈多，就不免漸漸失墜了，加以保護關稅的壁壘又極堅強，不但要另闢新市場十分困難，即欲保持舊市場也不大容易。一方面在國內普通選舉又要求許許多多的社會立法，用爲選舉團擁護政黨的報酬。這種情狀大戰以前就已發端，在一九〇四年至一九一四年自由黨內閣的時期很可以看出。現今因租稅的增加，海外市場的縮小，整個社會要想維持大戰前的生活程度，必須有產階級肯拋棄他們的特殊地位，并且同意將他們的收入加倍課稅，以救濟一般無產者。除此外，實在沒有更好的辦法。我們更須注意自由黨的衰落，與勞動黨的勃興，全因爲支配自由黨的人都是有產者，所以他們覺得勞動黨對於國家的要求，不啻給他們一種威嚇。近來自由黨漸與保守黨合作，也因爲這兩黨都覺得勞動黨的勃興就是他們的不利；再者，若使勞動黨大得勝利，資本主義社

會的一切利益，恐怕都要根本推翻了。自由黨與保守黨的敵對，僅在於政策方面意見的歧異，兩黨對於社會的根本性質是表同意的。所謂社會的根本性質係指建立於企業家營利基礎上之一切生產手段的私有制度。所以一旦社會主義黨如把握政權而實現社會主義時，自由黨就與保守黨修好，合力以保持私有財產制度，不使勞働黨用平等的名義，加以推翻。

政黨的性質既經這樣的變遷，自然對英國的憲政也必生嚴重的影響。英國議會制度的成功全基於一種主要的事實，即是國內大政黨能同意去接受他黨的立法，這因為各政黨都不會更改了與他們利益有關的社會經濟制度。自勞働黨產生後，情勢就不同了。勞働黨之目的在於改變資本主義的社會使成爲社會主義的社會。所以勞働黨以議會做工具直接去攻擊自由黨與保守黨所要維持的私有財產制度。勞働黨的原則是與前兩政黨相反的，而且不承認十九世紀以來所維持的社會秩序。試想勞働黨在現今情勢之下，能和平地達到目的嗎？

從前愛爾蘭自治案不過是一種小變遷，但在一九一四年英國幾引起內戰。又如從前議會與國王的鬥爭，內戰之後，又繼以第二次革命，始告成功。我們都知道不用暴力而使統治階級自動拋棄政權是何等的困難。勞働黨所主張的生產主要方法的變更，關係很大，不啻引起法律的與政治的制度之劇變。縱使勞働黨謹慎從事，而所遇的困難，一定是不容易克服的。因為有產階級絕不肯把他們在國家內所佔的地位，痛痛快快地捨棄。

在另一方面看，即使勞働黨眼下無成功的希望，而保守黨所處的地位也不容易維持。近三十年來有所謂社會事業的國家，非有充裕的經濟是難於維持的。現今英國既有戰債的負擔，海外貿易又一落千丈，印度方面又屢次要求獨立。這些嚴重的事件，都够使國家爲難。若使保守黨要維持一般掌握政權者的優異地位，該黨就必須將前世紀勞働階級所建立的生活程度做他們的犧牲品。現今保守黨已處於進退維谷的境地；各於社會事業，即等於代勞働黨造勝利的機會；努力於社會事業又不免危及英國資本家的力量，使他們不能以較低的生產費，從事生產，去侵占國外的市場。一九三一年英國因金融的恐慌，各黨暫時努力於補救，始告相安無事。但是這不過延緩了社會平等問題的討論，并非把這問題解決了。遲早，經濟的與社會的改造問題，在英國總會發生，到那時總須把社會的經濟的制度與政治的民主主義（Political democracy）相適應。我們一仔細考察即知英國制度的改造是不能免的。第一，貴族院與勞働黨的目標是不相合的。衆議院的程序也不適合現代積極的國家之需要。假使有效率的分權制度是可能的話，地方政府的職能與區域之更改，也是一種重要的事。同時若沒有分治（Efficient decentralization）議會之一切改革，都不會合式。再者，英國普通法內種種原則也未能與平等社會的根本性質相適應。由此可知這種種改造是何等重大的工作。

若就國際方面說，英國不但與世界的經濟制度有極密切的關係，而且與世界的政治制度

也息息相關。不論德國的革命，法意的戰爭，俄日的衝突，印度的反抗，都會影響到英國對外的政策。

所以英國經濟的改造因與各方面根深蒂固的社會習慣，都有影響，不免十分費事。在維多利亞時代所謂自由競爭的意義，已經消滅了。近代式的管理在英國由是便成爲種種問題，根本上就與政治的民主主義，和貴族富人政治之奇異的混合體，發生衝突。從前英國所有的慣性，如寬容，無計劃，遲緩的調和等等都一齊受經濟技術的迅速變遷打擊了。

而且這些迅速的變遷之性質，也減少了歷史上所謂代議制度之重要意義。社會上各種經濟問題多係急待解決的，而議會內從容討論，殊不適應新社會的要求。一切議案在立法機關之外，多早已商妥，議會僅僅予以登記而已。例如一九三一年議會的力量就不能控制銀行家。對工業的立法，議會絕不能顧到細節，至多不過討論些最主要的最廣泛的問題而已。長此下去，在國內只有資產階級佔着優勢，而所謂平等社會將永無實現之可能。除非英國忽有經濟的繁榮，現在經濟的寡頭政治與政治的民主主義，一定將發生更激烈的衝突。

據上文所述，我們即知英國議會制度之所以成功，完全由於工業革命後，特殊的經濟環境，所以現今經濟環境一改變，這種制度根本上就發生問題了。不過英國憲政制度的性質較堅強，歷史的根基也較深，其他國家如法德意等，都不能與之比肩，所以到現在尙能勉強支

持着。英國政制的成功，上文已說過，不外各種事實的結果，例如（一）一般民衆所要求的讓與大半是消極的，（二）政府給予民衆的讓與，不致損害及特殊階級的存在，（三）一般民衆也未曾以經濟制度爲立場而組織政黨。

現今這些事件都不見了。英國經濟的繁榮一去而不能復返。民衆的要求馬上就會改變了特殊階級的地位。而且政黨的競爭也轉向經濟制度上來了；他們主要的辯論著重於社會內財產權應否存在問題。在這樣情形之下，英國歷來政治的傳統真遇到危機了。

三、

英國政治情勢的分析可供給我們一種普遍的推理，即是：一個國家若要實現公善（Common good），必須先有良好的環境使公善可以產生。國家裡各分子的要求，雖所得有平等與不平等的差別，只要受不平等待遇的分子有一種意識，以爲此種不平等的存在爲公善所不可缺者，階級的衝突，即可延緩。一旦這種意識消失，社會內足使代議的民主政治暢行無阻的同意也就沒有了。十九世紀普遍於全世界的政治的民主主義之所以成功，就在於社會上特權之廢除，與一般民衆利權之增加。大家都相信，如果一般民衆能掌握政權，那末國家的一切活動定能夠代表羣衆的利益。但是一般人絕未想到代議制的成功自有其特殊的經濟環境。即以英國論，美洲方面經濟利益的增加，和對於有色人種的侵略，都是造成英國繁盛的主因

。後來美洲革命了，東方民族也覺醒了，馬上經濟的環境就隨着變遷。當此時一般民衆生活的改善，不啻給予有產階級以嚴重的打擊，而且經濟秩序也要隨着改變。觀此即知代議的民主之所以動搖，只因統治者與一般民衆之間對於代議制之目的與方法，不能再表同意了。

我們現在所處的情況早被法儒（Tocqueville）看出了。他說：『一般人民起初努力於改變政治制度，但在每次改變之後，他們總覺得他們的運命未見得改善些，即有改善，也是很遲緩，與他們的欲望不甚相合。不久，他們就知道他們地位所以這樣固定，并非憲法使之如是，乃由於構成社會自身不可變的規律，由是他們就要問問自己：難道他們沒有權力來改變這些規律，如同改變其他的制度一樣嗎？』這就是社會主義對近代文明所發出的疑問，俄國的革命可算是一種顯例。由此更可知代議的民主政治的毛病，完全由於統治階級不願意去改變資本主義社會的特質使他們蒙不利。但是勞動階級的要求，統治者又無以應之，使之滿足。因此，種種問題就發生了。

要之，社會上如有不平等的待遇，人們就不免追問這種不平等的原因與理由。代議的民主政治到此時所要解決的不但像從前那樣只關於政治的平等，更重要的還是經濟的平等。最合法的解決便是去要求握有一國的經濟權力者自動放棄他們的特殊地位。無疑的，這種要求在他們看來，不啻攻擊社會秩序的基礎。他們既有權力，自然寧願奮鬥到底，死不放鬆。

無論在任何社會裡，事實上國家總是屬於握有經濟權力的一般人；國家制度的進展是與他們有利的。但是政治的民主主義一經樹立，民衆便有奪取政治機關的可能，并利用這機關以圖不平等的解除。不過與統治者共謀去解除此種不平等，是很難的，除非利用武力。

現今我們已漸漸遇着這種情況了。舉目而觀，到處都是經濟的族國主義的競爭，結果便是政治的安全無從獲得，而政治的安全又是經濟均衡的條件。大戰後，政治尤其不安全，所以軍備與債款日多，結果就阻礙了物質改善的途徑。因為政治的不安全會減少了貿易；妨礙了資本的集聚，并增加了租稅的負擔，由是社會一切事業都不能舉辦了。貿易的減少便是失業者的加多；同時世界上一般失業者自然要利用他們的政治權，去圖謀他們自身的福利。在這樣情況之下，社會上的不平等自然更顯得難堪；要以和平代替武力來解決這個問題，也愈覺無望。但是以武力來解決社會問題由來是很危險的，也許我們現代人不至於這樣魯莽罷！

此文爲英國賴斯幾 (L. S. K. J.) 所作，登載於美國政治學雜誌八月號。我僅就原文譯其大意而已。賴氏的原意可分析如下：

一、代議的民主政治在十九世紀所以風靡一時，因有使此種制度得以運行無阻之特殊的經濟條件。最主要的便是握有政權的有產階級，一方面雖對一般民衆的要求，盡量

讓與，但是一方面其自身的生活程度和特殊利益，仍能維持。而且當時所謂契約自由，大家都以為是平等社會的基礎。社會上縱有不等，但一般民衆俱以為這種不平等是實現國家公善所必需，故覺得可以容忍。

二，到了現代足以使代議的民主政治運行無阻的經濟條件，大半不存在了，所以大家便覺得此種制度有許多毛病。掌有政權的特殊階級，因自身經濟力之薄弱，對於民衆的要求，不像從前那樣寬大地讓與了。如果勉強讓與，自身的優勢，便不克維持，如不讓與，社會上種種問題又難於解決。現代政治之癥結即在此。代議的民主政治成為衆矢之的，原因也在此。

三，但是一般人多不甚明瞭此中的消息。他們僅就代議的民主政治本身，想出許多補救的方法。其實這些方法都是隔靴摸癢的。因為我們尙未能明白指出我們現在所欲建設的社會，是何種社會，及此種社會所祈禱的目的，我們徒談改造政治制度是毫無意義的。

四，據賴氏之意，民治的社會是一種經濟利益平等的社會，國家的一切政策，不為任何階級所左右。但是此種平等社會的原則，在現今資本制度之下，是很難實現的。賴氏相信社會的演進即表示欲建立此種平等之永久的鬥爭。

五，賴氏以英國政治爲例證，來說明代議的民主政治的趨勢。據賴氏之意，在英國現今經濟情形之下，縱勞動黨眼下不來奪取政權，保守黨對於政治也是無辦法的，除非有產階級自動放棄其特殊地位。在英國，支配自由黨與保守黨的人物，全屬於有產階級，這兩政黨既點金乏術，同時又要維持其自身之特殊利益，自然無能力應付一般民衆的要求。由是一般人便以代議制度爲攻擊的目標了。而且失業日多，社會的不平等因此亦日顯。在這樣緊張局面之下，以和平手段解決一切問題的希望，恐怕是很微的。

據上所述，似乎賴氏之意并不承認代議的民主政治本身有什麼不得了毛病，雖此種制度也有許多缺點，亟待補救；因爲代議的民主政治所以成功，經濟環境使之然，所以被人詛罵，也無非經濟環境使之然。所以我們若不從根本上注意社會的經濟的制度之改革，光談改造政治，是無用的。許多高談改造政治者，大概都不免患了此種短見的毛病。

最近國內一部分人對中國政治有所謂「方向轉換」之主張。他們以爲將來中國資產階級必定佔着優勢，建設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以求社會的安寧與秩序，必像順水行舟那樣便利。但是我要問問在現今國際經濟的劇烈競爭之下，將來中國的資產階級能否如英國十九世紀資產階級一樣，有充裕的經濟力量，能夠顧到自身與民衆兩方的利益？如

其不能，所謂『方向轉換』豈非徒託空言？

我以為經濟制度的改造與政治制度之改造，須同時并進，前者目的在求社會的平等；後者即是達到平等之方法，二者缺一不可。換言之，我們須先明白所欲建設之社會是何種社會，及其主要之目的何在，然後政治方面所有的主張，方不至於落空，所樹立之政制，也不至於無所附麗。否則什麼訓政，什麼憲政，談來說去，都是一片廢話，甚至都是在騙人。

十月廿九日稿。

落日頌

曹葆華著

作者是一個認真寫詩的人，其苦心的推敲，不僅在外表的技巧，更在心靈真摯的抒寫。這是作者底第二部詩集。生活上更進的探索，藝術上更高的潛養，使這集子裡流着更充實，更深沉的聲音。這是要求讀者以稍為不同的眼光來注視它，讀它的。

新月書店發行 定價三角

德國的問題

陶德曼講演
鄭壽麟播譯

(十二月四日下午，德國駐華公使陶德曼博士應北平學術講演會之請，在北京大學第三院作公開講演，由張炳勛先生口譯。此篇乃根據陶公使之原稿所譯成，其間有少許不關重要的地方，則爲刪去，以省篇幅。——譯者附白)

現今假若有人從外面去觀察德國，並且將國民的狀況同三年以前比較，他必定要有今昔之感了。從前雖然也有很大的難題，壓迫德國，尤其是那賠款問題，苦煞了許多人物；可是很多的人，卻想着將來經濟穩定，內政統一，總可以使國運重新昌盛起來。

然而這一切都變了！

德國不安的現象，實起於楊格Young的賠款計劃之欠妥善。世界各國在一個頂不適合的時候，偏要澈底整頓賠款問題。世界的經濟家以爲戰後各處的經濟復元，能夠爲長久的事情，這真是大謬。因此便錯認德國今後世世都有償債能力，其實就是一個經濟健旺的國民，且不能勝任呢。

德國派到巴黎赴賠款會議的經濟專家，只從經濟的立場觀察，心裡已確信賠款問題的辦法，將要使德國與世界同陷於危境。所以專家中的一位，叫做腓克來兒Voegler，即德國實

業界的代表，當時就辭職引退。另外一位叫沙哈特 Schacht 起初還勉強參加，後來也就退去，並且攻擊各國政治家在海牙會的決議。當時德國政府倒認為所達到的地步，比較道威士 Doves 計劃，在數目上是輕省了；也有人把楊格計劃比道威士計劃，就看成一個「較小的害」。那時德人也願意繼續斯特來士曼 Stresemann 的外交政策，去同從前的敵人，在政治問題上求和解，藉此可以為祖國的太平與進展，建造基礎。楊格計劃的簽字，實在是痛心之舉，因為政府也未嘗不明白德國往後幾代擔負之奇重；可是他方面卻有一種利益，正在勾引，就是萊因省之脫離外人的佔領，而有自主之可能。至關於沙兒 Saar 區的問題，始終不能得到法國的諒解。這塊純粹德國的領土，根據和約，還是處於外權管理之下，直到一九三五年由居民投票公決，纔有分曉；所以德國屢次向法國商議提前歸還沙兒地，終屬無效。

國會中關於楊格協約的討論，與同社會上公布此種問題之研究，儼然可以判出德國的幾派人物。右派的德國國民黨，曾短時握有政權，攻擊政府很劇烈。向來比較佔不重要位置的，便是在希忒勒 Hitler 領導之下的國民社會德國工人黨。此黨為振興德國之計，以反對國會制，反對資本主義及馬克斯主義為目標。它是故意反抗原有的體制而產生的。它覺得現在時機到了，政體之改組於是乎開始了。

單是賠款問題，就儘够使德國發生很深刻的變動了，何況加上世界的經濟恐慌，又打擊

這世界第二大的出口國，比其他各國更利害呢！

德國因戰爭與可痛的和平，全民財產損失過半，流通的資本，早已無餘。百業維持，端賴外債。用這種資本和工人的努力，德國居然能重興實業，以恢復頭等民族的位置，使全世界互相驚奇。然而在另一方面看去，德國却是極易傷壞的：那賠款（今人也稱爲戰爭貢賦）已把最末的儲資刮走了，而德國所借用的外款，大部分乃是短期的；所以政局不安寧的時候，立刻便被提去。由此觀之，德國實業機械之工作，簡直是沒有存料的。

賠款與世界恐慌，對於一個以實業爲主的國家如德國者，究竟有若何的意義，我們試看現時的事實，自可明瞭：目前世界通商的價值，比起一九二九年來，只得五分之二罷了。至於德國進出口的數目，在本年（一九三二）比三年以前，其降落也有同樣的比例。一九二九年德國的進出口，共值二百七十萬萬馬克，去年是一百八十萬萬馬克，本年大約不過一百萬萬而已（上半年是五十二萬萬）。

這種現象，當然要產生空前的失業狀態。德國三千二百萬勞工的人，現時大概有六百萬至八百萬是失業的（詳細數目，尙無從準定），他們之維持生活，便是社會共同的擔負。

在這種狀況之下，列強本當了解德國的苦境，世界也該共同努力，設法抵禦這絕大的危機，而使德國各方稍感寧靖。我們試察已往之事：列強雖然認識德國安危之重大，而且也有

意思幫助，可是一切的方法已經太晚了。

再談談外交方面，萊因省撤兵，一班政治家對於德國所希望的一種解怨的反響，也簡直沒有。因為德國一般的意見，總以為該地解放的代價太大了。

白魯寧Brüning的內閣，正在這個艱難時代執政，組閣的時候，世界恐慌已經是愁雲密佈了。德國的境況，愈加引起大家懷疑向來那些掌權的黨派，究竟能否救國呢。白魯寧內閣早就計算脫離那強盛的社會民主黨而向右傾。他的兩閣，總沒有社會民主黨的人，在乎其間，使白魯寧內閣之成為這種兩性體者，確有兩樣事實：頂重要的一樣乃是：德國最大的聯邦普魯士，並不與中央政府採取一致的行動。在普魯士則天主教的中央黨和社會民主黨依舊聯合，所以德國的一部分與國家本身，其行政不一。第二樣：白魯寧在國會中還是容納社會民主黨之暗地幫助。白魯寧迫不得已而解散國會，因他認為對付內憂所需要的全權，國會不准給他，他又不能且不願沒有國會而執政。他因為沒有多數，如果社會民主黨不扶助他，他的內閣必定要倒的，其結果便是：民意把造成現時苦況的罪過，都推在前政府的身上並且反對白魯寧的政治；而他又迫不得已的只好採取反右派的政策了。

我們可以舉幾個很有意思的數目，來表明這變象：一九二八年國民社會黨在德國國會只佔十二席，一九三〇年九月國會解散之後，即增至一百另七席。歷來所造成的趨勢，是：民

意思幫助，可是一切的方法已經太晚了。

再談談外交方面，萊因省撤兵，一班政治家對於德國所希望的一種解怨的反響，也簡直沒有。因為德國一般的意見，總以為該地解放的代價太大了。

白魯寧Brüning的內閣，正在這個艱難時代執政，組閣的時候，世界恐慌已經是愁雲密佈了。德國的境況，愈加引起大家懷疑向來那些掌權的黨派，究竟能否救國呢。白魯寧內閣早就計算脫離那強盛的社會民主黨而向右傾。他的兩閣，總沒有社會民主黨的人，在乎其間，使白魯寧內閣之成為這種兩性體者，確有兩樣事實：頂重要的一樣乃是：德國最大的聯邦普魯士，並不與中央政府採取一致的行動。在普魯士則天主教的中央黨和社會民主黨依舊聯合，所以德國的一部分與國家本身，其行政不一。第二樣：白魯寧在國會中還是容納社會民主黨之暗地幫助。白魯寧迫不得已而解散國會，因他認為對付內憂所需要的全權，國會不准給他，他又不能且不願沒有國會而執政。他因為沒有多數，如果社會民主黨不扶助他，他的內閣必定要倒的，其結果便是：民意把造成現時苦況的罪過，都推在前政府的身上並且反對白魯寧的政治；而他又迫不得已的只好採取反右派的政策了。

我們可以舉幾個很有意思的數目，來表明這變象：一九二八年國民社會黨在德國國會只佔十二席，一九三〇年九月國會解散之後，即增至一百另七席。歷來所造成的趨勢，是：民

關的中等黨派（可以概括稱爲自由黨）有如雪之見日融化，而過激黨則異常膨漲，只有天主教的中央黨，還能站得住；而維護工人的社會民主黨，並不若共產黨之過激，也能保守舊時的勢力。

白魯寧執政的時代，已經發覺德國向來的國會制度爲不可能了。白魯寧內閣在國會中，不是多數黨派的代表，乃是超黨派的政府，在國會中不能得一個可靠的承繼者。只因白魯寧不能得國會的合作，所以他的行政，要運用憲法第四十八條的權變法規，以總統的組織權代替國會的立法權，這種狀況，國會好像是自行辭職，可是也不推翻政府，因爲社會民主黨把這種情形看作較小的害處。他們正懼怕一種完全的反抗要逼促政府去反攻憲法的體系呢。

白魯寧相信要藉一個超黨的政府就可以壓制反抗。他願意爲國是起見，把那些反抗黨一步一步的拉攏到政府方面來，他也曾要把右派置於負責的地位。對於外交問題，尤其是賠款問題，他也很努力以求德國之脫離賠款重壓，但是他的苦心，並不得人之稱許。他的方法原要盡力實行所訂的條約，可是大家很不滿意，因爲認這方法必將使德國更加陷入苦坎了。所以內政總強迫他與反抗黨鬥爭。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八日他的演說，向國民社會黨挑戰，最可窺見他的意思：

他說：「合法的權力以外，政府斷不容有別種權力。只有中央政府和總統，纔配掌一國

的權柄。一概的人，如果妄用威權，則政府將採最嚴厲手段，施行其權柄。」這篇宣言之外，還定了幾條規章，以防過激黨等之反動，譬如：重申使用兵器的法規，禁止政治結社用制服與徽章，暫時禁止政治集會與遊行。

這種騷亂的現象，恐嚇了全國民衆，不但在外交與內政有其根據，而白魯寧內閣，要解決實業和財政問題的時候，更與以絕大的衝動。德國的擔負，已竭盡全國的經濟力量。而世界恐慌，又損害商業；各國同受影響，也漸漸各關門戶。故德國欲以貨物抵外債，越加困難。至於財政之難關，亦復重大，因德國內政之險惡，債主便失掉信賴之心，日必提取他們所借與德國的短期的債。在最大的難關裡頭，在最急促的期限所償還的外幣達幾十萬萬，所欠者又是幾十萬萬。經濟恐慌對於國家和各省各區，都有破壞的影響，在極短的時間，國庫虧欠便超過二十萬萬馬克；稅捐收入銳減，而失業者補助費則激增。

對付這些事實，白魯寧曾試行增高稅額，節省公費，降低官吏薪俸，干涉私產，等等濟急條例，以維持預算而使國家渡過危急之期。至幣制本位却無論如何總是保持着的。這樣的法則之促成演進，自然是易見的，其結果就是愈加完備的經濟緊縮。

德國財政部長狄特里希 Dieckhoff 在一九三一年六月六日向新聞界宣言道：「我們現在實到山窮水盡之點，不能再往前了。我們各色的人，凡有需求於國家者，無論是官吏，職員，

工人或休養者，甚至於不幸的傷兵，都已經短縮了。我們也已竭盡心力以償敗戰。人民最末的力量和貯藏，已經耗盡，政府因此可以宣告世界而無愧；我們所能加於我民的吃苦界限，已經達到了。」德國實在是勢窮力竭了！後來就有胡佛 Hoover 關於賠款停付一年的建議，經過幾番磋商終被列強容納了。隨後巴色耳 Basel 的專家委員會，幸而同聲承認德國之無力還債，賠款會議雖已宣布，而集會卻遲延時日。

對於德國內部的情形，那種辦法已經太晚了。當時那演進之事已經完成了，反抗黨派處處不滿意於白魯寧內閣。他爲減省國民選舉爭鬥起見，要按憲法的體制以延長與登傑總統的任期。白魯寧的試驗，可是失敗了。在選舉的時候，國民社會黨的選法，便是反對總統。末後總統雖以多票重新當選，但是國民間的裂痕已是不可補救了。

白魯寧之倒下，並不因國會，乃是他看出總統不再信任，便自行辭退了。這樁事實的原委，有些人已經論到了。不過實在的原因，必定不很簡單的。總統或許感覺到按照白魯寧的方法，斷不能統一國民，至於那些努力解放祖國爲要務的國民，尤不能使其在國家方面共同工作。在這種情形之下，總統只有一條路可走了；一個多數的政府和國會既不能組成，只好做一個別的試驗了；於是乎產生一個所謂「總統的政府」這是由一些被總統所信任之人物組成的；他們嘗試與向來的反抗派合作。

巴本 Papen 內閣，於是應運而起，它是由官吏和軍官組成的，而毫不憑藉所有的黨派。它的優勢有兩層根據：對外來說，它得了總統的信任並且佔有實行權和軍隊；對內來說，它也深信民衆的有力分子都贊助它擁護它。

這個新政府在根本上是反國會制的。當中有些領袖人物曾經說過：就德國的現狀，而要以國運付託轉變不定的國會，這簡直是不可能的。至於民主的思想，因德國黨派所有之演進，也可算無效了。所以他們認爲憲法中有與他們的原則衝突的地方，就有修改之必要。

內閣總理巴本就職之後，既把限制從前反抗黨宣傳的條文取消了，又曾兩次向國民訴告，且把國會解散。第一回選舉的結果，便是使中等黨派，愈加衰弱，而國民社會黨的國會議員則驟增一倍，其數爲二百三十（佔全體百分之三十七）。只有天主教的中央黨和舊的社會民主黨尚能勉強保存原有的形勢。共產黨則添了十二席，並且佔得國會中第三個位置（計八十九席即百分之一四·七）。但無論右派或左派，在國會中究竟不能成一多數黨。

當這個光景，總統和內閣總理使同國民社會黨的領袖，會商國民社會黨人參入政府的事。關於這會商的報告，各方甚不一致，政府曾申言：希忒勒拒絕進入政府並要求支配內閣的全權。要把這種權力，交給單獨一黨，總統認爲不能負責。

於是有第二次選舉，這回希忒勒卻失利，他少了三十五票。而共產黨的數目，卻增加到

一百。中和的右黨，（德國國民黨與人民黨，素來親附政府者），也多得選票。這次國會當中，多數也未能成立，所以現在的情形，實無根本的變化。

政治紛紜的狀況，究竟如何收場，正未可預測呢。巴本原要羅致新國會的黨派，既已失敗，總統即與希忒勒和中央黨的領袖（教長卡士 *Kaas*）商議。兩人都試去組織一個多數的政府，又都失敗了。希忒勒會要求把造成總統內閣制的事，完全交給他辦，但總統拒絕了。大家揣測，總統將把政權，或者仍然托付巴本，或者托付一個與諸黨無關係的人。據最近的消息，我們已知道是施來歇兒 *Scheicher* 繼任為內閣總理了。

諸君聽了這許多關於德國內政的經過，或將問道：這種演進，究竟有什麼意義呢？我們目前在德國所見的情形，是一種獨裁政體嗎？而將來的影響如何呢？希忒勒有什麼希望呢？極端的左派和共產黨，又有什麼希圖呢？——至於末了：巴本繼白魯寧之後，對於德國的內憂外患，究竟有什麼貢獻呢？

我願意把這些問題，逐一答覆出來：

我不願把現時的政府稱為獨裁制，它是由國會制狀態產生的一種合法合理的現象。左派，中派和右派在它們的主義上，總是分道背馳的，而要使各派合作，以達多數的目的，終歸不可能了。德國的憲法，儼如橢圓形之有兩個中心點。現時那惟一的不會破壞而合法的中心

便是總統。他獲得全民無限的信任並且藉憲法第四十八條更有權柄；社會的治安和秩序，若有危害，他就有權，在必要時，也可使用武力，以恢復治安和秩序。因為國家的生命總須保持，所以政府若無國會，便缺一主要的成分，而總統必有理由和義務去救治傷口，他的目的並不是要樹立一種獨裁制，而是要按照法制以避免不合時代的憲法狀態，並且要尋找對於德國比較適宜的政治制度，當時也有人主張聯絡維護國家的黨派而決不把國家交給一黨。這種制度，總統和許多德人，都拒絕了。至於一個超黨派的，只憑總統信任的內閣，前途究竟如何，目下是不易預料的。

現在我們更看希忒勒和他的黨：他的成功，是什麼造就的呢？是他有宣傳鼓吹的特長嗎？我想，人家常常這樣說他，但必定不能解釋他的日漸增長的勢力和他的大黨之建造。據一位不屬黨派的著作家（石米特保力 *Schmidt-Pauli*）說：「國民社會主義之產生，正是迎合德國大多數人民的心理。他們在戰後的唯理主義當中徘徊迷路，自然而然的希求一種強有力的引導，他們在希忒勒的國民社會主義中，認識一種理想之突出，而正是符合他們自己的理想的願望者。」國民社會主義的理想乃根據民族自由的大思想之統一，與同希忒勒所創的德國社會主義，不過這個社會主義。與向來所謂社會黨（馬克思信徒）所宣傳的敗壞的社會主義毫無關係，乃是合於國民性的經濟思想之實現。」在另一方面看來，這派却很重視貴族

的領袖思想。我再引石米特保力的話：「最高領袖，當爲國民意志的執行者，可不該爲變動的國會的數目的意志之執行者，因爲國民意志，纔是一個國民爲着立命在天性中常存的意志。」

關於這一黨的綱領，在德國已起了許多爭論，有些人便想到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而深怕希忒勒得勝，必抗陷人民的自由。再有一班人，卻想到俄國的極端社會主義，利用各人的自由參加，以造成國家經濟主義。國民社會黨卻憤激的拒絕這種意思。他們對於個人之自由，只當國家團體必需的時候，纔加以限制。

至於希忒勒運動，在德國青年界得了極大的同情，凡批評希忒勒派者，必認爲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事實。這班青年，當戰後舉國衰頹之際，沒有工作，沒有希望，不能像前輩一樣去發展他們的才能，所以他們（正如名哲學家開色林 Keynesing 伯爵所云：）是社會主義化的，喜愛權威的，革命化的青年是社會主義化的，因爲他們的初次的經歷，便是一種「均分的苦難因此也是可忍受的苦難。」他們同時卻是反馬克思的，因爲他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經驗，是非常失望的。青年是喜愛權威的，因爲他們在黨派，資本家和豪傑的自由道路上，纔認識自由之勝利。他們並不是反動的，因爲他們對於舊時的狀況很生疏。但他們是革命的，因爲他們要以新況替代向來的舊狀。他們要一個第三國，以產生德國思想，這班青年覺得從來

是未有這種思想的。

開色林伯爵觀察青年的立場，認爲他們的危險在於偏，而又不了解精神的文化。他覺得他們比較前輩，簡直是野蠻的。他深信西方文明之偉大，正是和個性主義之偉大有密切的關係；至於這班青年，決不能開創一個文化和精神的較高尙的局面。

由目前的情形，以觀察希忒勒運動之將來，有一個著作家叫做冊雷兒Nehrer曾經下過很值得注意的判斷。他不信國民社會黨人能用武力（即採取革命手段，依照莫索林的樣式而向柏林進兵）以奪取政權。軍權和政權不在希忒勒手裡的時候，他實在沒有機會呢。冊雷兒相信國民社會黨一將要固滯而成一種教條並且繼續鼓吹。「可是國民的反響將日就衰弱。」這時那實際適稱的人材，必要跨入國家而工作，每人佔相當的位置。國家的內容，將有一天，必然完全揭開，可是沒有：國民社會的德國工人黨的旗號了。」

今天沒有人敢斷定演進是否如此。每個人要爲着德國與同全歐的利益打算，實該希望德國不再有劇烈的內政動搖纒是。至於國民社會主義對於將來的演進之有很大的影響，這是必然的。

我更略題國民社會黨的敵派吧：那就是共產黨。它按照數目，固然是增加了力量，但比較全體議員數，不過佔四分之一四·七，還是不足驚人的。德國工人階級，雖然受了極苦，

但大多數工人對於不極端革命的社會民主黨還是很忠實的；這種德國工人維護國家的心腸，實在是很特別的。社會民主黨方面，也有要人提過社會民主黨和共產主義聯絡的方法，但是大遭反對了。可見俄國的例子在德國就沒有攝引力了。一個熟悉俄國生活的德國人叫做尤士特 Just 把俄國現時的經濟狀況，作這樣的描寫：「獨裁政府之用與感詩以抵制混沌的經濟演進，確是一種緊張的戲劇，在近四年，即在五年計劃的時期，所表演的。在臺上躺倒的屍體，比哈姆來特 Hamlet 尾幕的還多呢。」——他警告德國擅長政治經濟的高明醫士，不要把病廢的祖國，當作牛馬去醫治。末了我們又討論內閣總理巴本：他在這短促的任期裡，做了什麼？又達到什麼地步呢？他首先便努力要在經濟方面，減輕德國的痛苦。白魯寧所預備好的洛山 Lausanne 賠款會議，倒替巴本在外交上造了很好的成績。關於內政，他也有一個偉大的經濟計劃，法振興德國的經濟而使其往樂觀方面轉移。這個計畫，就是他的政敵，也都贊成的。但這還是一種試驗，其成效不只與德國有關，而且和世界恐慌的變化也有關。巴本同他的繼任者，若遇到世界經濟狀況之上升，那計畫當然就收效了；不然的時候，我們總知道有人曾經盡心設法去抵禦大難了。解決德國的內政問題，巴本內閣也有幸與不幸。國體改革之必要，和現有選舉法之必須修改，這是大多數的德國民衆所承認的。至於總理在執行的時候，譬如干涉普魯士的行政機械，他便遇着很大的抵抗力。

關於裁兵問題，巴本在日內瓦曾向各國當局，根據和平條約，聲言德國要求列強裁兵，此外還要求對德之平等待遇。各國沒有承認這要求之前，德國並未參加裁兵問題之討論。至於巴本在平等範圍所希求的，不過是現時德國軍備的一點變化而已。外面謠傳德國有備戰傾向和軍隊武力慾望，那未免顛倒是非了。

巴本執政的時間很短，對於經濟情形，尚不能有很大的更動。德國最近的失業人數，倒稍微有點降低，不似往年冬季之增高，這是很好的現象。至於失業問題，必待世界經濟恐慌消沉之後，纔能得澈底的解決。而去除世界經濟恐慌，不獨是德國，也是全世界所當共同努力的。

德國當這萬分危難的時代，其惟一的幸福，乃因為有一位最可寶貴的總統在上指揮。再沒有第二人能如他之被民心所擁戴，而且將國家的小舟，駕駛於險海風波之中。我們都希望他同他的僚屬，能够運用經驗手腕，引領民族達到康寧的時代，使我們仍舊能站在世界各民族之前而被尊重且努力他的工作和進化。我是都相信德國必將從這大亂的時期救拔出來，不至衰弱，反轉堅強；而現時的奮鬥，適成煅煉與幸福之道呢！

捷克斯拉夫總統馬薩烈克

President Masaryk of Czechoslovakia

費青

"Until philosophers, are kings, or the kings and princes of this world have the spirit and power of philosophy, and wisdom and political leadership meet in the same man, cities will never cease from ill, or the human race."—Plato

君勳先生於「中華民族之立國能力」一篇中，慨乎提出吾人惟憑知情意之真誠，庶足挽目前之浩劫。斯言也，以吾國人之正醉心恬耳於唯物唯利論中，其被目爲迂士之談者，必矣。欲爲闡釋，莫若舉例證之足以徵信，讀現代史，得一人焉，其環境遭遇，學識道德，其奮鬥，其成功，更無不足予吾人以鼓勵，以模範者：斯人非他，捷克斯拉夫總統馬薩烈克是已。作馬氏傳。

捷克斯拉夫，大戰後新興之一中歐小國也。大戰前「捷克 Czechs 及斯拉伐克 Slovaks 僅係奧匈帝國治下之少數民族耳。然攷史乘，在一六二〇前，捷克人固曾自建玻希米亞王國 Bohemia 其查理第四，Charles IV 及喬治坡疊布刺德 George Podiebrad 二王之勤功偉業，

更曾炳耀史冊。卒以一六二〇年十一月八日白山一戰 *Battle of White Mountain*，爲奧匈軍所屈，致罹亡國之禍，玻希米亞之爲國名，遂成歷史上之陳跡。雖然，捷克人所特具之民族精神，固非哈布斯堡 Hapsburg 皇帝之鐵蹄所得摧殘覆滅者也。而此精神之所由繫維者，莫過於約翰胡司 John Hus 及約翰夸美紐斯 John Amos Comenius 二大哲人。胡司爲捷克宗教改革家，首創宗教自由論，於一四一五年七月，以叛教罪被焚處死，其創論之深入捷克人心，至今不渝。夸美紐斯爲捷克大教育家，身遭亡國之痛，流亡異域，一生盡瘁於捷克民族運動，其臨死之言曰：「捷克之人民乎！當震怒已過，汝等將復獲自治之權，此余敢於上帝前確信者也。」捷克人民奉此遺言如聖經，其自信之深可見。捷克既亡國，奧匈所以壓迫虐待之者無以過，沒收其財產，禁絕其宗教言語，焚毀其書籍，放逐殺戮其人民；昔日爲三百萬人口之盛國，至是所餘不過八十萬人，抑亦慘矣！雖然，此諸痛苦，豈足以撓捷克志士之心哉？松柏經冬而愈堅，蓋適足固其志耳。下此數世紀，代有傑人，尤以大歷史家帕拉次 *Palacky* (一七九八——一八七六) 爲最著。帕氏既成捷克史以昭示其民族精神，復承夸美紐斯遺教，以教育喚起國人。帕氏及後此諸人之努力，卒自建完全之學校系統。十九世紀末，捷克教育普及，其不識字人民僅占全體百分之一而已。於此時也，謂捷克已具備復國之條件，亦無不可。然設無馬薩烈克者出，具卓識，審時機，堅忍敢爲，出奇制勝，則復國之

成功；決未能若是之易且速也。歷史者，人運物以成者也；條件雖備，而無有能運用此條件之人出，則事猶不能成；即微倖以成，其質殆不可問；況歷史因果，綿連無間，其所爲後之因者，可必其敗矣。

馬薩烈克名托馬斯 Thomas，後以娶加立克女士 Miss C. Garrigue爲妻，故增名加立克 Garrigue，其完全姓名爲托馬斯加立克馬薩烈克 Thomas Garrigue masaryk。父業馬車夫，服役於哈布斯堡皇室所有之地產上。一八五〇年三月七日，馬氏生於摩拉維亞 Moravia之邊境霍同林鎮 Hodonin。幼讀書勤奮穎悟，稍長習鐵匠於維也納，欲以是爲業，而其小學教師，不忍天才埋沒，力阻其父母，卒使改入師範學校。其學費以教課自給。繼入維也納大學，卒業後獲助教席。其間曾一度赴德之萊比錫，得識美人加立克女士。一八七九年與加女士訂婚，旋渡美結婚。馬氏之熟悉美事，蓋由於是。一八八二年，升任新創布拉格之玻希米大學教授 Bohemian University of Prague。此後三十二年中，除二度加入奧匈國會議席外（一八九一至一八九三及一九〇七後），即致全力於教育焉。

馬氏爲學，於哲學服膺洛克 Locke及休謨 Hume，政治學術推崇穆勒 John Stuart Mill。然亦未嘗固步自封。凡德法俄意諸學派，無所不窺；更以其妻氏關係，得接近美之新興學說。其律已教人，一以道德爲歸，平等，犧牲，及愛國，爲其道德之極則。對於青年，主斯巴

選式之嚴格訓練，復以身作則，平生戒絕烟酒。於宗教，取其精而遺其糟粕。對於當時教會之腐敗，每挺身指摘，致遭教會之忌。一九一〇，教士三百零八人聯名起訴，指馬氏爲宗教之破壞者，夷考事實，馬氏對於宗教，不特不事破壞，且以見於捷克民性素富感情，處此思想激變之世，一旦舊俗蕩盡，深以放任難馴爲慮，每思藉宗教之力，以收化育之效。馬氏之言曰：「吾人應以尋求上帝之國及其正義爲先，他物不難隨之而得。」斯可見其對於宗教之虔誠矣。

馬氏愛真理，惡虛僞，仗義執言，不顧毀譽。時有猶太人名歇爾斯南 J. Hlasek 者，以違犯宗教信條被訴殺人罪。馬氏知其冤誣，出爲辯護，卒出於罪，其結冤於全國教士不顧也。復有克拉洛凡特佛 Krelove Dvur 詩歌，久由捷克人奉爲最尊貴之民族文學，獨馬氏證其係爲僞造。當時一般捷克愛國之士，羣起向之攻訐，至目爲民族之罪人。馬氏坦然置之，謂愛國之道，決不能自虛僞中得之。一九〇九奧歷史家弗利岑博士 Dr. Friedjung，根據奧匈政府所供給之文件，詆毀塞哥同盟會 Serbo-Croat Coalition，謂其領袖人物陰受塞國賄賂。該會即於哥羅西議會，向弗利岑博士提起毀謗名譽之訴。審理結果，發現奧匈政府之文件，係屬僞造。馬氏更親赴塞京柏爾格拉德，覓得僞造文件之正本，並證明奧匈駐塞公使乃受外交大臣哀倫柴伯爵 Count Aehrenthal 之指使，而參預僞造。一時輿論喧騰，奧匈政府之威信，

由是掃地。夫奧匈政府之所以出此者，蓋欲爲對塞侵略之藉口，今其結果反若是。馬氏之爲此，蓋別具深心者矣。而以教授之微，敢與政府大臣抗顏，其強項尤有足多者。

馬氏於布拉格爲教授三十二年，以其碩學望德，誘掖後進。凡捷克 Czechs，斯拉伐克 Slovaks，塞爾勃 Serbs，哥羅西 Croatian，斯拉文 Slovanes，遠至波蘭，俄羅斯之青年，受其教者，無不感動奮發。尤於消除諸小民族間之閼隔，使能和衷共濟，以共達解放之的，爲功尤鉅。奧德名儒鮑漢門 Hermans Bahr 於一九〇九會言：「設有尋求諸小民族睦誼之促進者，則所遇均係馬氏之徒。凡青年之曾入馬氏課室者，歸必挾其福音，倡導互助。馬氏之徒已使達爾馬提亞 Dalmata 之塞爾勃及哥羅西人彼此團結，前此爲一分崩碎裂之區，今已現光明之前途。——布拉格一孤獨之斯拉伐人，其影響之大有如是者。斯人也，有謂係合托爾斯泰 Tolstoy 與惠特曼 Walt Whitman 二人而兼之；亦有詆之爲邪教徒；更有以苦行者目之；而其精誠奮勵，則爲任何人所共同首肯者也。」馬氏一生卒志，爲捷克及其他少數民族之獨立解放，一九一四之後然，一九一四之前亦然，特其所用方法有異耳；前此潛移默化，爲預備期；後此明槍顯策，爲實行期。

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撒拉級伐 Sarajivo 一炸，歐陸風雲，狂旋迅合。大戰之發，洵然難免。馬氏耽好和平，當時固仍冀其不血刃而紛爭解。且自一九一三夏第二次巴爾幹戰

事終了，馬氏正盡力於塞爾維亞及賓加利亞間邦交之修好。及奧塞宣戰，繼之以德俄，德法，德比，英德等，大戰之局已成。馬氏根本態度，即認定此次大戰為捷克獲得獨立解放之唯一機會。特於如何利用此機會，具體之步驟應若何，則躊躇審慎，不敢即決。曾於一九一四年十二月最後出亡前，三至荷蘭德意瑞士，以觀察各國實況。時同盟協約勢埒力敵，勝負之數，難於先見。馬氏計畫之決定，實根據其對於此次大戰所具見解。其言曰：「自歷史眼光觀之，大日爾曼帝國主義 Pan-German Imperialism 席捲全球之雄心，實係羅馬與希臘，西方與東方，歐洲與亞洲，及後羅馬與拜占庭 Byzance 間世代敵對之延長耳。此不獨為種族的，實係文化的敵對。大日爾曼主義 Pan-Germanism 及其柏林巴格達 Berlin-Bagdad 線計畫，特對於其傳統的羅馬日爾曼 Roman-German 信習，賦以較狹之軍國主義 Chauvinistic 色彩而已。德奧二帝國，為中世紀神聖羅馬帝國 Holy Roman Empire 嬗變而成，其携手以征服舊大陸，實不僅日爾曼與斯拉夫民族間之抗爭，而係對於整個西方文化之抗爭也。今詳攷捷克歷史，吾人實亦西方文化之一部，其地位應為協約一方，故在余已詳析歐洲狀況，及預測戰事經向後，即毅然決定對於奧匈積極反抗，深盼協約獲勝而還吾自由。」

時馬氏年六十四矣。平生懷抱，抑鬱未展，祖國哀思，老而愈切，誦夸美紐斯之遺言，痛光復之無日；今乃天假以緣，大戰突發，捷克前途，維此是繫，馬氏之奮袂興起，乃必然

之勢矣。戰端既開，捷克人民蠢然思動，其軍人更有公然向奧匈叛變者，拘捕殺戮，日有所聞，馬氏作然曰，「彼等之罹慘戮，乃余平日所倡民族說所使然，然則余豈忍袖手乎？」其徒裴乃斯博士 Dr. Edvard Benes，更以舉事來約，於是議乃定。裴乃斯博士，爲查理大學講師，及捷克商科學校經濟教授，具愛國熱忱，尤多幹才，此後復國運動中，馬氏依之爲左右手，對於法國人物，尤所熟悉。後更得馬氏徒史丹發尼克 Stefanik 投身參加，史氏爲一青年天文學家，以民族運動流亡法國，在法頗負盛名。此三人者，各出其所長相團結，堅苦奮鬥，卒成建國大業，抑亦偉矣。

復國運動之議既定，其步驟首在如何團結捷克人民，使一致行動。惟在奧匈政府監視下，祇有出以秘密組織，而以國會中捷克議員爲中心。時馬氏行動，已漸啓奧匈政府之疑竇，卒於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不得不棄家出亡，子病妻怨，未足稍餒其志。其次工作，即在喚起協約國朝野人士之同情，以獲實際贊助。而其先決問題，尤在預斷戰事之是否將長期延宕，俾其宣傳疏通之工作，得以從容進行。是則馬氏以其對於歐洲諸國情形之洞悉，自始即料戰事之非短時期可了，及麥痕一戰，持久之局定，馬氏之說乃驗。捷克復國成功，馬氏之卓識遠略，蓋有以使然矣。又一問題，爲捷克對於俄國所應取之態度。當歐戰之起，俄以大斯拉夫主義爲號召，凡捷克斯拉伐克 哥羅脫 諸民族，均係斯拉夫之支派，其視俄爲唯一之救主，乃

勢所當然。村婦市販，莫不箝食壺漿，以待俄師之來臨。獨馬氏深悉俄情，知其實力空言，爾無足恃，捷克前途，惟在獲取全體協約國之同情助力，庶幾有望。雖然，俄國之援助，固亦馬氏深所希冀者，故當俄革命之未發，馬氏對於捷克將來之政體，躊躇未敢宣佈，蓋以有忤帝俄爲慮也。

馬氏既亡命，從事宣傳聯絡諸工作。時協約國方面，對於大戰之使命目的，尙無明確概念。馬氏高舉遠瞻，凡當時世界政治，各國國情，以及戰爭意義，莫不瞭如指掌，更提出大戰目的，應以解放被壓迫民族，承認其自決權爲依歸。一九一四十月，遇其友美太晤士報主筆西登華村 Seton-Watson 於鹿特丹 Rotterdam，卽以此意告之。西登卽爲草成備忘錄，分送協約國政府。此後威爾遜之十四要點，及大戰終了實際所成就，均與馬氏備忘錄，大體相符。其識見議論之影響世界政治者何如！

馬氏先至意，聯絡其朝野。一九一五至瑞士，注力於組織，及與各國捷克僑民互通聲氣，籌劃經費等事。是年終，去法英。在英由西登華村及施梯特 Wickham Stud 之介紹，獲金斯大學 Kings College 講座。一九一五十月十九日之就任演說，卽以少數民族問題及歐洲之危機爲題，復得內閣總理哀史基施 Asquith 主席之榮。此次演說，實爲復國運動成功之初步。少數民族之解放自決，及奧匈帝之分裂諸說，始爲世人所注意矣。

捷克國家會議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Czechoslovakia 於是年成立於巴黎。以馬氏爲會長，史丹發尼克副之，裴乃斯爲總秘書。於是中央組織之規模粗備。一九一六年二月三日法總理白里安接見馬氏，對於其奧匈治下少數民族之解放政策，表示同情。至是，捷克之復國運動，在歐洲外交上已獲相當成功。雖然，當時捷克僅一無國土，無權力之空名耳。欲徒恃外交以建國，特癡人夢想耳，馬氏知其然，思自創武力，參加戰爭。時在俄捷克軍人，已有自編成軍者，在法美之捷克僑民亦多自願投効，爲法國編入外國人部隊中。惟此種散漫附庸之武力，實與捷克自身不甚裨益。馬氏等詳籌熟慮，始創議就協約國所俘奧匈軍隊中捷克軍人，自編成軍，參加戰爭。此議之成，須先獲協約國方面對於捷克軍人易幟之誠已有確信。是則又須恃馬氏等外交上之手腕矣。彼等先自法起，塞俄意英美均次第說服，允許捷克被俘軍人自組軍隊。惟依國際法，凡一國軍人被敵國所俘，後向敵國投誠者，設再被本國俘虜時，即不能再獲俘虜之待遇，殺戮刑罰，一惟本國爲之。今捷克被俘軍人，去奧匈而投協約，不避殺戮之慘，其勇毅犧牲，蓋有得於先哲及馬氏之教矣。

塞爾維亞時有捷克俘虜二萬五千人，爲奧大將鮑底亞雷克 General Potiorek 於施脫洛夫 Slatava 進攻所被俘者。此乃捷克成軍之絕好機會。不幸麻干山 Mackersen 山洪爆發，捷克被俘軍人死亡過半，生回法境成軍者，僅四千人耳。在俄亦有大量捷克軍人，時革命爆發，帝

俄覆亡。馬氏見機會之不可再失，乃於一九一七年五月親身入俄，藉其與俄臨時政府人物之舊誼，組織捷克獨立軍隊，定取道西伯利亞海參灣，再由海道返歐。乃不兼月而共產革命突起，目捷克軍隊爲反動，力予阻撓，捷克軍不得不出以抵抗，且戰且向西伯利亞東退。夫以一旅孤軍，轉戰冰天雪地中，其經歷之艱危，可以想見，其戰績勇略，尤騰震寰宇，捷克軍人之雄名，爲全球所驚服。其所以促進復國運動之成功者，蓋未可量也。

馬氏由西比利亞經日本東渡新大陸。於一九一八年五月五日抵支加哥。二十九日美外交總長蘭星頒宣言，同情於捷克等被壓迫民族之獨立運動。八月美日更協定援助西比利亞之捷克軍隊。法英亦已先後承認捷克軍隊爲交戰國之一，并其國家會議爲最高代表機關。國家會議繼即改組爲捷克斯拉夫臨時政府。十月十八日，馬氏代表臨時政府，於美京宣告捷克斯拉夫獨立成功。時奧匈正向協約提出和議條件，及威爾遜總統承認捷克獨立之照會到達奧匈，於是奧匈帝國對於捷克斯拉夫四世紀來所享之統治權即宣告終了焉。協約諸國，相繼步美後塵，承認捷克之獨立。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馬氏由美返倫敦，已爲一獨立國之總統。十二月二十一日，在萬姓歡呼聲中，有簡樸之摩托車，緩緩入捷京布拉格，則馬氏返矣。時馬氏之感想爲何如乎？其言曰「余喜乎？余樂乎？觀此歡欣之人民，燦爛之國旗，耀麗之彩飾，余作何想乎？艱重之

工作，正待余肩負。余心所繫然不能一時或釋者，即在如何復建吾祖國，使安康而健適。當午後余宣誓：「余將憑榮譽與良心，爲吾共和國及同胞之幸福以服役，尊重法律」，此念固仍縈迴腦際也。」

捷克人民，感馬氏創國之艱苦卓絕，至尊之爲國父。其憲法內對於總統任期七年不得連任二次以上之規定，特於馬氏明定例外。然馬氏未嘗自居功績，其施政一以民主，平等，生計，教育，道德爲依歸。十年餘來，中歐新興諸國，政潮澎湃，民生憔悴，獨捷克兀然穩立，於民主主義力行不懈，任何政黨，均一視同仁。共產黨於隣邦，莫不屏之法律保障之外，獨於捷克國會中，占席四十餘，人民生計，亦日臻富庶，農田之改革，工業之提倡，一日千里，遠至我國市場，凡捷克之機器及機製品，均佔相當地位。馬氏恒言「非政治的政治」(Political Politics)，蓋認所謂政治者，非徒議會中之爭辯，乃貴於道德，教育，生計，等之實施。

馬氏現年八十二，體魄猶健，公事之暇，以騎馬讀書自娛，遇布拉格之學童，每顧而勉之曰：「不犧牲之生命，非善美之生命也，」馬氏成功之秘，其在是乎？其在是乎？

馬氏之著述如下：

1880 催眠術 On Hypnotion

- 一八八一 自殺與現代文明 Suicide and modern Civilization
一八八三 或然性之計算及休謨之懷疑論

The Calculation of Probability and Hume's scepticism

- 一八八三 歸納說之歷史導論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Induction

- 一八八三 巴斯噶 Blaise Pascal

- 一八八四 巴格爾之歷史學說 Buckle's Theory of History

- 一八八七 具體邏輯論集 Essays on Concrete Logic

- 一八九〇 約翰胡士 John Huss

- 一八九四——一九六 捷克問題，復國之努力期望

The Czech Question, Efforts and Desires of our National Revival

- 一八九六 哈烈山克，政治復興之努力與希望

Karel Halicek, Effort and Desires of the Political awakening

- 一八九八 馬克斯主義之哲學及社會學之基礎

The Philosophical and sociological Foundation of Marxism

一九〇一 人道主義之理想 Humanitarian Ideals

一九一三 俄羅斯之歷史及宗教哲學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of Religion in Russia

(英譯作俄羅斯之精神 The spirit of Russia)

一九一五 歐洲危機中之少數民族問題 The probleme of Small Nation in European

Crisis

一九一六 世界之斯拉夫人 The Slavs in the World

一九一八 新歐洲 The New Europe

一九二五 建國記 The making of a State

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於北平

北平星雲堂書店出版圖書

星雲堂書店為北平教育界人士所創設，目的在宣傳文化，提倡學術，所出書籍，均有價值而售價極廉。茲將已出將出之書目及定價如次：

- (1) 泥塗 (中篇小說) 沈從文作 實價二角
- (2) 我們太太們 (劇本) 王國化作 實價二角
- (3) 文學研究法 熊式一譯 實價二角
- (4) 比較心理學大綱 本間久雄作 實價二角
- (5) 婦人與家族制度 李心珍譯 實價四角
- (6) 笑贊 (青都散客作) 華登作 實價四角
- (7) 實地社會調查方法 夏斧心譯 實價一角
- (8) 解放者 (小說集) 柯喬泰作 實價一角
- (9) 牛農雜文 (散文集) 方紀生譯 實價一角
- (10) 中國革命文學史料 (名人遺跡) 會因女士標點實價二角
- (11) 小品文集 李景漢著 (即出)
- (12) 浮沈 (長篇小說) 落華生著 (即出)
- (13) 中國劇曲史料 劉牛農著 (即出)
- (14) 古詞 (明買鬼四著) 胡適 魯迅 周作人 陳獨秀等著 (即出)

再生雜誌第四期目錄

論著

中華民族之立國能力

階級問題

世界經濟恐慌中之日本農民經濟

思潮

國民黨的病源

行易知難說批評

非希德「對德意志國民演講」摘要

笛卡爾與斯賓諾莎哲學之比較

打倒八股式的唯特辨證法

文藝 甘地 (法國羅曼羅耶著)

書評

蘇俄的計劃經濟

附錄 中外時事述略

再生雜誌第五期目錄

論著

「一九一八」之回顧與展望

我之俄國觀

資本主義之過去與未來

日俄的絕對國防政策

我為什麼主張實行憲政?

德國政爭中之總統權限問題

思潮

辯證法的各種問題

非希德「對德意志國民演講」摘要

造成歷史的因素

文藝 文藝的再生

附錄 中外時事

張君勱

馮東

徐振業

朱亦松

傅佩青

張君勱

嚴軍

李長之

許地山

燕客

記者

胡石青

張君勱

馮青來

胡石青

馮青來

一年來之中日問題及英法美外交內幕

馮 森

本文譯自美國國民周刊 The Nation (1931, 十, 一九。)據國民周刊記者謂作者係一熟悉遠東問題之英人，因地位關係，自隱其姓名，可以知此文之重要矣。(譯者誌)

滿洲近世史之開端，始於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之中日戰爭。斯戰告終，日本強佔中國之高麗，其劫奪南滿之遼東半島之計畫，因俄德法之干涉，而不遂其所欲。此租借權後爲俄攫得，於是建築中東路，關大連爲商埠，凡此爲日本所渴望，而未能攫得者也。迨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後，於是曩者爲俄所享有之遼東半島，包括大連，以及俄國在南滿以至長春一帶，所享受之特權，包括中東路一部分，(日人更名爲南滿路)以及煤礦，撫順及其他附屬企業，復轉租於日本。

滿洲之發展

中東鐵路之造成，大豆因世界之需要，一變而爲重要產物。此鐵路大豆二者，實爲中國農民移往北滿一帶之重大原因。過去之二十五年，爲滿洲農業發達最盛時期，亦即中國東三省繁榮之基礎。此發展之於日本，以及彼從俄人手中所得之煤礦，鐵路，以及因戰爭而得之

搶劫品，獲益尤多。然日本之宣傳者，反謂滿洲的繁榮，乃彼輩所造成。此說之當否，暫不欲置辯。姑請一聆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八年英國駐滿總領事魏金生氏 E. E. Wilkinson 之言，可知彼所云者為何如。魏氏曰：

「過去之二十五年間，滿洲之所以進步，實中國人民之農產品之發展，有以使然。此爲任何人所不能否認者。此之發展，自不能不歸功於中東及南滿二路。然此二路，原爲俄人所建。且俄人曾闢大連爲商埠，日人不過繼承俄人之事業。即云彼輩工作頗有效率，然亦僅爲謀彼國商業上之利益。因此而彼乃自命爲滿洲繁榮之創造者，不亦謬乎。況因土地之肥沃，天產之豐富，自一九〇七年來，滿洲商業之陡增，固毫不足奇也。滿洲之發展，尙可加速，由於日本要求優先權，且反對中國利用外資敷設鐵道以及開採礦產。故謂滿洲之工商業，因日本而阻滯可焉。」

中國之東三省——黑龍江，奉天，吉林——連同熱河省，即通常所謂滿洲及內蒙是已。其面積大於德法二國。其土地之肥沃，森林之衆多，礦產之豐富，煤之開掘不盡，富甲天下。至若氣候，冬有北極之冷，夏有熱帶之熱。滿洲與漢族結合，且素爲漢人所造成之侯國，王國，及帝國之一部，其人民亦爲滿族所同化中之一部。漢人之移往滿洲，始於耶穌紀元之前。今日滿洲之人口，達三千萬，其中漢人佔百分之九五，餘爲蒙古遊牧之民（約七十萬）

，高麗人（約六十萬），日本人（約二十萬），以及俄人（約八十萬）。且有一部分之滿人，已失去原有之方言，而與漢人同化矣。最近數年來，漢人之移往滿洲者，年以百萬計。

自中日爭鬥一年後，日本已蹂躪滿洲之全部，且進而承認所謂「滿洲國」，於是滿洲遂成爲戰場。今春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之開端曰，現有十四萬人武裝以與日本人對抗，此數且有增無已。先是日本訓練中國軍隊，假所謂「滿洲國」之名義，以促其與同胞火併。於是此新練軍隊，既得日本最新式之器械，乃投降義勇者有之，或於作戰時，放空槍者有之。因此，日人不得不親臨戰場。其在滿洲之軍隊，竟增至八萬人。九月中旬之報紙宣稱，將有另一師團開赴滿洲，而美其名曰「替換」。（實際上，被替換之軍隊，仍復留滿）且其軍部宣稱此數，仍不敷足用。日大藏省大臣之屢受恫嚇者，即由於其反對增派軍隊也。

財政的崩潰

奉天省之收入，向例爲八千萬，而所謂「滿洲國」之財政計劃之支出數，尙不及七百萬。南滿之稅收，已減去百分之七四，北滿減百分之九十。此固由於普遍的混亂，以及糧食未能播種所致。照日本經濟學家之意見，謂今年之收穫，僅有去年百分之四十。然此計算，猶在北滿洪水爲災之前。受災之影響者，計八百萬人，而膏腴部分之雜糧，亦歸於烏有。饑饉區域之廣大，豆業及榨油業之被毀滅，貨幣價格之喪失，實爲有史以來所僅見。日本政府

間接供給之外債，又不啻滄海之一粟。所謂「滿洲國」之中央銀行，以日本之大吹大打而成立者，實賴日本外債二千萬圓，然仍不能穩定貨幣之價格也。滿洲之對外貿易，因而下降，其郵務海關事業，爲「滿洲國」所攫取者，原期其可以增加收入者，孰知其反爲財政上之負擔。哈爾濱之每日新聞，滿洲之日文報紙也，曾有下列之記載：

滿洲之情勢日壞，日人或其他人之經濟活動，難望發展。吾人須努力造成者，在乎經濟生活之被破壞的基礎。尤要者，爲農業與財政。

日本商人之代表，如三井三菱公司等，其與海陸軍關係之密切，爲世所共知，且管理日本之工業。對於軍部招請彼輩投資滿洲，多裹足不前，且表示懷疑之態度。日本某重要經濟學家，曾爲文載字林西報，並求該報記者，不露其姓名，嘗有言曰：

際此義勇軍活動於全滿，既不能以大力撲滅之，又不能剷除其來源。設非瘋狂之人，誰敢投資滿洲，作孤注一擲哉！

日本駐滿之軍事長官，預計須五年至七年，始可恢復原狀。而日本出席國聯之代表，謂須十年。中國人更信可使滿洲常居於混亂局面，有五年繼續不斷之排貨，可使日本破產。蓋日本之國外投資，中國佔百分之九五，因排貨之故，而損失甚大也。

饑餓，罷工，及暴動

至若日本本身之金圓問題，因年來之爭執，不得不停止金本位。而其額面價格之低落，幾及一半。且仍有跌落之趨勢。日本之債票，較中國爲低廉，實有史以來第一次。而政府對於如何償還今年已到期之短期外債，及如何延長或重訂明年到期之外債，已智窮才盡。蓋其信用不佳，又不利於世人之口，有以使然也。去年之稅收，異常減少，此情形延至今年，益變本加厲。儲蓄銀行之存款，日被提取；預算上之不足，日益加多；輸入超過輸出二萬萬五千萬；海陸軍部之向國外購買軍火，尙不在內。其農業之恐慌，尤非筆墨所能形容，大部分農民以草根，牛料，魚鱗，爲飲食者有之；賣女爲娼者有之；餓死者有之。米之市價之低落，尙不及生產費用之一半，生絲之售價只有成本三分之一。而此二者，乃日本之主要產品也。日本農民之負債額，爲六十五萬萬圓，其利息爲百分之十與百分之四十。每年利息之總額，適與日本全年農產品之價值相等。人民負擔之納稅，其中有百分之五十至六十之間，係供給軍用，而政府補助金，及因軍事關係免稅之實業，（如生鐵，鋼，航業，造船，化學工業）尙不計焉。其大部分之來源，俱以直接稅或間接稅之方法，向有田產之居民處得來。是以租稅較戰爭前，超過四五倍矣。

是以鄉間衣食不周之農民，與地主及重利盤剝者之間，時有抗租，暴動，以及血鬥事件發生者，不足奇矣。日本雖爲農業國，同時且有大大工業，然日本之工人，其於共產主義及極

端社會主義的思想，非常接受。（凡西方之共產文學，俱有日文翻譯，而最近溫和的社會學著作反較少。）智識階級如教員之流，其於極端之過激主義，傳染尤速，此其故不難知矣。

日本之神話

自中日於滿洲發生衝突後，日本之和平主義者，奎克兒教者（Quakers），以及國際主義者，充斥歐美。果傾心聽之，無有不痛恨日軍閥所採之政策者。但同時復請求西方諸國，看上帝之情面，勿與日軍閥反對。蓋非如是者，則日軍閥將益復放肆，而激起全國對於彼等之盲從也。此輩之意見，固有可原。以大多數日本人，其於政治事件，一無所知，直類童騃。既懼軍閥之權威，復衷心相信武士道精神之野史，直令彼等於近代日本之實情，盲無所知也。

眼界開拓之西方人，自然對於此等神話之表面價值，無置信之理。夫以俄而待斃之日本農民，雖一方以粗糲之魚鱗爲食，即遣其愛女以入於待合所；而其相信武士道之精神，始終不怠。萬一日本人民信其政府政策失敗之際，即日本人民精神土崩瓦解之日。日軍閥之錯誤，固不止一次；而日本之輿論界深以曲居西方之下爲大恥，故軍閥之勢力因以維持。果世界各國置日本於孤立之地，說明其道德上之不可恃，使之遵守各國所共守之條約上之義務，則日本人民定深信軍閥之必失敗矣。日本人民之神話，所謂死，而不願受辱云者，有如俄農人

之信仰宗教，有如土耳其人之信奉回教，有如西班牙人之於天主教，終於墜地而後已矣。

至若中國，在洪水爲災之後，繼之以國難，致國家陷入不拔之深淵。政府之權力既弱，而財源又復減少。此重重災禍，自予內地共產主義以刺激。但國民政府固竭力掙扎以圖存。自上海戰事發生後，斯戰也，中國人之一致抗敵，勇往無前，提高民族意識不少，甚至忘却國家內部分裂之恩怨。惜乎此心境，如曇花一現，尙無覺醒之徵象。但中國政府果願喪失滿洲以圖與日本和解者，則政府即無存在之可能。是則國民政府之問題，唯有鞏固其權力，領導人民以與暴日對抗，乃以起人民對於政府圖治之信心耳。

中國之戰神

中國人民深信最後之勝利，必屬諸中國。此四萬萬人民，幾佔全世界人類之四分之一，在四千年之歷史中，歷代有受外族之侵略者，但不久此外族，終爲中國人民所同化。中國人民更信其排貨運動，以及在滿洲所爲之義勇軍游擊之戰，足使日本破產而發生革命。更有進者，中國人民自信歷史的力量，屬於彼等。日本之蠻幹，適足以激發中華民族之精神，而中國人民抵抗尤力，尤足以鞏固其國際間之地位。世界所謂種種和平條約，皆反對日本而有利於中國。最後更信中國人如安忒斯戰神，其受壓尤深，其奮起也尤速，終則世界莫能與之抗衡。日本所以待中國者，激成中國之統一而已。在另一方面，日本人民亦覺在封建軍閥鐵蹄

之下，而軍閥之所爲，終引起國內外之反抗，最後爲其人民所打倒，此爲中國所深信不疑者也。

現時國民政府所採之政策，與西方諸國尙抱合作與友誼之態度，對日既未實力抵抗，又未求助於蘇俄。若日本循其承認「滿洲國」之政策，且否認黎頓報告書；而西方列強仍持漠不關心之態度，目所謂條約者，不過一張廢紙，而武力實爲最後之決定者。則中國內部實力抵抗派之言，必占勝利。中國既見棄於西方，則國民政府自不得存在。中國之民族主義，終占最後勝利，但受苦更甚，流血更多。此最後出現之民族主義，非西方之友，而爲西方之敵；或者與蘇俄聯好，尤爲意料中事也。

黎頓報告書

黎頓報告書，十月二日公布於世，待至十一月中旬，國聯大會方始討論。報告書謂日本在滿之行動，實爲侵略的，而所謂「滿洲國」之成立，亦由於日本之維持，始克生存。其意固甚明顯也。解決之途徑，基於國聯盟約及九國公約，且認在條約保證之中國領土上，中國主權之繼續有效。依此趨勢觀之，國聯大會根據十五條第四項，對於黎頓報告書有所建議，必爲日本所否認，而爲中國所贊同。

吾人深信日本政府必努力使國聯承認其已成之局面。蓋日本之高級官員，與低級官員有

別，不欲日本與國聯間，稍有裂痕，尤寶貴其國聯永久會員之地位。在彼輩眼中，永久會員之地位，所以表示日本爲強國之一，與其他國家立於同等以預聞世界問題。彼等深知因此永久會員之地位，關於國際問題，與各國有磋商之良機；同時又恐因日本之缺席，中國與西方列強，以國聯之關係，而日益親暱。總之，日本所懼者，在其財政上，輿論上之勢孤而無援，與其向世界挑戰之空城計，一旦爲人所窺破而已。

日本之大施策略，一方欲保持其永久會員之資格，他方則否認黎頓報告書，且繼續佔領滿洲，其心目中所認爲可恃爲奧援者，則英國是已。日本所以告人曰，果日本脫離國聯，將無制裁之法，故不如留之在會中，猶可適用道德的裁判也。要知最後可使日本敗北者，厥爲時間，此無取公開反對以激怒日本之軍閥也。尤有進者，按照國聯盟約第十五條之下，無接受報告書之義務。在此情勢之下，國聯至多所能爲者，即給中日兩國對於此事，加以三年或五年之攷慮而已。此種論調，直不啻否認日本侵略之整個問題，而視盟約關鍵之第十條認爲廢紙一張而已。

假令國聯提議召集九國公約簽字者之會議，是令美國負其責任矣。九國公約之簽字者，除美國外，俱爲國聯之會員，而國聯盟約下之義務，尤過於九國公約。此類之建議，必爲美國所反對。蓋美國之眼光中，以爲最大之效果，只可求之於國聯盟約，非戰公約，以及九國

公約三約中之聯合義務，決不求之於九國公約之一端也。

然不論所採用之方法，爲九國公約，爲盟約，要必使中日雙方開始直接談判。至於兩造是否以報告書爲討論之根據，以及承認「滿洲國」問題與日本軍隊撤退問題，暫時不提。

除以上兩種方法外，更有第三方法爲八月二十九日倫敦泰晤士報駐東京訪員之通訊所預示。大意謂爲保全國聯面目計，惟有保留日本會員之地位，而不干涉其在滿已成立之地位。換言以明之，將史汀生之不承認主義，加上一種日本商標。即國聯會員中作一種空言無實之不承認「滿洲國」之宣言，而同時即作爲了事是矣。泰晤士報之東京通訊，謂日本官僚有言，任何國家不肯承認「滿洲國」，亦無妨礙，只要此次國聯不對日本有粗暴之言辭而已。

所以待日本者如此，而他方則強中國人承諾此種解決之道。易言之，使國聯事實上屈服於日本，而不與聞此事。同時國聯更明告中國人曰：只此一束廢紙，曰國聯盟約；曰九國公約；曰非戰公約；以及黎頓報告書，吾輩已無能爲力，請君好自爲之而已。

但日本縱有英國爲之協助，謂於國聯大會中，能貫徹其主張，殊未必然。蓋諸小國於國聯三月開會時，曾極力主張日本無故訴諸武力，殊屬非是，應受盟約第十六條之制裁。事實上，果制裁實行之日，不管大國自冒危險。所以諸小國不能使諸大國違背初衷，而採用此方針。諸大國因此告小國曰，此乃遠東特殊情形，不能構成第十六條之制裁適用之先例。兼之

，滿洲地方詳情，小國之聞見，遠不如諸大國。更有最要者，即美國當時之方針，只要諸小國採用不承認之原則，此外更進一步之舉，美國不表示焉。

現時之爭點，尤爲重大。上海之事件，不過一隅之問題，滿洲實爲全部爭論之核心。三月間之會議，國聯猶可藉口於黎頓報告書以圖延宕。今報告書成矣，此後若猶容許日本否認黎頓報告書，與繼續佔領滿洲，而同時仍爲會員之一，是不管以日本之永久會員，爲主要法官之一人，或此合作團體之首要股東矣。國聯對於會員中，利用不宜而戰之政策，煽動另一會員領土內之人民，作脫離祖國之運動，且藉武力以成立傀儡政府者，而不加以制裁，反姑息而縱容之，直自趨於滅亡之一途耳。此種先例，實爲任何小國，任何與強國爲隣之弱國，所不能忍受。誠屈從之，則今日之有國聯，反不如當日之無國聯。弱國地位，每況愈下矣。以國聯不予人以安全，惟於暴力之實質上，加上偽善之外形耳。各弱國之所以不能承認者爲此。今後已無所謂制裁，況黎頓報告書且供給不少當地之知識。美國所持之態度，視三月內愈加強硬，對於諸小國，必予以種種鼓勵，可以斷言者也。

法與美

法國政府，自九月中旬以來，已大變其態度。九月十六日 *Times* 所載之社論，即其政府改變態度之先聲。赫理歐之急進政府（赫氏與班樂衛在野時，曾斥日本侵略之不當）以及國

會中之急進社會主義擁護者，自中日事件衝突發生後，即極力主張擁護盟約，對於赫氏之前任者之政策，本不贊同。當赫理歐就職之一月內，爲賠償問題，軍縮會議事件，以及國內難事所困。於是國聯事件，不得不讓諸彭古氏 Paul-Boncour，而彼之所爲，一如在泰堤安 Taittinger 政府下之無勇氣然。直至九月中旬，法國內閣方晤如此行爲，實暗中破壞國聯盟約。法國政府深知歐洲之形勢嚴重，以維持條約，求法國之安全，且進而與美修好。法國內閣目下決定認爲對於遠東，與對於歐洲，必不能有兩不同之政策；何能在遠東聽盟約破壞，而在歐洲方面，則以盟約保障彼之安全乎。即曰，法國在遠東之利益，遠不如彼之在歐洲者，然因此政策不可不統一之覺悟，而法政府所得之結論，亦從可知矣。

最後美國覺其三十年來之遠東政策，太平洋之和平，以及世界和平，將爲者番衝突所犧牲。美國深知維持國聯之長處，在其爲公共條約義務之所寄，其爲國際共同行動之機關，且解釋非戰公約及九國公約，可以作爲與國聯合作之法律的根據。美國已下決心，以不承認「滿洲國」之方針，對於日本之完成野心，予以打擊，且使其處於孤立也。

英爲日後盾

英國之態度，可得而言者，內閣閣員意見之不合也，首相及其腦筋開通之同寅，深以爲英美二國之政策，已有極顯著之裂痕爲慮。猶憶一九二二年，英受殖民地之壓迫，不得不放

棄英日同盟，而贊同美國之主張，如裁軍，如九國公約。唯內閣中之大多數，仍復援助西門爵士之政策。對於日本之侵略，聽其所至，且作伴爲不知之態。八月十六日紐約時報之倫敦通訊，描寫英國官場之態度，尤爲精確。大意謂英國政府已深知黎頓之報告，於日本滿洲之政策，必作嚴重之責斥。此點深使英政府大爲窘迫，以其不願滿洲問題，再興風浪也。紐約時報云：

官場認爲黎頓報告書，使英國頗感不便，以其反於英國不敢視日本之傳統政策也。調查團主席黎頓爵士之爲英人，英政府尤引爲不幸，蓋英國官場深懼日本以爲黎頓報告書，即英國政府之意見，致礙及英日友好關係也。

美國對於滿洲問題，所持相左之意見，使英人深感不安，蓋英以美之相反意見，其影響西門外長之和解力甚大也。華盛頓宣布美國對日態度硬化，英國政府并不重視，更無援助華盛頓政府之意思。對於美國國務卿史汀生之不承認「滿洲國」說，亦無承認其應用性之意。前禮拜紐約之演說，英國官場所以歡迎者，認爲此演說乃供獻軍縮會議之意見，而非警告日本也。

英國多數政治家，裝聾作啞，說滿洲事件，不至影響戰債協議。然英人深感不安者，誠恐冬季求美國讓與戰債之舉，因反對美之滿洲政策，而受挫折也。

今英國對於派遣調查團至滿洲之舉，且表示甚深之遺憾矣。紐約時報曰：

英國官場意見，日本之統治滿洲，不自今日始，遠在盟約與國聯產生之前。雖有去冬上海事件，而英國政府以及商人深信與東京有良好關係，遠東之利益，當十分安全。英國商人之信日本治理滿洲，遠過於中國。縱於日本佔領之下，日本商業縱有優先權，英人不致無利可圖也。

上述通訊之結論，謂大多意見，雖主張援助國聯以抗日本，然此保守的商人政府，仍偏向於日本。對於將來諸事之未必順利，則亦彼等所見及。美國政府欲改變英國政府之思路，「憂憂乎難矣。」

美國態度之急進

九月十七日倫敦泰晤士報，載一華盛頓通訊，謂史汀生終日從事於中日衝突事件，且已拋棄英法有所援助之希望（法國態度最近已改變，見前）。是以史氏之政策，「在盡量援助諸小國，以牽制英法對於日本免予審判之態度。」

泰晤士報且提及Scrapps-Howard聯領報中之社論如下：

日本能蔑視美國政府，美國輿論，但不能立刻蔑視世界諸列強也。日本如派克牌戲中之甲克砲然。歐洲列強之援助或默認，似多偏於條約之破壞者之日本，而不在乎擁護

九國公約方面。美國宣言日本因征服而攫取之利益爲不法，而英法不與美聯合制止。歐洲諸小國主張日本應遵守和平之義務，而英法防礙之。今則此二國且公然宣稱國際基於報告書，又欲將對日之訟案，加以修正或延期矣。

英法既援助日本之黷武主義，於是日本乃熱中大規模的戰爭準備，兵工廠日夜開工。論者謂日本將準備與蘇俄交鋒，有謂將與美國備戰矣。

處自情勢之下，美國政府不得不聲明曰：美在太平洋上所以放棄其積極準備海防者，乃九國公約之代價也。條約已被破壞，而無補救之道，則美之所以自處者，自爲美國所深知。今後去就之標準，即視英法有無維護九國公約以及非戰公約之決心而定耳。吾人之所謂自衛者，非謂海陸軍也，在乎條約上之共同道德的責任，乃至於外交，以及經濟的壓迫。蓋以此爲牽制之手段，乃合於條約之精神，較之戰爭，尤爲有效也。今日至關緊要者，厥有二事：第一，美國應請英法當局公開表示其態度；第二，美國應嚴禁一切軍用品運往日本。

是則上文所云，乃國聯大會中中國，日本，諸小國，法國，美國，所遇當前之情形也。英國官場之態度，將仍如紐約時報所云而無變更乎？

王造時主編

「主張與批評」第三期

——半月刊——

短評九則

- 共產主義之路也不通……………彭文應
 - 農民的痛苦與救濟……………潘大逵
 - 言論自由的請求……………魏寒鐵
 - 美國對滿的外交政策……………金通藝
 - 日本對國聯的政策……………王英生
 - 新文化運動的生路……………劉大杰
 - 復興新文化運動……………王造時
 - 教育出發點錯了……………孫冀平
 - 通信……………
 - 胡立夫判決沒有？……………劉襄
- 總代發行所上海福州路九五號中華美術刊行
 社分銷處本埠及各省市零售每本大洋五分定
 閱國內全年廿四本大洋一元二角國外全年廿
 四本大洋二元四角郵票在內

清華週刊

第三八卷 第六期 目錄

時評

中國社會的暗潮
日俄關係的觀察

從那幾點去看現代政府的精神

談抗日救國的應有的基本認識

電是什麼？——續——

世界大同歷與歷法改革平議——續——

中國應否實行生育節制的商榷

介紹與批評

鬼話連篇

沈默

山谷的詩

秋兒

詩

抓夫行

冬晚

德國的詩人及其詩歌——續——

通信處：北平清華園清華大學

新飛

徐雄飛

彭俊

胡璽

雷肇唐

源萍

中書君

知白

佩謙

今

郭清賓

李鴻

張君川

斯賓挪沙之政治哲學

張君勳

爲德國研究會發行斯氏三百年生日紀念專刊作

歐人之國家觀念，自文藝復興以降，漸脫離宗教，而爲人間思索之主題。麥幾維里氏導之於始，自然法說繼起於後，外而証諸人事，內而求之理性，以解釋國家之由來與其組織之法，於是原始契約或曰社會契約蔚爲學說之中心。自霍布士，陸克以逮於盧騷，立言雖殊，而其議論之題目則一。荷蘭之斯賓挪沙，在近世哲學家中類於隱逸一流，對於哲學上之貢獻爲汎神論，合心物二態而爲一源，後來德之歌德與夫黑格爾之思潮皆自茲而出。其政治方面初無明顯之主張，堪以媲美霍布之專制主義，陸克之代議政治與盧騷之總意說，然斯氏惟實論的立場上之見解，頗有未經他人道及者，是吾人所應介紹者也。作斯氏政治學說。

第一，斯氏政治學說之哲學的背景

斯氏哲學之特點曰汎神論，謂宇宙之間，無乎不在者是爲神。森羅萬象，無一不出於神，此神也非超然於萬物之外，而寓乎萬物之中，故斯氏曰，神等於宇宙之大全，是爲本體。斯氏之意，神即自然，自然即神，神爲本體，而本體之表現（Manifestation）與動作

，即自然也。蓋本體之實在，寄諸表現或動作之中，舍動作與表現之外，則本體不可得而見。因而斯氏之學說，重視能力與權力。彼稱神曰無限曰永在曰不變曰絕對曰全知全能曰自因，皆言其權力之本諸一己與至高無上耳。

惟神爲自因，而萬物皆居於受動，自因者，因在一己之內，受動者，因在一己之外。夫萬物之因既在外而不在內，斯萬物皆有所使之然者，必然性之謂也。世間萬物無一能逃此自然（即神）之公例之外，即無一物而不在因果關係之內，因果關係者，真權力也，萬物之所憑之以生存者也。萬物之所以相維相繫者在此，人類智識所以察見萬物之關係者亦在此。此斯氏學說之所以成爲定命論也。

萬物居於被動之地，而不能遁乎因果之必然的關係之外，其所以支配此關係者曰機械律，或曰機械主義，意謂因果關係，非人類之意志自由所得而衝破，故人類亦聽命於機械律之下。此機械主義，本與唯物論相聯貫，而斯氏之汎神主義所以亦同意此說者，由於其以神爲一元爲能動，而其他萬物皆處於被動之地耳。

斯氏生於十七世紀之理性主義時代，以爲萬事萬物，爲人類理性所得而窺見，且本理智中之直覺與概念，可以推求宇宙之秘奧，故其倫理學一書，以幾何學方法，證明上帝之存在與心物二者爲一體之二態。蓋萬物可依數學方法而認識者，則一切現象中之含有必然性，無

疑義矣。

如是，萬有之歸一，（汎神）現象之必然，（定命論與機械主義）且以爲一切皆可以人類之智力推求而盡之，乃斯氏哲學之大基礎也。其與之相反者，曰個物之獨立，曰意志之自由，曰事物之反乎理性，自斯氏眼光觀之，皆錯誤而已。

第二，斯氏治政治學之方法

歐人有言曰，治政治學者，不外二類，一曰柏拉圖式，其所注意者在事理之當然，故重在其理想中之目標，二曰亞歷斯大德式，其所注意者在事實之現狀，故重在其所目見與耳聞者。摩耳氏之「烏託邦」與夫國家改造期中之方案如菲希德之「對德意志國民演講」，皆所謂柏拉圖式也。反之，就其現狀之如是而描寫之，初不參以理想中之要求，如蒲徠士「美利堅共和國」，羅威爾「英國政治」，皆規模亞氏式之成法者也。此二類之中，斯賓挪沙屬於何類乎？謂斯氏書中全無理想上之要求，斷不然矣，然就大體言之，斯氏與亞氏爲同類，而尤注重於人性之隱微。

斯氏有言曰，吾人應使政治學脫當然（Ought）之範圍而移入於如是（is）之範圍，棄哲學所抱之烏託邦的理想，使此最實際的科學（即政治學）以經驗中表現之人性爲基礎。

斯氏之意，以爲治政治學者，應去主觀之好惡褒貶，而代之以理智的靜觀。(Intellectual Contemplation) 其言曰「他人視人之行動，與情感爲可歌可泣可怨恨可賞讚之對象。吾則反是，但求所以瞭解之而已。吾之研究人情，猶之研究數學問題，初不參以主觀之好惡。人類之愛也恨也嫉妒也憤怒也，驕傲也愛矜也，初非各人之惡習，而爲各人天性中固有之品質，猶之冷熱疾風雷雨爲天氣中之品質也。人類有此品質，自難於測度，然欲舍而去之，不可得焉。且其發生也，自有一定之原因，惟有研究此原因，乃能瞭解此類品質。」(斯氏政治論) 此所云云，與現代哲學之注重客觀或曰以科學方法適用於人類社會者，正爲同一意義，蓋其心目中以爲治政治學者應絕不挾何種成見，猶之數學家之於點線面積與生物學家之於動植物耳。

或曰，斯氏誠採科學方法，應注重歸納法，集合種種事實之後以求原理原則，奈斯氏倫理學中所用者爲演繹法爲幾何學之方法何。應之曰斯氏文中所謂「演繹」，不可與今日論理學中之演繹法混爲一談，何也，其所謂演繹，乃按幾何學中之定義，自理與夫命題，以爲討論之順序。至於幾何學中定義之來源與政治學中定義之來源，二者絕不相同，斯氏固自知之，以一本於經驗，一離經驗而獨立也。斯氏倫理學中尙沿幾何學之成法，其在政治學中則舍之而去，蓋已自知嚴格的演繹法不適於實驗性質之政治學也。然謂斯氏之政治學已盡脫乎演

譯法，則又非是，其政治學中亦有一最高原則，爲演繹之基，是曰「權利與權力之同一。」而其他推論則由之以出。然此最高原則本於經驗而來，初不若幾何學之離經驗而獨立者焉。試證之斯氏之言：

我所確信者，經驗早已提供各種所以輯和人民之治體，所以納民軌物之方法。謂思索之中能得經驗所未得之結果，吾不信焉，誠有出於經驗之外者，是必爲無關實用之物，此實際政治家之立言所以遠勝於理論家，以彼等所言自經驗中得來，故無一語不切於實用。

如是，斯氏政治學之出發點，在乎分析事實，若人類之性質，若政治社會之種類，皆吾人所應首先分析者也。其間又必有理性的關係，甲事之後何以必以乙事繼之，初不出於偶值，而理性的必然，實爲之，此斯氏所謂演繹也。其所集之事實本乎經驗，其所以駕馭此事實之關係者，則賴演繹。蓋斯氏生十七世紀，正爲數學物理學發達之日，自以演繹爲求真之無上法門，若就斯氏之性質言之，固傾於經驗主義之人也。

第三，「權利卽力」

關於權利之性質，近人論者紛紛矣。甲曰意力，乙曰權益，丙曰人類所以發展其最善我

之不可缺之條件。其紛爭而不決者，則權利先於國家，抑國家先於權利乎。若曰權利先於國家，在國家未存，法律未定之日，如何而有權利之可言。若曰國家先於權利，則權利必經國家許可而後有，而個人之爲個人，惟有俯首聽命尙安有不可侵犯之權利乎。竊以爲此問題之解決，以斯氏之言爲最直截了當。斯氏曰權利與權力爲同物，萬物之所以能生存與動作，皆有所得於自然者，其所得之能力權力幾何，即其所享之權利幾何。彼嘗舉例以明其義曰，魚能游泳，斯魚所以有占有池水之權利，大魚能吞小魚，斯即大魚有魚肉小魚之權利。斯氏之解釋權利，以自然界爲起點，萬物在自然界生存與動作之能力幾何，斯應於其能力而有權力，且應於其權力而有權利。蓋權利者，各人自由活動之範圍也，苟不以能力爲基本，則凡瘋人與未成年者亦將有治產之權利矣，其可通乎。

權利以所能爲本，惟有所能而後有動作，故權利即力，力即權利，二者無二致焉。假令其所謂力，不本於一己，而由於外鑠，則其權利必不可恃，何也，世間無無力之權利，無力之權利，無效而已。權利本於力，力本於自然，故三者之關係至密接矣。斯氏曰

所謂自然之權利，即自然之條律令，萬物準之以出現於世，是即自然之固有的力也；

關於全體之自然與夫各個事物，其力所及處，即其權利之所及處。就人類言之，各人本其自然公例之所行者，即其絕對的權利之所許，何也，權利之多寡，視其力之大小以爲

準也。

反而言之，無權利者由於無力，無力者雖欲行使權利而不可得，不識字之人，何能有着作之權利，疾病之身何能有勞力於國家之權利，故無權利云者，由於智力體力之不如人。依斯氏之義言之，個人之不如人者雖欲與人爭權利而不可得，國家之不如人者雖欲與他國爭權利而不可得，至於權利之所以爲權利，斯氏初未嘗否認焉。權利即力之說，其根本上不外權力中心說。斯氏心目中之神，不外此森羅萬象之世界，此森羅萬象之所由來，則神之力實爲之，因神之力以成世界，故吾人之尊神，即尊神之威力，推此義以移諸人類，惟人類有所能，乃能有所享受，有所享受，乃有權利。故權利即力說，本諸斯氏之汎神論，而推廣以及於政治問題者也。

斯氏既推尊能力與權力，則其立言之當然結論，應爲強權即公理說或尼采氏尊意力而賤慈悲之超人說。然斯氏不崇拜個人，而別有其推尊團體之論，斯人認爲，有組織的團體之權力視各個人之權力爲尤強也。人類之所以脫離自然狀態而入於人治狀態或曰國家狀態者亦正爲此

第四，脫自然狀態而入人治狀態

十六七世紀者，歐洲各國脫離專制而入於民治之過渡時期也。學者間推求人治社會未成之日與其所以進於人治社會之歷程，人治社會未成之日，名曰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 人治社會既成之後，名曰人治狀態 *Civil State*，其為兩狀態之關鍵者，曰原始契約或曰社會契約，本此契約，乃棄其蠻力橫行之局而入於法律範圍之中矣。此為當日政治論之中心點，而各家所以說明之者，不一其途。學者中有贊成專制者，謂有此契約以後，各個人以其固有之權，交託於一人，此專制政治所由以成也。有謂各人以其固有之權，交託於社會全體，而各個人仍不失其為主人翁之權利，此民主政治所以成也。有謂此契約之內容限於人治社會之成立，至於君主人民之關係，則視其國法之所規定者而定，此君主立憲說之所由來也。同一契約說，而各人持論之各異如是，以契約說本為冥想中所假定，為當時之一種口頭禪而已。試略舉各家之說，以為比較之資。

霍布士之意，以為人類在野蠻社會中，乃一切人對一切人之戰爭，欲去此戰爭，惟有造成社會中之共同權力，以各個人自身之權與力交託於一人或一會議中之人，然後化此各個人之意志以成惟一之意志。此多數人乃合於一人之身，而有全社會之安寧。依霍氏之說，所謂契約者，不啻各人同意於放棄其權力以奉諸一人，故其結果為一人之專制。

盧騷之意，各人同意於此契約之日，是以各人固有之權力交付於社會全體，非以其權力

奉諸一人。社會既成之後，各個人更自社會全體收回其固有之權利，因而彼仍不失其爲社會中之主人，即不失其爲主人之最高主權。故同意於契約者，所以成此社會也，社會既成而仍不失其主權者，則社會之最高權仍操於各會員之手，此國家主權屬於國民全體說之所本也。

陸克之說，將契約分爲兩段，第一段則放棄自然狀態而入於人治社會，此爲社會造成之初步，尙無治者與被治者權力多寡之可言。第二段則全社會各派代表，相與議定，曰君主權力幾何曰貴族權力幾何曰平民權力幾何，此則設立政府之行爲也。凡屬身政府者，其權力爲全社會所授予，故政府之所爲不當，全社會得而易置之，是謂第二段之所爲仍爲第一段之行爲所支配者也。

吾人欲知斯賓挪沙之契約說，不可不先知斯氏之哲學與其政治論之關係。以上盧騷，陸克，霍布士三氏之中，盧騷氏之生世較後，其哲學已屬於反啓蒙時代，故不可與霍氏輩相提並論，霍氏爲唯物主義者，好以物理上之機械律用諸政治論，陸氏爲經驗論者，其政治論中初不見其哲學原則之支配力量，至於斯氏則異是，斯氏爲汎神論者，神與自然不能離而爲二，心與物不過同一體之二態，則其政治學中自不能不求一澈始澈終之原則以貫串之，是曰自然，或曰自然主義。全宇宙既不能分爲二曰物質與精神，則人類之政治，自不能專以物欲爲之支配者，如霍布士之所云，亦不能以精神爲之支配者如黑格爾之所云，於是求一一貫之原

則以說明人類之由自然而入於人治，自爲斯氏哲學中至要之任務矣。

斯之契約論，非不認自然狀態與人治狀態之二分說，然其所以說明之者，不採以上三氏斬釘截鐵之分段之法，而另有一一以貫之之原則，曰人類生存之動機，在去危而就安，在舍大害而就小害，或在舍小利而求大利，合而言之，不外人類天性之自然。雖斯氏學中仍不免於情欲與理性之對立，然以爲理性之所求，不外去危就安，去害求利之比較，故其爲自然則一耳。

斯氏視自然狀態與人治狀態，不過同一自然之兩面。其言曰人處自然狀態之中，爲盲目的情慾所支配，彼此相處之間，惟有怨怒，嫉妬與仇恨，則個人生活之不安，莫此爲甚。人類處此狀態之中，須以一己之力應付一切事物，自表面觀之，其權力甚大，自實際言之，其權力甚小，何也，其平日生活無一刻不在危疑震撼中也。於是爲身心兩方之安全計，乃有人治社會或曰國家之組織，聚一定之人民，居一定之土地，造成保衛力以阻止外來之侵犯，議定公共法律，以範圍各人之權利與義務，於是各人受治於同一意志之下，而政府成矣。依斯氏之意，所謂契約，非真有一各人簽字之合同，乃各人心理上之去危就安之動機實使之然。自然狀態中，爲情慾爲各個人無限之權力所支配，人治社會爲公共意志爲上下相維之法制所支配，此二者之安危所由以別也。

人類受治於政府之下，豈非各人之權力因之而減縮，則權利即力，或力即權利之說，不適用於人治社會矣。斯氏曰不然，蠻力橫行之自然狀態，爲神之威力之所顯，秩序井然之社會，亦同爲神力之所顯，二者同出於神，而人獨舍彼就此者，以人類在秩序社會中所享之權力更大於自然狀態中所享之權力，自然狀態中之權力，名大而實小，人治社會中之權力，名小而實大。此斯氏權利即力說，貫澈於前後兩狀態中而無或稍變者也。

斯氏學說中情慾與理性相對待，然其所謂理性，與康德，黑格爾之所謂理性不同，不過比較利害大小之心能耳。其意以爲人類之生性，不外於於兩害之中取其輕，兩利之中取其大。破壞合同之利小，入獄受刑之苦大，此人類所以勉守合同，以免於身陷囹圄也。而國家組織之動機亦復如是，自然狀態之中，各人單獨應付各事，其苦大，人治狀態之中，由政府代爲應付，其苦小。其所謂理性，不外苦樂比較之計算，故譏斯氏者，謂斯氏心中之國家，不過市儈圖什一之利者集合之場耳。此蓋歐洲啓蒙時代之徵象，以爲一切事物，皆可以理智推算而得，至於不可測度之情感與意力，則啓蒙時代之哲學家所未見及焉。

斯氏所以處置自然與人治二態之交替情形者，視霍氏與盧氏爲澈底。霍氏以爲自契約成立之後，各個人之自然權利消滅，一切權力屬於專制帝王，是自然狀態之權利因人治狀態而消滅也。反之如盧騷氏認爲各個人仍在社會之內仍保留其固有權利，是人治狀態可以因各人在

自然狀態下之權利而消滅也。斯氏立論則異於二氏，彼以爲自然狀態下之權利，初不因人爲之契約而消滅，因人治狀態乃自然狀態之繼續或曰第二步，人治正所以實現自然之權利，初非以人治消滅自然也。然人類在社會狀態之下，非絕無限制，其所限制者，非自然狀態下之權利，乃自然狀態下之危害，換詞言之，去自然狀態下之鬥爭，而求人治狀態之安全耳。如是契約既成之後，不容再本其自然權利以消毀此社會，如盧騷所想像焉。此乃汎神論之立場，所以有此不一不異圓融通澈之政論也。

斯氏有關於治國亂國之論，足發人深省，茲併述之如下：

政府善惡之分，因國家之目的而定，國家之目的安在，曰人民之安居樂業。故世界中最善之國家，即人民之和好相處，而樂於謹守法令者也。一國之內苟有變亂，內戰，狎侮法律，毀壞法律等事，是非人民之不良，而政府之不良有以致之。蓋一國內之人民，非天之所生而人之所造者也。人類之情欲大略相似矣，乃甲國之中，惡行多而善行少，乙國則反是，此必以國家之輯和其人民者有未至，分配人民之權利有不均，所以制定其國法者有未當耳。夫一國之內，叛背之患未除，內戰時生，毀法之行時現，則與人類處自然狀態中日以不保性命爲懼者何以異乎。

執斯氏之言以衡吾國，則吾國尙在野蠻部落之生活中，不得謂爲國家焉。

第五，思想與言論自由之擁護

人類既入於人治狀態，斯國家不能無最高主權，固斯氏所同意者也。然謂既有國家以後，個人之權利，一概放棄，若不容有絲毫之自由者，則斯氏與霍布士氏相反，而與陸克氏相類矣。國家觀念有古今二潮流之分，古代希臘以爲全體先於部分，故國家之地位重於個人，近代反是，以爲部分先於全體，故個人之地位重於國家，此個人地位之承認，實爲近世文明之新潮流，而斯氏與有功焉。

斯氏以爲人治社會既成，各個人雖受治於政府之下，要不能并人之所以爲人者而一概放棄之，何也，他人之恩我者，國家強我報之以恨，不可得焉，他人之仇我者，國家強我報之以愛，亦不可得焉，此可以知人之所以爲人，必有其不能移讓之權利，伸言之，此權利範圍之內，非國家主權所得而侵入者也。

斯氏於其宗教政治論中，特闢一章，論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之必要。斯氏以爲人之所以爲人之價值，在其判斷在其理性，判斷與理性之不容壓迫，猶之好惡愛憎之不容壓迫也。一國之內惟有思想言論之自由，而後有真道德真學術。各人之所思在此，所言在彼，則誠信之風掃地，惟逢迎阿譽是尙，則以無自由之故，因而真道德衰亡矣。因理智之辨，而有真僞之

分，所認爲真者不容發表，所認爲僞者獨爲政府所讚賞，則以無自由之故而真學術衰亡矣。此可以知一國風氣與自由的無阻礙的判斷之關係何如矣。斯氏有言曰：

國家之目的，非以人類爲動物爲機器，在乎使人民得遂其身心兩方之發展與自由的理性之使用，且免其彼此間之怨恨與欺詐，一言以蔽之，國家之大目的在自由而已。

然個人之自由，限於思想與言論，不得推廣及於行爲。政府之法令，有不合乎各個人之意見者，在講堂之上批評之而駁斥之可焉，若鼓動羣衆，使之反對國家則越乎言論自由之範圍矣，蓋辨析事理之是非者，是思想家也學者也，以鼓煽羣衆爲目的者，是煽動家也叛背之徒也。爲國家治安計，對於煽動與叛背之徒，非加以處罰不可，蓋斯氏確認言論之自由，以國家治安爲限界也。

斯氏重視自由，故贊成民主，而反對君主專制。彼以爲自表面觀之，若專制固易於保持統一與安寧，實則專制國之安寧乃昏聩耳死氣沈沈耳。獨自由的民國乃有活力有生氣，以其各個人身心之發達，他國莫能及焉。

自上文所言觀之若斯氏尊重理性尊重自由，已含棄其惟實論或權力論而走上惟心論或道德論之途徑矣。然而非也。斯氏之意國家所以不應限制言論與思想之自由者，非以其不當爲，乃以其無力，蓋國家限制人民之思想，則人民必起而反抗，非出於革命行爲不止，故斯氏

之贊成思想言論之自由，仍不離其「權利即力」之立場。

論 贊

斯賓挪沙，古今大思想家之一也。其系統偉大，其思索澈底，以宇宙現象歸之於一源，必物二者在笛卡兒氏認為難於合併者，斯氏名之曰同一體之二態，因而無所謂內在與外在，無所謂精神與物質之分，所謂統系之偉大者此也。既已認定理智之重要，則以數學方法應用於全宇宙之最高原理，即人類之意志，亦同立於因果律之下，不許其有衝破此鎖練之自由，所謂思索之澈底者此也。若其尊重理智，表彰客觀，尤與當代羅素及惟實主義的哲學家為近，故美人哥亨 M. Cohen 謂斯氏理想與美之杜威英之羅素為近，誠然矣哉。若夫赫克爾氏好引用斯氏之言，目之為唯物的一元論者，實曲解斯氏之言，不可不明辨焉。

再 版 法國十八世紀思想史

彭基相著
定價六角五分

是書初版早已售完，現由著者自己印行再版。全書共分六章：（一）引論，（二）宗教，（三）哲學，（四）道德，（五）政治，（六）結論，將法國十八世紀各方面思想敘述極詳，研究哲學及歷史者，均不可不讀。

代售處

北平西單神州國光社北京大學
出版部北平圖書館著者書店。

神州國光社新書報告

自然辯證法	恩格斯著 杜畏之譯	實價一元六角
柴霍甫評傳	米哈柴霍甫著 陸立之譯	實價四角
愛的巡禮	朱雲影著	實價三角
都會雙曲綫	林房雄著 石兒譯	實價三角
太平天國革命史	張霄鳴著	實價七角
財政學研究	A C Roger 陳漢平譯	實價一元二角
美國社會勢力發展史	西門士著 王雪華譯	實價一元
政黨概論	楊公達著	實價六角
托羅茨基自傳	劉鏡園譯	實價一元二角
辯證法還是實驗主義	李季著	實價五角

現代戀愛批判	辛克萊著 錢歌川譯	實價四角五分
基督教之基礎	考茨基著 葉啓芳湯浩譯	實價一元八角
資本論大綱	高昌素著 施復亮譯	實價一元
國際之理論與實況	蠟山政道著 余漢華譯	實價七角
國際經濟政治年報	經濟政治 批判會編輯	實價一元五角
戰時日記	王禮錫著	實價九角
國學概論	王易著	實價九角
中學時代	林疑今著	實價三角
農民小說集	朱雲影譯	實價三角
理想良人	王爾德著 林超真譯	實價四角五分

地址：北平宣內甲九二號

電話：南局五五六五號

菲希德對德意志國民講演節本序

瞿菊農

一八零六年法普戰爭；普魯士大敗，連柏林都在敵人手中。那時有一位大思想家，深信德意志民族的精神的能力，深信德國的復興在民族精神的喚起，在新教育的提倡。從一八零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起到明年三月二十日，每星期日晚間在柏林『對德意志國民演講』。這就是菲希德的講演。當時的法國軍隊或者以為這不過是哲學家空談愛國，沒有多少關係。但菲民自己『以身殉國之志却已早具決心。故其日記中自記：余之所求者，國民之奮發自勵而已，個人之安危不足計焉。使我因演講而死，則我家族，我兒子得一殉國之人以為父，此乃無上之光榮焉』。因為有這種正氣，所以這幾次講演能為德意志民族開一條復興的路，提醒了他們的自信心，激發了他們的自尊心，創造成德意志民族的新生命。

菲希德眼看着國家的危險，民族的失望，知道非復活德意志民族的精神道德，不能抵抗外來的壓迫。他以為政治上的腐敗，政府的懦弱，造成『完全罪惡的時代』，不能說是那幾個人的罪惡。根本原因是國家對於國民沒有道德的訓練。人人的行為動機都是自私自利。只有對全民族有新的教育，民族才能有新的生命，才能抵抗侵略，雪恥救國。

對德意志國民演講有兩個主旨，一是提出德意志民族固有的長處，要在這基礎上建設新

國家，並且確認德意志民族有復興的必要與可能。一方面指明民族復興的途徑——教育。菲氏以爲一民族的復興必須有其自由的活的民族精神，能夠聯合起來，向整個的希望努力。他以爲德意志的民族是純粹的，德國語言文字是最有生命的，德國人是有獨創的思想能力的，德國人是有深摯的宗教信仰的，由此可見德國民族是自由的是有生命的。德國人應當自尊，應當自信，要努力實現其可能，完成其使命。但如何才能實現此無限的可能，如何才能完成此偉大的使命？只有靠一種新的教育。

菲氏所要求的新教育是針對他當時的教育說的。他認定當時的教育有兩種大缺點。因爲有這兩種缺點，決不能完成復興民族救國建國的願望。這兩種缺點是：第一當時的教育不曾顧到生活的根本。只是對個人的部分的訓練。教育完全不曾顧到意志的訓練。教育家對於教育的目的——道德——沒有深切的認識。教育所激發的是感官享樂的動機，而不曾顧到道德的動機，於是造成自私自利的個人，忽略他對於團體的道德責任。理知的教育，也只是死文字的傳授。第二種缺點是當時的教育只顧到一小部分的人，不是全國的國民教育。即此少數人的教育，也是『升天的教育』。在這種教育之下，國民的生命毀滅，國家的生命危險。因此：『就今後與將來言之，吾人苟希望國家方面能一新教育之面目，惟去舊日教育之根本觀念而代之以新觀念』。要創立新教育以造成新人類。

菲希德的教育論最重要的來源自然是要爲德意志民族造新生命，找出路，找生路之一念。其道德的勇氣，熱誠的精神使他能指出一條路來。但在思想上亦未嘗不可找出他所主張的教育內容的淵源。最重要的是倍斯泰洛齊，盧梭與康德。

菲氏在對德意志國民演講上，對倍氏備極推崇。菲氏與倍氏都是人類的教育家，他們都要用教育來創造新社會秩序，都要用教育來「養成人之所以爲人之完全人格」。他們所謂教育不是少數人的，一階級的，而是全民的。人人都應當得到道德的自由與獨立。人之一生應該是人的各方面的自由發展。他們對於當時教育的批評亦一致，以爲當時的教育不能影響學生生活的深處。都主張根本改造現行之教育制度。他們在教育上都主張教育最重意志力的陶冶。因此，教育的目標或者說是人生行動的標準是道德。然而道德必須以自我活動爲準程。於是自我活動的教育才是真教育。

倍氏與菲氏都是有獨創力的思想家，然而有些地方却應當注意。倍氏到底是一個實際的教育家，而非氏究竟是哲學家。一方面注重的實際的效果；一方面注重的是最高的原則。即如兩方面都以道德品性的陶冶爲教育的目標，但倍氏所謂道德是主觀的，而非氏是客觀的。在菲氏的道德哲學之下，道德品性的目標是社會的是人類的，在這對國民演講上是爲國家爲民族的。但「只有靠教育才能救社會，革新社會」是他們共同的信仰。

菲氏在楚里墟時候讀盧梭的愛米耳。盧梭主張自由，以爲人性本善，主張自勵。這些觀念在菲氏的演講裡都有明顯的表現。康德對於菲氏的影響之深切是菲氏承認的。在教育上菲氏似乎是補足了康德的學說。康德說人必須要教育才能成人，但這是就個人說的。菲氏則以爲教育不能不顧到社會國家。要「使之成爲共同的全體，此共同的全體中之各分子，感覺有同一大事在其心目之前」。要「養成人民堅強不移之善意」，這是「保存……民族生存之唯一方法」。是「喪失獨立之民族所能運用之唯一方法，所以自拔於滅亡，而躋于生存」。由此可見菲氏是在民族團體的立場上主張新教育的。在這一點上也可以說是補足盧梭與康德。

菲氏說：「一切教育以造成堅貞強固之品性爲宗旨。堅貞強固云者，不屬於遷變之境，而有舍此無可他求之氣象。不以堅貞強固爲宗旨者，非教育也，是無目的之遊戲而已」。又說：「我所提議之教育，即求一種良法，以養成人民堅強不移之善意而已」。而「所以發達此愛善心者，惟在於發達兒童之自動精神。此自動精神顯於所成就之外物。既有物爲對象，而此物又爲心力成就之表現」。新教育的最後目標「非徒此世界人類社會之一員，以人生數十寒暑而已焉，彼乃超於現社會之上，……以養成學生之人格爲務，……使之窺及此永久之精神生活聯鎖」。

由此可見道德的行爲既是人生最終的職務，教育的目的只有道德，然而道德不是退隱，

更不是追求物質的快樂，而是一種努力，一種活動，一種奮鬥。是為國家為人類而向上奮鬥的活動。這種活動是自覺的，是獨立的，是自發的。最高的道德是責任的完成。

為要達到這種目的計，依菲氏的主張，教育的行歷，可以說是理性超過自然的活動。教育的內容是道德上，心理上，身體上，與宗教上的發展。道德教育是一種實際的訓練。養成自由的活動。但道德行為更須是自覺的，是依照觀念的行為，心理的訓練，其效用在此。「學生思想之中不可不構成一永久精神生活界之圖形。」心理發展是道德發展的一種方法或條件。身體的發展，必須與心靈的發展，相依並進。陶冶訓練成為道德發展的工具。個人不僅是國家生活社會生活之一員，更是永久精神生活連鎖中之一環。凡顧到人格全部發展的教育，不能不以宗教完成其教育。

菲氏所主張的新教育，不是為某一特殊階級的，是普遍的國民教育。所以他說要「以此新教育適用於德國中之各人，絕不許有例外。新教育者，非階級教育，……而真正之德意志的民族教育也」。「苟國家擔任此教育，則以普及此教育為第一義，橫盡東西，豎盡南北，無一人民可以立於教育之外者也。」只有教育能拯人類出於野蠻，惟有教育乃能造成新人類」。

新教育有辦法沒有？依菲氏的主張，倍斯泰洛齊的教育藝術，可以實現他心目中的教育

。亦必須如此，才能救國建國。菲氏在他的愛國譚話上說：「在沒有教育的一種藝術之先，已有多少關於國民教育的說話。現在我們已有此藝術（指倍氏的教育法言）了。國民有此教育即可以建立國家。同時這種教育是最高國民教育」。國家有了這種教育之後是「絕對不能失敗的」。

至於菲氏的影響之長久深遠，更是歷史的事實。倭伊鏗的摘要，君勸之繙譯此摘要，就是很好的證據。即就德國教育本身而論，菲氏的影響亦極大。他的講演激發了德國人對教育的信仰，引動了教育革新的出路，最要緊的是他的勇氣與精神，感動了德國人的自信心，這就是最深厚的教育效果。德國國家教育制度之完成，他的思想有很大的力量。在教育思想上，一方面，倍斯泰洛齊是他介紹給德國人的。一方面，佛洛貝爾，封勞默的教育努力乃至於現代德國的民衆高等學校（Volkshochschule），全體學校（Einheitsschule），工作學校（Srbetisschule），都是在菲氏精神的影響之下的組織。

菲氏的演講，可以認爲不僅是對德國人的演講，而是對人類的演講，尤其是國家危險與他當時的普魯士相彷彿的國家，應當在他的講演裡得到感動，得到安慰，得到努力的方向。他的演講，「對於慘敗者，鼓其勇氣與希望，對於愁苦者予以歡欣，對於悲不自勝者，有所

以慰藉之。各人不至因慘痛而抑鬱無聊，各人有追求事物真相之熱心，且有應付當前之難問題之勇氣。」

中國現在所處的國難，可以說是歷史上向來沒有的。但我們回顧我們偉大的文化，燦爛的歷史。想到我們堅韌勞苦的國民。想到四千年來為民族擴大進展努力的先民，為民族生存努力而犧牲生命的先烈，乃至於在淞浦抵抗，在白山黑水間轉戰的國民所流的鮮血，我們應該激發我們的自知心，自信心，自尊心，努力創造我們的前途。我們要痛自檢點我們的過失，改造內心，提高民族的自信力。

這是君勳繙譯這本摘要的主旨。我希望凡讀到這本譯文的讀者，在未讀本文之先，先想一想現在的國難。讀本文的時候，不要忘記我們民族的燦爛莊嚴的過去，自信我們有光明燦爛的前途。再「在共同的基礎上，集合其同宗旨之人為一體，在此中心點上乃生惟一的，繼續的，不斷的愛國心火。逐漸蔓延，廣及於四境而靡遠不屆」。凡「誠心愛國者，應立即下一決心，由自身執行之。……今後之能否由惡而善，皆決於吾人之自身，天下決無有善境之來而不出於吾人自身之努力者」。要人人有舍我其誰的勇氣與決心，我們才有前途！

我們努力的方向，只有從現在起努力於新教育，真教育。因此我們特為介紹菲氏教育思想之傾向，以為讀菲氏「對德意志國民講演」的準備，更願意鄭重將這本書介紹給讀者。希

望人人見到教育之重要，而自下其努力之決心！最後我們引菲氏兩句話——值得我們不斷的思想的話——介紹他的『演講』。

『吾人今日不能爲積極的抵抗，此人所共認。……如今之赧顏人世，爲天下所非笑，負怯懦與偷生之重謗，吾人其何以自解乎。所以自解者，只有二途，一曰以奮不顧生之一念，證之於事實。再則曰以下代之善良種子之播種者自居，且希望此種子之根株深固耳』。

『苟君等而亦喪失其靈明，則人類所以自振拔之希望，亦因而喪失；君等之墮落，亦即人類之墮落，而世界之再造，從茲絕望矣！』

菊農瞿世英

靈 燄

曹葆華著
定價四角

這集詩如一炬突起的烈火，燃燒在蒼莽的原野。它閃耀着輝煌的想像，蓬勃的情緒，與生命裡博大的勢力。它將餉與讀者的，不是哀婉的纏綿，歡欣的陶醉，而是靈魂向更崇高，更深遠處企求的呼聲。

北平
上海
新月書店發行

素羅堅與愛特華茨革命論之比較

黃兆臨

大綱

一，革命之定義——1，革命一詞用法之錯雜——2，素氏的革命定義——3，愛氏的革命定義——4，二氏的定義之比較——二，研究的範圍及方法——1，素氏的研究範圍及方法——2，愛氏的研究範圍及方法——3，二氏的研究範圍及方法之比較——三，革命之分析——1，素氏的革命觀——a，革命的起因——b，革命期中各種行為的變態——c，革命在人口質與量上的影響——d，革命期中團體結構的變形——e，革命期中社會其本功能的改變——f，革命的反動——2，愛氏的革命觀——a，革命的起因——b，革命發展的徐緩——c，革命形成中的主要徵象——d，革命的爆發——e，激進派的得勢——f，社會常態的恢復——3，二氏的革命觀之比較。

「革命」這名詞在我們的耳中真是爛熟而且混沌得有點討厭了。在外國，Revolution 這「」字的用法也是一樣的錯雜。本篇既以革命為討論的中心，我姑且先把這個背景複雜的概念稍為解釋一下，以此當作本文的小引。美國 Iowa 大學教授 Dale Yoder 在他的 'Current Definitions of Revolution' (註 1) 那篇文章裡曾經把過去革命一詞的各種不同的用法歸納起來，共得以下三大類：(1) 革命——政治的變化現象，特別是指政權的轉移；(2) 革命——

「任何的社會突變，政治的，經濟的，宗教的，學術的……」（3）革命——社會根本秩序的變動，包括社會生活的各方面。Yoder氏自己對以上三種的用法都不滿意，他以爲在這些所謂革命現象的底裡——也可以說社會結構的底裡，有個東西叫做社會態度（Social attitude）；這個東西的改變是上述各種革命的總因，所以革命一詞應該指此而言，而前人一向所說的革命不過是此種變遷的向外暴露罷了。至於社會態度（或價值）的變遷，那是因爲傳統的社會制度未能隨着社會環境變遷的緣故。

這以上各種定義那個是比較妥當，這裡姑不討論，現在且看素愛二氏的革命定義何如：素氏自己在他的書裡第一章曾說過：他打算在許多革命定義以外，再加上他的一個，那樣做結果只多添一個形式的概念，無補於實質的研究。可是，素氏雖然在書裡沒有明文立下他的定義，我們在讀完全書之後，却也不難想見其定義的性質的梗概。從他所舉爲研究對象的各種革命的性質看來，他的「革命」是狹義中的廣義的。何以說是狹義的呢？因爲他的革命並不是指一切的突變；何以說是廣義的呢？爲的是牠也不限于政治的或經濟的突變。在他，最澈底的革命就是最深入，最根本的社會變動，而這種急性的變動是與慢性的，常態的社會演化相對立。素氏將美國獨立革命與1918年之Czecho-Slovak革命攝之於研究範圍之外，他自己曾聲明過，說是這二者不能算爲真正的革命，不過是一個社會對另一個社會的戰爭。

這又可見素氏腦中的真正革命便是通常所謂「社會革命」(Social Revolution)了，雖然他書裡所研究的許多歷史上的革命未必都合乎這個原則。

愛氏在他書裡第一章曾提出一個他自己以為較可適用的革命定義，原文如下：“A Change brought about not necessarily by force and violence, whereby one system of legality is terminated and another originated.” (註二)在他看，變動是一切社會的本質，但變動的方式與速率則彼此不同；革命亦不過變動方式之一種，因牠的作用，某種法定的制度致被推翻，同時另一種制度却被採用，但其中並不以武力與暴動為必要的條件。所以愛氏的革命定義是很廣的，凡宗教的，工業的，政治的，經濟的都算。

這上面兩種定義雖算還不十分完全，但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素氏所指的革命是常識上所說的革命——指暴烈的，急遽的社會變動，從爆發到結局而言；與平靜的，漸進的社會演化相對立。這和愛氏的看法很相左：愛氏既把革命看作一種過程，那麼從遠因到結局間的各步驟，各階段都是革命過程的本部，不能單以革命爆發後的現象為革命。換言之，愛氏不惟不以革命與演化相對立，反而說革命亦不外演化洪流的一種方式罷了。這個差異雖然只是定義問題，那却却根本的影響到二人研究的注意點之不同。關於這一點請看下文即可明白。

要深刻的了解和比較二氏的革命觀，必須先知道他們立論之所由來，換言之，即各人的

研究範圍與方法。素氏的研究範圍很廣。除了東亞各民族的革命，美國獨立革命，及Czechoslovak 革命外，凡歐洲古今的各大革命，如古代埃及的，波斯的，希臘的，羅馬的革命；中古的革命；十七世紀英國的革命，1848年的德國革命，1789，1848，及1870年的法國革命；十七世紀的，1905，及1917—24年的俄國革命等都曾涉及。但因各革命在史料上，性質上，時間長短上，影響深淺上之種種不同，而作者所涉及的程度也相去甚遠。素氏為俄國十月革命之目擊者，且因這個革命在歷史上意義之重要，故為素氏所最着重。這是關於範圍方面。

素氏的研究方法，據他自己聲明是採取自然主義者的態度，立論處處根據事實，儘量枚舉例證，以表現實在情形為目的。想把過去許多在不同時代及各種民族中所發生的革命，加以研究，看看革命的普通和根本性質是什麼。他以為歷史現象是重複的，革命這悲劇亦時時要重演，雖然時空有不同，演員及觀眾亦各異。素氏又以為對於歷史事實的判斷，當代人比後代人更來得準確，因為直接經驗比間接經驗好，當代觀察者可以利用同時代他人的經驗，以補充，並糾正個人之經驗；此亦素氏特別注意俄國革命的原因之一。分析俄國革命可以得許多暗示，幫助了解其他的革命。素氏是用綜合的方法，找出各次革命的共同點，把牠們集合起來成為革命的特性。作者先分析人類行為的本性，使讀者看清了人類行為的真面目以

後，才開始次第說明革命期中各種行爲之變態，人口質與量兩方面之敗落，羣體結構之變形，及社會重要功能之破壞。最後才說明革命的近因。作者在每章章首先把章中的大意提綱挈領地說出，然後便證以歷史上的事實，有統計材料可用的，亦會引用。這是關於研究方法方面。

愛氏的研究範圍可以說包括四大革命，即：十七世紀之英國清教徒革命，1776年之美國獨立革命，1789年之法國革命，及1917年之俄國革命。其他的革命只有時偶爾提及。作者以爲雖然他所研究的革命爲數太少，但這四大革命很可代表其餘的革命，因爲這四大革命在性質上，國別上，及影響上的差異很大。作者將革命分爲三種：（1）失敗的，（2）中庸的，和（3）成功的，他所研究的革命是最後這一種。

愛氏把革命認爲一種漸進的社會過程，而構成這過程的各階段，如起因，經過，結果等，都有牠們的特徵。愛氏亦以綜合的方法，從那四大革命的史料中抽出共同的特徵，目的是在闡明革命從起因到結局，是怎樣地進展，故名其書曰「革命的自然史」。他書裡的表現方法也是先說出他的論斷，然後引史事爲例證，先從「革命與進化」說到革命發展之徐緩，再由最初期社會的不安的現象，次第說到較顯著的革命徵候，經濟的動因，社會的狂熱，革命的爆發，激烈派之得勢，恐怖時代之降臨，一直至社會常態之恢復爲止。

就研究範圍言，在量的方面，素氏所研究的革命則比愛氏的多，而愛氏雖只論及四大革命，但于四者中却比較的能平均注重。美國革命爲素氏所擬棄，而爲愛氏所採取，此處又可表示二氏對革命觀點之稍異。

就研究方法說：素氏是注意橫面的研究，而愛氏却注意直面的研究。素氏雖亦考究革命的原因，但其討論中心仍在革命爆發後的個人與社會各方面之轉變，對革命爆發以前之種種遠因及徵象，則未曾顧及。並且，他自己說過，他所研究的革命原因祇是直接的近因罷了！不過這近因亦非指導火線。愛氏却不然，他溯到革命的遠因，往往遠在離爆發期三四代以前，從那時起不斷地觀察一切革命徵象的遞演，一直到革命過程的終結爲止。

現在我們討論二氏革命觀的本身。以下所說的革命，當然不是某特殊革命，而是從許多特殊革命中由分析與綜合得來的典型的革命。

素氏認爲革命的近因是社會上多數人的本能或各種基本慾望被壓迫得無法滿足。但這爲何會引起革命呢？要明瞭這個須先認識人類的本性。人類心理好比有兩層建築：下層建築是本能或非交替反射——重要的如食，色，個人與團體的保存，自由，私有財產等是；上層建築是習慣或交替反射，習慣是本能的約束者，多是在社會環境中習得的，能使個人適應社會，使本能慾望既可得到滿足，同時又不至損害社會。所以在常態健全的社會裡，各個人的本

能慾望只能在某種條件或方式之下尋求滿足，社會秩序因而才能够維持，此乃人類經長時演化的結果。但是，一旦社會上多數人的基本慾望若被壓迫——自然所以被壓迫亦必有牠的原因，不過素氏却置之不談——大家的行爲便開始急遽地變化，尋求出路。本能是有力的，既不能得到相當的滿足，就對着束約牠們的日常習慣爲難，使後者失却束約的效能，讓本能慾望自由行動。換言之，即行爲上的上層建築宣告崩潰，下層建築開始亂衝，也就是人類返於獸性的表現。可是，當舊習慣崩潰的時候，許多新習慣立即習得，而這些新習慣非但不約制，且反而慫恿獸性的活動。這種行爲的變態一到普遍化之後，暴烈的革命是不能避免的了。基本慾望自由行動的趨向，勢必至于用暴力推翻現社會制度。但暴動能否成功還要看一般擁護舊社會組織的人有沒有能力鎮壓牠。暴動屠殺的進行愈使社會瘋狂，事態擴大，人心鼎沸，大衆行爲愈陷入迷途，破壞性亦隨而增加。現先將革命初期各種重要行爲的變化，分別的說一下：

(1) 言辭反應 (Speech Reaction) 的變化——在各種習慣中，言辭反應最先變化。許多舊觀念，舊信仰被打破，大批的口號，標語，理論，和主義等一一出現。革命羣衆既可利用牠們去掩飾醜態，又可以標榜牠們去互相號召，作爲行動的理智根據，然後才名正言順。人是有意識，能思考的動物，所以獸性的衝動必須用種種美麗的語言來美化牠，然後才足

以自欺欺人。所以新的言辭反應無非是助紂爲虐，並且可以從中看出他種種行爲的變態。

(2)「所有權」反應 (Reaction of Ownership) 的變化——平時人們對於財產事物，都有很嚴格的你我之分，不相侵犯，一到了革命時期，大家腦中所有權的觀念便失去了約制的效力，這使物質慾被壓迫的窮人們開始不顧忌的去其他人之產，同時在革命的氣氛中，一般富有階級的保護財產，據爲私有的心理也轉爲薄弱。

(3)性的反應的變化——性慾本是人類最強烈的本能之一，平時社會約制牠的方式也特別多而且嚴。在人心與制度總崩潰的當兒，性的行爲的變態，自然是必然的現象，如種種性的罪惡之增加，性的疾病之流行。

(4)工作反應的變化——人類爲生活計，平時不得不賣氣力，甘心工作，而同時社會又有責罰，報酬，倫理，宗教等的作用，使得大家不流于怠惰。但革命的降臨，既破壞這些作用，又向工人作種種不利于生產合作的宣傳，且把許多精力轉而空耗於鬥爭中，結果社會經濟生活只有破產。

(5)服從反應的變化——社會秩序之所以能够維持，一大半是靠着威權與服從的作用。在革命暴風雨之將來時，這種作用即開始變化，如工人打倒廠主，國民推翻政府，子女逆違家庭等，使整個社會陷于混亂的狀態。

(6) 法律的，道德的，宗教的，美術的……習慣之變化——這許多文明人的品性又因受革命的影響而層層敗壞。屠殺，犯罪，搶奪，賄賂，殘酷，敲詐，怠惰等行爲之普遍化；宗教的迫害；自由的剝奪；及價值標準的倒轉等，都是革命中的社會所必演之慘劇。總之，革命是驅使社會走上毀滅的道路。

除了上述各種行爲的變態外，人口成分的質與量兩方面都受不良的影響。因爲戰爭，慘殺，災荒，疾病，破產的結果，死亡率因而增高，生產率因而降低，婚姻率亦降低，——除非那特殊形勢是利於結婚的人，但在革命期中產生的婚姻多是暫時的——這是人口量方面的減少。以質方面說，革命刀下所犧牲的常是社會上優秀強健的份子，非在戰爭被殺戮，即被放逐流亡國外，所漏網的則是大多數無能的，柔弱的，醜劣的羣衆。健康與經濟的破產又使所剩餘的人口更其劣化。

不但如此，社會羣體內部的結構也跟着變形。我們這大社會本來是許多團體構成的，這些團體平時是很鞏固的，個人在團體間的出入與升降，都受很嚴格的標準與規律所支配。團體成分量的方面也有限制。一到了革命時期，一切團體根本動搖，平時的規律與標準也大都失效，團體的解散與成立也比較容易。一個人在很短的時間內可以改換多種的職業。個人地位身份的升降和團體成分的質量的標準，都漫無限制，即有新標準設立，亦必不近情理。在

那混亂時期只有三種人最合格，最適應：（1）激烈份子，（2）武裝份子，（3）投機份子。

此外，革命又改變基本的社會功能（Fundamental social functions）：（1）政治生活——政治極端的專制化，暴虐化，社會生活各方面全受干涉；除統治者外，個人毫無自由可言。（2）經濟生活——一切經濟活動既受政治權力的支配，人民生產動機無從作用，加以疾病，戰爭等惡劣的影響，全國經濟狀況非陷于破產不可。（3）精神生活——教育文化機關多被破壞，優秀人才則橫遭摧殘，學術思想上無所謂自由。大家因心理變態，莫辨是非，社會上只充滿着謊誕高調的標語口號，思想狂躁簡單得可怕。

革命暴潮的橫決是以上述各種變態情形互為因果。橫決的程度如何要看所種的前因與事態的擴大及影響如何。說到這裡，我們的討論必須稍為轉個方向，因為素氏把革命過程分為前後兩期——或二個階段：前期是從革命的爆發到革命集團的得勢；後期是從革命集團的得勢到社會常態的恢復。他以為無論革命勢力能否成功，革命過程的第二階段總是反動的，現在且看他所說的反動的原因及反動時期中的情形：

革命後期的反動之所以不能避免，理由很簡單：革命既是因本能慾望被壓迫而起，那知革命的開展非但無補于事，反而使情形更加惡劣，到處是混亂，饑荒，時疫，慘殺，由是各

本能慾望變本加厲的更被壓迫，在那不可收拾的局面，除設法恢復秩序外，再無其他的辦法。並且經過一時的瘋狂與騷動，弄得大家精疲力竭，再加上自然環境的壓迫，到此實不能不整個的幻滅了。由是，隨着來的是普遍的麻木與困頓，欲求革命以前的狀況而不可得了，所以只要誰能維持秩序，誰都不受反對，其實誰也不能反對了。當局一面爲保全自己既得的地位計，一面又爲社會客觀的需要計，勢必採用極嚴厲，極殘酷的手段，把獸性化的人們，重新約制起來，把瘋狂的社會鎮壓下去，故有所謂「赤色恐怖」，「白色恐怖」等，革命前期的橫決愈大，則革命後期的壓制手段也愈粗暴，愈無情。凡在第一階段中所失去的，有約制作用的習慣，漸漸地在鐵一般的枷鎖下恢復過來。曾經放鬆的喉舌；現在再也不能放肆了。財物人我的分別；工作的加緊；服從習慣之復活；法律的，道德的，宗教的，美術的……舊反應之更生，社會標準之再立；總之，在反動期中，除了極小部分實在不適應社會環境的制度外，其他大部分的社會作用都回到革命以前的老方式的老家去。社會漸漸從麻木的狀態中覺醒，雖則是創鉅痛深，而尙能從不可開交的局面中殺出重圍，奪向原來的路上去。所以，整個革命過程無非是打了一個圈兒。因此素氏對一切革命的估價是：若以革命爲改造社會的手段，那絕對不是辦法，革命的結果，雖然也許有些所得，但把這所得比之所失，則實如滄海之一粟。以上是素氏的革命觀的大概，以下談愛氏的。

愛氏對革命現象所注意的是：從起因到結果間，事態發展的途徑，及所經過各時期的特徵。現仍從革命的起因說起。按愛氏的意見，社會演化的方式與生物演化的方式，不無相當類似的方面。一種生物 *Species* 若演化到一個時期，太不適合他們的環境——譬如身體發育得太笨大了——那這種動物就漸漸滅亡，讓別種較能適應的生物生存下去。一種社會制度正如這演化路上的一種生物，一旦演至不適合社會環境的時候，社會就把牠推翻，換上別種的制度。革命便是一種舊制度從漸漸不適合社會環境到讓位給新制度間的一條路徑，一種方式罷了。所謂不適合社會環境者，是說那制度發展到極端，社會關係不能保持平衡的狀態，一天不能調和一天，結果是多數人的本能欲望無從滿足；由是一般被壓迫的人就團結起來推翻舊制度，勢必與其餘擁護舊制度的人發生武力的衝突，此即常識上的暴動事件。

革命的形成是一件非常徐緩而漸進的事情，真正的革命（內亂不算）非有三四代的歷史不可。因為，第一代的人們雖然開始覺得某種制度有點不好，他們却曾親見並記得那制度是有過行使得圓滿的時候，相信可以用緩和的手段來改良牠。第二代的人們縱感到每况愈下，但在聽聞中尚知道那制度確曾成功過，所以還不十分捨得拋棄牠。到了第三代，有時因為不能再忍受了，不得不把牠推翻，不過許多革命都是在第四代才發作。

革命最初期的徵象是社會上「不安」*unrest* 情態的增加，起初對於「不安」的感覺尚不

十分清晰，更不曉得原因的所在。起先不過社會上移動和遷徙的現象增加，移動和遷徙的結果又使「不安」的情態更其擴大化。一般移動的人因改換環境的緣故，思想比較解放，經驗見識比較豐富，對於他們自己不良的社會，自然會作種種深刻的，準確的，不滿意的批評。不過此時很少人會想到激烈的革命上面去。這種表現「不安」的遷徙現象只限于上層與中層階級，在下層階級則另取其他方式：如失業者，流浪人，無賴漢等的人數加多，後來的暴動羣衆一大部分是這班人湊成的。無地可耕的農民多向城市移動，社會慈善事業無法救濟，各階級作干犯科，神經病，離婚，自殺等事件驚人地層見疊出，這是基本慾望不能得到正當發洩機會的表現。人們漸漸的感覺到他們之被壓迫，對生活與環境都表示很大的不滿，喜歡新奇的刺激與動作。起先他們還無從理會病源的來處，後來才漸漸地客觀化起來。這樣抑鬱的心理是極會傳染的。「不安」和「不滿意」的氣氛到處瀰漫着，蔓延着，而且愈來愈濃厚，被壓迫的人們彼此互相暗示，互相同情，階級的意識也比較的尖銳起來。在民衆方面，他們的知識，財富，權力等都是有所增無減的，這似乎與常識的看法相反，但事實是這樣，並且這種情形是引起革命的必要條件，因為社會普通文化的進展，大眾的知識，技術，生產力也隨着進步。知識及物質生活的進步使他們的眼光，信仰，觀念，情感，習慣等一一發生變化。生活經驗上，以前之視為可容忍者，現在則不然；他們生活狀況愈改善，野心愈大，「不滿

意」和「被壓迫」的心理也加厲。這可以解釋何以許多革命都是在社會控制最鬆弛的時候爆發。革命行動是為充滿着希望的情感所驅使，而不是頹喪的表現。

有了以上種種徵兆，還是不能說革命一定要爆發。這時當局若能見其利害，施行某種聰明的挽救辦法，革命大有避免的可能。那麼什麼是革命前夕必要的徵象呢？概括的說共有三個，彼此相繼發生或同時發展，而且是互相影響的。

(1) 智識階級的左傾——約略的說，社會是壓迫階級，智識階級及被壓迫階級三者構成的。智識階級是具有轉移社會的力量，他們是決定一切社會價值的中堅份子。首先感到被壓迫的當然是被壓迫階級，但他們却不明白究竟為什麼。好容易過了一些時候，智識階級才被感染，而與被壓迫階級表示同情，一面又從事考究被壓迫的原因。祇有壓迫階級非但不明原因何在，更無從有壓迫的感覺。智識階級一左傾之後，他們不再幫助壓迫階級擁護舊制度，而且毫不客氣的暴露並批評社會的黑暗及其原因，向壓迫階級作各種深刻諷刺的攻擊。不過起初有時會誤認社會腐敗的原因為「豺狼當道」，太注意人的方面，後來才覺得根本是因爲制度的不良。爲了反對舊制度的緣故，不得不先打倒擁護那制度的壓迫階級。他們攻擊的方法很巧妙：一面提高被壓迫階級的價值，並指壓迫階級爲社會的敗類；一面又說傳統的制度是如何地矛盾，如何地荒謬得可笑。智識階級對壓迫階級的宣戰會發生二種影響：

(a) 使被壓迫階級對於自身和社會問題更加注意和討論。他們認清了誰是共同的仇敵，團結力因而增加，心上被壓迫的鬱結更牢不可破，且變本加厲。社會充滿了揭穿壓迫階級的黑幕的謠言，且多被相信。羣衆對統治者非常的怨恨。(b) 壓迫階級本是靠着智識階級爲頭腦的，現在頓受後者種種無情的打擊，理智與情感都失却了根據，自信力因而根本動搖，致使他們保全自己地位的實力大受損失。

(2) 經濟的動機——據愛氏的意見，一切革命的發生，背後總有相當經濟的因子，雖然要等到革命將成熟時這才開始顯著，其實早就在那裡活動。起始先表現于人們對於自己經濟狀況的不滿，和對於別人的富有的妒意；然後才積極的設法謀經濟制度的改造，夢想建設一個平等的經濟制度。這可以解釋革命的無產者何以對所有權的態度會那樣轉變。革命力量之所以不可壓制，經濟動機是一個大原因。

(3) 社會之理想迷——革命若沒有這種作用，是絕對不能成功的。信仰是力量的來源，大革命必定有牠的精神的根據。這個根據是集革命心理之大成，由智識階級把牠織成一個有系統的，可供號召的大理想，這理想常是超理性的東西，以便社會奉爲至高的信條，如歷史上各種動人的主義。惟因他們是迷于理想，一切革命集團才充滿着無限的生命力。

有了這許多主要的徵象，革命的爆發，遲早是可以預言的了。這些徵象是民衆革命心理

成熟的表現，由是社會上隨便有什麼可尋之隙，都足成爲革命爆發的導火線。暴動羣衆的由來亦是與常識所認爲偶然的現象相反。雖然一切羣衆的心理有牠們的共同性，但某特殊革命羣衆的特殊心理背景是經過長時間養成的。他們的臨時行動是受着有預定計劃的少數領袖所指導。暴動羣衆固然是重要，但當時社會緊張的局勢是更爲重要。暴動之所以往往成爲革命怒潮橫決的起點，一大半是因爲那時當局的無能；闊弱的政府對暴動事件，非束手無策，即措置失當。政府軍隊常與羣衆表同情，加入革命的戰線。常識以爲革命社會是不法的，無政府狀態的，其實不然；革命勢力所治下的社會，非但不是無政府，實在是極專制的政府，牠的法律是比任何社會的都嚴。暴動的結果證明政府無法對付，由是革命團體立即建立新統治權，藉以正式進行革命工作及維持社會秩序。革命是一種崩解現象，同時也是一種結合現象。革命爆發時，標語，口號，及其他標識物特別的盛行；但這也不是偶然的，事前曾經智識階級長時的宣傳與訓練。標榜和排斥的對象愈尖銳，革命力量似乎也愈充實。

革命集團可以分爲緩進的與激進的兩派。起先兩派是聯合着反抗擁護舊制度的保守派。革命爆發後緩進派最得勢，一來因爲牠是多數派，二來因爲牠是介乎保守與激進兩極端派之間，比較的迎合那時民衆的心理，爲的是除小數人外，大家那時還沒有存心澈底的推翻舊社會的組織。緩進派得勢後，社會好像是進入了一個樂觀的時期；那知樂觀的局面與緩進派的

幸運一樣的是曇花一現，最大原因是失敗的保守份子的逃奔。這原因也是革命後期一切情勢遞變的總發端。緩進派未看清其中的利害，而一昧的隨着激進份子對失敗的保守派施以無情的迫害，使得後者不得不向安全的地方逃奔，由是造成了兩種嚴重的形勢：（1）三派再不能保持平衡的狀態，變成了緩進派與激進派之爭。激進派既無保守勢力的牽制，與緩進派對抗，勢常得勝。（2）保守派爲謀捲土重來與報復計，在國內則領導着殘餘的反革命勢力，在國外又借重外力壓迫本國的革命。那知這種行爲才是保守派的致命傷，無異自掘墳墓，因爲一引入異族的武力干涉，勢必掀起全國人民之衆怒，正好爲激進派造成機會，間接的把牠推上台去，演一幕奇觀精彩的革命。

從緩進派治下的樂觀到激進派上台的專政，所經過的時間，有從幾個月到幾年的。在複雜情形的演變中，有一個必然的趨勢是：民衆漸漸的傾向激進主義。這傾向可以從行爲的轉變上看得出來，如道德標準的改換，工作態度的變遷，服從習慣的破壞，社會移動的增加，及人口質與量的敗落等。從表面上看來，這些現象的直接影響固然是不好，但牠們對社會深遠的影響却是有益的。有人以爲革命會使犯罪及性的變態增加，這話未必是可靠。

緩進派激進派外面似乎是合作，其實牠們是不斷的在那裡競爭。緩進派執權的政府不但受激進派的攻擊，同時國內外反動的勢力，一天緊迫似一天。緩進派領袖只知採用緩和的，

政治的手段去辦理軍事，所以在種種措施上愈顯他們的無能。民衆既感到局面之不可救藥，又被激進派的宣傳所動，惟有信任後者，讓他們幹一下；雖然民衆未必都贊成激進派的主張，但最後的希望還是要放在他們的身上。

激進派的得勝一半是因為他們領袖的人格。他們多是能幹，勇敢，果斷，熱烈的。那種困難緊張的局面，只有他們配得來收拾。激進派上台的時候，當前有三個難關必須打破，否則他們非跟着革命偕亡不可：（1）外國軍隊的壓迫，（2）國內殘存反動勢力的擾亂，（3）統治經驗的缺乏。所以，激進派一取得政權之後，第一件事便是整頓軍事。雖然器械軍火等全不完備，但他們軍隊的組織與軍心，絕非緩進派治下的軍隊所能比的，到處打勝仗，具有幾乎不可相信的力量。一面對付政府中不合作人員的手段亦非常嚴厲。可是，國內的形勢一時還是十分的嚴重，人心仍舊是極度的緊張，所以不得不借某種非常的事件，作為情感發洩的出路；不得不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以求挽救危局。這個手段便是「恐怖」(terror)。()。因此各大革命都有所謂恐怖時代，常識以恐怖時代為殘酷屠殺的象徵，其實不然。所謂「恐怖」是虛而不實的，革命政府並非瘋狂地拼命殺人，牠的目的只是犧牲極少數的反革命份子，把牠弄得非常的可怕，好讓種種驚人的謠言誇大的傳播各地；造成一種恐怖的心理，使得人人自危，用此可以省却許多叛亂事件的發生，間接即是保全許多生命，並且減輕政府

對付的困難。同時我們也得承認這也是被壓迫階級對壓迫階級的報復。

恐怖時代是不能長久的，原因是一來人民的情感力量有限，恐怖程度愈厲害，所經的時間愈短；二來國外反動勢力到此已經消滅，無須再用恐怖的手段。當恐怖時期逐漸告終時，又有幾個主要的徵象：（1）國家財政的破產，（2）社會普遍的疲乏，（3）官僚政客的投機，（4）團結力的渙散，（5）激進派內部的變化及與社會的妥協。激進派既已上台，自不能長久樹敵，且為挽救殘局計，不能不與各派妥協，重新建設一種社會平衡，只要革命的基本條件能得到大家的承認。所以在這妥協期中許多舊制度，舊機關，舊人員都恢復前此的地位，各派縱有政爭亦只訴於和平的政治方式。人民方面既安于既得的利益，且因亂極思靜，也只好幫同政府埋頭建設，至此，整個的革命的過程才告結束。

有人以為若借革命的手段改良社會，未免是過于慘酷，而且結果總是個無謂的犧牲。但是由愛氏看來，這一點反對革命的理由倒不很充分。這要看各人的評判價值的標準如何：若以「和平即至善」為前提，那什麼都不用說；但若果這世界真有值得奮鬥的東西，那革命也許是比屈服好。問題是在以流血犧牲換來的到底是否值得，或只是徒然。

從上文看來，我們可以知道素氏與愛氏因在研究的注意點上有所不同，而各人所得的結論亦有所差異。現在姑將其中的異同之點簡單的比較一下：（1）素氏的革命觀是橫切的，

所分析的是革命爆發後社會各方面的變化，尤其是心理方面。對於革命的遠因則不會論及。

(2) 愛氏的革命觀是直切的，不但注意革命爆發的情形，且遠溯革命的因子與徵兆于革命成熟前三四代。特別注意革命過程的特徵。(3) 二氏對於革命原因的說法略同，就是共認爲本能慾望的被壓迫。(4) 二氏對於革命爆發後的現象同意的有以下幾點，a，道德標準的改變，b，工作態度的反常，c，服從習慣的破壞，d，社會移動的增加，e，人口成分不良的影響，f，經濟生活的破產，g，革命政府的專制。可是，他們雖然共認這些事實，而愛氏却能在這些事實的深遠處，看出好的方面來，不像素氏那樣一味的只見到壞的方面。

(5) 素氏說革命常使犯罪及性的不道德行爲增加，愛氏却以此言爲不很可靠，至少是言過其實。(6) 二氏對革命的結果有不同的看法。素氏以爲反動是一切革命必然的結果，而反動即等于舊制度的恢復，所以一切革命是失敗的。愛氏雖然也說革命到終局時往往不得不與舊勢力妥協，且多採取革命以前的制度，但革命的根本政策是不容破壞的。所以愛氏以爲革命的結果不一定都是開倒車。(7) 二氏對革命的估價也有點不同。素氏堅決的斷定革命絕對不是辦法，要推進社會只可用和平的守秩序的手段。愛氏的理想也是在希望避免暴烈的革命，但他却不完全否認過去革命的相當功績；且進一步他預期：在人們尙未透澈的了解革命現象及改變他們的態度以前，暴烈的革命還是要出現的。

(完)

(註一) Dale Yoder, "Current Definitions of Revolu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XXXII (Nov 1926), 433-41

(註二) Edwards, L. P., 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volution, P.2.

本文所根據的三氏的著作..

1, Sirokin, P. A., The Sociology of Revolution,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Company, 1925

2, Edwards, F. P., 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volu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27

哲學大綱

霍金著 瞿世英譯

著者是哈佛大學的教授，本書也就是哈佛大學用過許多年的教本，其中講述的十分詳明，二親切，三新穎。他很有組織和提要地將全部哲學，歸納為七大派別，而又能把各派別的真面目顯示與讀者，並且評衡各派別的道理，指點各派別所包含的真理，且曾親列各種的傾向——全書可認為是一活的辯證歷程。譯者瞿先生宿知名於國內哲學界，且曾親列各種氏門牆，特取原著最後定本，以忠實流麗之筆墨譯出，極宜作大學課本之用。篇首尚有譯者及張崧年先生介紹文字，原著者並為中文版作一序言。全書十餘萬言。

神州國光社發行，實價大洋一元五角。

再生創刊號目錄

論著

我們所要說的話

記者

我之俄國觀

張君勛

生活品配分之定價與定量

春林

思潮

再與張真如先生論黑格爾哲學

張君勛

與二十世紀記者譚譯哲學

南庶熙

文藝

甘地（法國羅曼那著）

梁實秋

書評

莫斯科印象記等三則

張東蓀

通訊

偶像問題

平淺

附錄

中外時事述略

記者

再生第二期目錄

論著

國家民主政治與國家社會主義

君勛

國民黨黨政之新歧路

張君勛

生產計畫與生產動員

東蓀

思潮

知行難易辨

方剛

社會改造問題

諸青來

與二十世紀記者談譯哲學

南庶熙

文藝

甘地（法國羅曼那著）

梁實秋

書評

土地問題

張東蓀

國風月刊

張東蓀

附錄

對於訓政與憲政的意見

王造時

再生第三期目錄

論著

國家民主政治與國家社會主義

君勛

黨的問題

東蓀

世界經濟恐慌中之日本農民經濟

徐振業

舉國一致的政

春林

政黨政治與專家政治

吳汝才

思潮

非希德一對德意志國民演講「摘要」

張君勛

笛卡爾與新實諾莎哲學之比較

嚴石青

我們必須立在唯心唯物論外

胡石青

文藝

英國文學中之國民愛國精神

梁實秋

中國新文化協會宣言

燕客

通訊

現在的問題

安平

再與「再生」

王平淺

附錄

記者討論偶像問題

記者

目的與手段

許寶騏

——客我對話——

客 喂，許先生，好久不見，今天又在這裡碰見你，你又是在思想什麼問題麼？

我 巧極了，我正想到一個問題，想找個朋友講講，因為問題是愈討論愈清楚。你如果沒有事，我們談談好嗎？

客 我每次和你談話，覺得非常有興趣。現在你所想的又是個什麼問題呢？

我 我因為近來常聽說「唯目的不擇手段」這句話，想到目的與手段底關係。我且問你，你以為求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嗎？

客 在討論之前，我以為最好先將所討論的題目底定義畫定，以免你說你的，我說我的，問答全不對頭。所謂目的，手段，按你底意思怎樣講呢？

我 也就是普通的講法。目的是我們所懸想的，所要達到而未達到的一個情形；而手段呢，就是為要達到目的而用的可能有效的方法。

客 這樣講，我以為不擇手段地以求達到目的，目的自較易達到。不過若站在道德的法律的立場說，則我以為不應當如此，因為祇求達到目的而不講求手段，則行為必難免與道德

律及法律衝突。

我 現在不問道德及法律，不問應當不應當，而只就目的與手段本身討論。我底問題底意思是，不擇手段，目的能達到嗎？

客 這話還得看怎樣講。不是一切目的都是準能達到的，無論用什麼手段。假如一個目的是很難達到的目的，那也許根本達不到。譬如你底目的是長生不死，那用什麼也不能達到（至少在現在是如此），也無所謂擇不擇。我想你底問題不包含這意思。

我 我底問題不是這意思。我不是問：不擇手段，一切目的便準都能達到嗎？那自然是不可能的？

客 又譬如對於一個目的，有的辦法可用為手段，有的辦法不能算為手段，假如用了不相干的辦法，目的自然達不到，這也不能算是不擇手段，因為那根本不是手段。譬如目的是充飢，而辦法是寫字，假如你所說的不擇手段是這類事，那我只能答：不擇手段，目的不能達到，即碰巧達到，也無意義。不過在我看，這談不到擇手段不擇手段。你底意思究竟是怎樣？

我 我也不是這個意思。我在解釋手段時已講明是「為要達到目的而用的可能有效的方法」。我底問題是，在幾個看來都可能有效的方法中是任用其一都能達到目的嗎？

客 謝謝你把意思說得很明白，這樣再往下談可以不致誤會。現在我底回答是，不擇手段比擇手段容易達到目的；假如一個目的手段能達到，則不擇手段更能達到。

我 你底意思是先承認對一個目的可以有幾個手段去達到牠；既可以有幾個手段，不擇手段則可用的手段較多；可用的手段較多則達到目的底機會較多；所以說不擇手段能達到目的，並且說比擇手段容易達到目的。這是不是你底意思？

客 不錯，正是我底意思。

我 可以舉個例證來說明你底話嗎？

客 譬如以害死某一個人爲目的，可用的手段很多，如用刀殺，用藥毒，用火燒等等。如擇定手段只用刀殺，則不是面對面時就害不着他，也許終於達不到目的。如不擇手段，則到探知他所必到的飯館裡放些毒藥，或在他所在的戲館中放一把火，也許就結果了他。反正結果了他，目的不就達到了嗎？

我 你底意思很明白。那末你以爲一個果會有兩種因，是不是？

客 我又不明白了，方才討論目的與手段，怎麼又問起因果關係來？

我 手段與目的底關係就是因與果底關係；用因果關係來講比較更容易清楚些。目的就是所要求的結果，手段就是產生那結果的原因。所謂用手段達到目的者就是造出一種因使牠

產生一種果，是不是？

客 對的。

我 那就可以接着討論了。你是以爲一個果會有兩種因嗎？

客 我想是可以的。譬如蘋果之從樹上墜落，「手摘」與「風吹」都可以是牠底原因。

我 但是，手摘落的蘋果是風吹落的嗎？風吹落的蘋果是手摘落的嗎？半摘未落而後吹落的蘋果是手摘落或是風吹落的嗎？

客 當然不能那樣說，牠是怎樣落下就是怎樣落下的。

我 這話是不是就是說吹落的蘋果底落下底原因是「風吹」，摘落的蘋果底落下底原因是「手摘」，半摘半吹而落下的蘋果底落下底原因是「半摘半吹」？

客 是的。

我 推而言之，是不是就是說凡一個情形，決定牠的只是那決定牠的環境而不能是別種環境？

客 是的。

我 換言之，是不是就是說凡一個結果，牠底原因只是產生這結果的原因而不能是別種原因？

客 不錯。

我 那末，你還以為一個果會有兩種因嗎？這里所謂因是決定一個情形底所以然的整因。
客 現在明白了，那是不會的。

我 反過來問，你以為兩種因會產生一個果嗎？例如「風吹」「手摘」兩種單獨的原因會產生「風吹落的蘋果底落下」一個果，或「手摘落的蘋果底落下」一個果嗎？

客 既已證明一個果只能有一種因，則兩種因當然產生兩果，不會產生一果。

我 這是不錯的。那末你是以為兩因所產生的兩果會絕對相同嗎？

客 那倒會的，假如兩因絕對相同。

我 不管兩因不會絕對相同，那是另一回事；我問的是，兩個不同的因所產生的兩個果會絕對相同嗎？

客 那是更不會的。

我 總結起來說：（一）一果只能有一因（整因），（二）一因只能產生一種果，（三）不同的兩因不能產生相同的兩果。這話你是都承認的？

客 都沒有問題。

我 現在可以回到本題了。一果只能有一因，一個目的能有兩種可以達到牠的手段嗎？

客 不能，一個目的只有一種手段可以達到。

我 兩因產生兩果，兩種手段所達到的情形能是一個情形嗎？

客 不能是，兩種手段所達到的情形是兩個情形。

我 不同的兩因不能產生相同的兩果，兩種手段所達到的兩個情形能是相同的嗎？

客 是不相同的。

我 目的只有一個，兩個不同的情形能都算是達到目的嗎？

我 不能，只能有一個情形是達到目的的。

客 既是一個目的只有一種手段可以達到牠，則要達到目的，最聰明的辦法是不是採用那唯

一的能達到目的的手段？

客 當然是的。

我 所謂擇手段不就是要採用那唯一的能達到目的的手段麼？

客 不錯。

我 然則求達到目的是否須擇手段呢？不擇手段能達到目的嗎？

客 這樣看來，求達目的是必須擇手段的，不擇手段就不能達到目的，雖然也許碰巧用着那手段而達到目的。可是我愈覺得疑惑不解了，因為上面我舉謀殺人之事為例證明說明

不擇手段能，並且較易達到目的，現在問答底結論又證明不擇手段不能達到目的。難道理性底判斷與事實底例證會鑿柄不相入麼？

我讓我們回來把你所舉的例證審查一下。以害死某人爲目的，你例舉刀殺該人，藥毒飯館，火燒劇場三種不同的辦法爲手段。我問你，你以爲這三種手段所產生的結果會是一樣的嗎？

客當然不是一樣，例如刀殺該人底結果是死該一人，藥毒飯舖底結果是并死多人，火燒劇場底結果是并死更多的人，其區別顯然是不同的。

我既然結果是三個不同的結果，而你底目的即你所要的結果只有一個，所以三個結果中必有兩個不是你所要的結果，即不能算達到你底目的。我把三個不同的結果叫做 a，b，c，現在你所要的結果是 a，所以 b c 不能算是達到你底目的。這不是很清楚嗎？

客但是 b c 都包含着 a，我要 a，則得着 b 或 c 不亦就得着了 a 嗎？

我然則你以爲包含一個情形的情形與牠所包含的情形是一樣的嗎？b c 包含 a，b c 就是 a 嗎？

客當然不是。

我然則 a b c 還是三件不同的事，得着 b 或 c 不是得着 a。
客話雖不錯，只是我還不大滿意。

我再舉一例，你就會滿意了。譬如你同時有兩個目的，一是殺你底仇人，一是保護你底愛人。這兩個目的可以合併爲一個目的，即殺仇人而不傷及愛人。假如碰巧仇人愛人在同一劇場看戲，你去放把火，仇人愛人同歸於盡，這能算達到目的嗎？

現在我明白了。不過我還有疑問：以僅殺某一入爲目的可用的手段也不止一個，擇定只用某一手段當然不及不擇定某一手段而隨機運用諸手段中之任何一手段之易達到目的，那還不是不擇手段容易達到目的嗎？

那是因爲目的底範圍大，限制鬆故可用的手段多，不是可以不擇手段。以死一人爲目的而不計怎樣致其死，故鎗擊刀殺等等都可以算是手段而任一結果都可以算是達到目的；假如目的是用鎗擊死，則刀殺便不能用爲手段，而刀殺底結果也不能算是達到目的。反之亦一樣。這不是很明顯的嗎？

現在我澈底明白了。總之，手段與目的猶之因與果，其關係只是「一——」的，就是說，達到目的的手段只有一個，決定了目的，手段也就決定，所以求達目的必須擇手段。目的底限制愈窄，可用的手段愈少；目的底限制愈寬，則可用的手段愈多；目的底限制窄到極度，則無手段可用，便是一個無從達到的空目的；目的底限制寬到極度，則任何辦法都可以算爲手段，亦即是無所謂目的無所謂手段。

一點都不錯。不擇手段實際上是不擇目的，擇定目的而欲達到目的必須擇手段。這話現在你以爲然嗎？

敬聆妙論，高興之至。再會罷，許先生。
再見了，李先生。

英國社會學家霍布哈斯之生平

Carter 著
蔣錫昀譯

以片語貶人，固至易事也。作者於數年前始開講師提起霍布哈斯（Hobhouse）之名，講者形容霍氏爲人，曰「英倫第一流社會學家，根本上乃一哲學家也」。此講演述霍氏事績，多頌揚之語，惟其所謂根本上乃一哲學家云云，實寓有貶意，因而講者言之諄諄，而學生聽之藐藐，蓋以美國社會科學，向不接近哲學，且加以詛咒，是以如此學者，自應除名於美人腦海之中，正可爲過去二十年中美人忽視霍氏著作之解釋也。霍氏以哲學家轉而研究社會科學，此一轉移間，自受幾許限制矣。

霍氏何以從此形上學與論理學之問題，轉而至此習見習聞之世界，此其原因，一方應知霍氏之爲人，他方應知霍氏所生之時代。十九世紀末葉之三十年間，乃學術界多事之秋。各科學術，無不受達爾文進化論之震蕩，繼復有斯賓塞發揮光大之，舉一切無機體，有機體，超機體皆在研討之列。所謂超機體者，即包括道德，宗教及家族等類。斯賓塞持放任之說，自社會上之至愚大惑，悉國家干涉之所致。斯氏之意，霍氏觀之，直等於世界進步，惟有「天演公例，優勝劣敗」原則之暢行無阻，雖流於殘忍慘刻而不以爲意。故霍氏頗不直此言，以爲世界進步，必制止殘酷之鬥爭，而求之於合作之中。而斯時也，英倫工業之惡劣情形，

若貧人充斥，若生活悲慘，世人皆採進化論中「天演公例，優勝劣敗」，以為解釋。此實誤解斯氏及其同輩之學說，至其假借進化論之言，以掩飾人道主義不容許之社會情形，其流毒尤大矣。

處此境況之中，哲學家將何所為乎？科學界之新發明與其無窮之辨論，既大擾亂世人之觀念，令人有舍棄一切而不顧之想，其退居靜地而懸想人生之究竟，置試驗室中之工作於不問乎？哲學家抱此思想者，不乏其人，然而霍布哈斯非其儔也。霍氏不願放棄此惟實的世界，乃改變方法，對於進化行歷之本身，作切實之研討。

霍氏研究進化論之後，乃解之曰：進步者，人類對於世界之繁雜變遷，以智力應付之之謂也，此應付之智力，非將人類歷史中之事件，改變方向，乃舉其前進之步驟而加速之。人類理智之用，即在於此。亦嘗有人謂人類乃一反動機械，有何因便生何果，有何刺激，便生何反應，因也，果也，刺激也，反應也，相逐相逼，終人之一生，自幼至老，無片刻之間，可因意志或個人選擇，以打破此連鎖。霍氏一生，對此問題，從哲學心理學及史學上作數年之研究，以明其底蘊。霍氏之學說之大綱及批評，已另見他處，此處所欲言者，即霍氏研究之結果，謂人類有心靈，有自由意志，其用與不用，則存乎一己。霍氏既認定人類可用智力，以謀自己改善，則進步之道，可於數方面求之。第一，各個人應於其人格上之需要，求健

全的出路，然人類「根本興趣」之滿足，惟在於改變世界中，即將社會之組織，加以改造，使各個人所爲有益社會之工作，同時即爲人格之發展。第二，真正之進步，必以個人之福利與社會之福利，打成一片，爲同一事之兩方面。

各個人皆願得一一貫而完全之人格，換言之，和協是已。但真正之和協，勢必先謀團體之和協，而團體之範圍，不可有所限制，必包括全人類而後可。由霍氏觀之，歷史情況，所以示吾人者，則世界之協和，已益趨而益廣，初雖肇端於極小之團體，浸假則範圍擴大矣。自哲學眼光觀之，因此範圍日擴，而引伸至宇宙協和之概念，即此實在之後，有一偉大精神以鼓舞之，以向於宇宙協和。不過此種概念，已超出此處研究之社會學說之外，而所以不能不提者，霍氏在哲學上爲理性主義者，非明此點，不克瞭解霍氏之學說。

所以將霍氏之形上學論理學與人類知識之效用說，略爲說明者，乃爲瞭解霍氏社會學之準備。此處所謂社會學之所包含者：人類社會之發源及功能一也，個人與社會間之適應二也，其他有關係之事件三也。依論理言之，社會學說之各方面，無不可歸納於哲學之中。有人焉留心社會進步者，可以一變其問題，曰向何方進步，於是所當研究者，則何者爲最後之善，何者爲最後有益之事，是即哲學問題也。但以懸想方法，求人類最後之善，其所得結果，至微薄矣，於是科學方法起焉，依客觀標準，求之實驗之中，而立一相近之目的。其所立目

詢及求達目的之法則，因知識之近步，而時刻加以修正。由上觀之，霍氏之哲理學說，對於哲學，固有極大之價值，而在社會科學中，則無地位矣。

霍氏考核心靈與其機械問題，乃將進化中之理智的因素，大加研究，此處與霍氏其他著作，大抵多倚重心理學說。若問霍氏之心理學為何種心理學說？此問題，問者固易，而答之甚難。然亦可直答曰霍氏者一謹慎而明辦之內省派也。對於心理問題，多作詳盡之考察與分析。其最不幸者，以常引用麥克都葛氏（M. C. McDougall）之本能範疇，受累非鮮。其實關於心靈進化之研究，非全依賴內省法，而依據其自身所得之生物歷史與生物試驗結果。霍氏之試驗，行之於各種動物，固可列之於實驗心理之中，其價值不無可議者，以其未用嚴密之監察法也。

由心靈進化乃移於社會進化。社會進化，分爲兩部：一爲原始社會，一爲有文史記載之社會。關於原始社會之研究，除比較方法外，復益之以統計學的攷察，然學者中不能按其額面價值而收受之。至於有文史記載社會之研究，頗合於學者規矩，且能啓發新思。霍氏於社會思想之供獻，不可磨也。

霍氏之關心社會進化，即其對政治對經濟與社會改造之興趣之一部門。然幼年之時，即傾向社會主義，旋移向於自由主義。曾以極長時間，對於當時問題，發表意見，持之以堅毅

，而思想銳入。然其持論，多旁觀冷靜之譚，合法官之特性與社會學家之研究而一之。彼對於社會基本問題，既有詳盡考察，復能與以理性的解決，此實霍氏之供獻也。

霍氏之社會倫理學，不忘社會進化論，其討論現時之煩難問題，常以進化論為背景。當南非戰爭及世界大戰之時，若霍氏所認為至寶者，將墜於冥冥，於是稍變其旁觀冷靜之觀點，而發為激烈之言論。然以霍氏較其他學者，則霍氏之態度，冷靜多矣。

霍氏雖由哲學而趨入社會學，然不能謂脫盡哲學意味也。彼一生之思想，若有一線以貫串之，於重大關節，絕未有折斷之處，英人之人道主義，保存於自由黨之左翼者，霍氏則予以廣大哲學的理論與表章耳。

除政治環境及工業狀況外，霍氏生活之家庭狀況及學校教育如何乎？

霍氏者英國教會高尼希 (Corrigh) 副主教霍布哈斯氏亦屈勞恩 (Trelowny) 副主教之子也。其家屬於小地主貴族階級。其母加羅林 (Caroline) 乃威廉屈勞恩爵士之女，富有審美及勇敢天性，帶色爾特民族之色彩。霍氏弱冠時，雖不同意於乃父之嚴格宗教見解，而趨於反對行動。然父為一嚴格宗教家，故霍氏之著作，不無教會之習染，因而信仰超自然之威力，以運轉此實在，而達於宇宙協和。進化及目的 (Development and purpose) 一書中，曾竭力以哲學論斷，表章此種見地，故早年所受之宗教教育，於此可徵其梗概矣。

在牛津及在預備學校，霍氏之智慧天才，都早顯露。在馬爾堡羅學院時有所謂高級第六班，乃預科學校中爲高才生而組織者，彼亦其中之會員也。對希臘文學、拉丁文學，及歷史學，用心異常。旋升入牛津學院中，儼然學者矣。在此學院中，霍氏對於拉丁希臘等文學與哲學，興會極濃，同時對於歷史學問與社會運動，亦有趣味。斯時也，正黑格爾勢力衰落期也。

霍氏二十三歲時爲慕爾頓學院研究生，二十六歲任助教，三十歲時，又受一基督學院獎金。同時以關心社會事業，乃試在牛津組織農村工人會。此類工人，尙居於被壓迫剝削境况，僻處鄉間，遠不如市內工人之舒適。但以牛津之傳統保守主義，故其所努力，未嘗得一人之歡迎也。

霍氏此時徬徨於兩相反方向之間，而莫知所適。一方則宴居牛津，養晦家園，專精於文哲之追求，固其好也。一方則牛津雖人文會萃之邦，而對於社會運動，毫無興趣。而社會運動，已縈繞霍氏胸中矣。故彼既覺世界到處皆係桎梏，又欲從廣大處着手，以求社會政治之革新。此兩種思想，可証之於彼當時所著工人運動（The Labour movement）及認識論（The Theory of knowledge）二書中。認識論一書，所討論者爲人類知識之論理的及哲學的基本，乃一博大之作也。工人運動係一小冊，雖無大主張，而其氣勢淋漓且多精彩之言。自

立堅強之信心，對於十九世紀英國自由競爭之惡劣，深致痛恨焉。

霍氏心中衝突之思想，幸得友助而滿意解決。司加特氏 (C.P. Scott) 霍氏之舊同事，而曼哲斯特導報之主筆也。請霍氏任此自由報紙之論著。相傳霍氏初至導報社，第一篇撰著題目曰「領袖」文極優美。霍氏雖無新聞家經驗，而歷五年之久，終成導報中重要主筆之一人。

霍氏於一八九七年，至曼哲斯特，當時彼正三十三歲，曼南非洲之戰雲密布，大有一觸即發之勢，不幸兩年後，南非之戰果作。導報之社論，一面促戰事之結束，一面為南非人民要求公道之和平。

當南非戰時，霍氏之姊愛米萊 (Emily, Hobhouse) 反對戰事之延長，異常努力。霍氏朋輩中，間有謂霍氏早年之社會運動，多受其姊之影響，故凡欲知霍氏之進展，對於其姊之行動，不得不注意。愛米爾嘗調查南非戰事俘虜狀況，遣返英倫，奔走演說。反對英國之政策，並勸募賑濟基金，雖被阻於政府，而其行不稍餒。戰息後，彼乃建立實業學校，為南非人民，提倡教育。吾人必具此類事實於腦海，然後讀民治與反動 (Democracy and Reaction) 一書，始能瞭然於其反對英之帝國主義及南非戰爭之力也。

霍氏雖努力於新聞事業，而於高深學問，未嘗忘懷。當彼住曼哲斯特時曾任奧文學院社

會學教授，即現時曼哲斯特大學也。其進化中之心靈（Mind in Evolution）一書，脫稿於一九零一年。

一九〇〇年霍氏任自由貿易聯合會秘書，至一九〇五年，復任倫敦民權報主筆。不久該報即停刊，於此報中，大鼓吹左派自由黨主義，而對勞易佐治氏之主張，以議會立法，為拯救社會弊端之運動，極力援助。霍氏一生，如養老金也，工人公斷會也，土地改良也，軍費裁減也，皆一致主張，始終不渝。一九〇七年「進化中之道德」（Moral in evolution）一書出版後，彼任倫敦經濟學院心理學教授，雖其身體羸弱與著述勞形，而對於公共事業，尤邁進不已。計彼一身，兼工人公斷會之主席，至七八處之多。

霍氏幼年之行歷，不殊常人。入正當之學校，學正當之科目，又得牛津之獎學金，故能潛心研究。而霍氏性質，富於感覺，對於此變動之世界，常有以善應之，乃其著述所以能使人驚嘆也。

新唯識論

熊十力先生所著。是書初稿，曾教於北大及中大，後經根本改造。其立創

作。凡究心哲學，欲窮宇宙人生之真際者，不可不讀。實價大洋一元五角 總發行所

杭州省立圖書館 北平分售處 琉璃廠商務印書館 北平國立圖書館 沙灘北京大學售書處

中日戰爭目擊記(一)

費青
孝通 合輯

——亦名「龍旗下」——

譯者的話

本文，一，一船好吃的傢伙，（挿圖，一，黃海概略）二，鴨綠江外的沈艦，三，天險要塞，（挿圖，二，旅順詳圖）四，誰願做俘虜？五，龍旗下不肉搏的戰士，（挿圖，三，旅順略圖）六，旅順四日的初夕，七，沙船上的歸客。

本書參考史料

譯者的話

O Wild West Wind, thou breath of
 Autumn's being,
 Thou, from whose unseen presence
 the leaves dead,
 Are driven, like Ghosts from an
 enchanter fleeing,
 Yellow, and black, and pale, and hec-
 tic red,
 Pestilence-stricken multitudes : O thou,
 Who chariotest to their dark wintry bed
 The wing'd seeds, where they lie cold and
 low,
 Each like a corpse within its grave, until
 Thine azure sister of the spring shall blow
 Her clarion o'er the dreaming earth and fill
 (Driving sweet buds like flocks to feed in
 air)
 With living hues and odors plain and hill ;
 Wild Spirit, which art moving everywhere ;
 Destroyer and preserver ; hear, Oh hear !

— First stanza of Shelley's Ode To
 The West Wind.

肅殺的西風已刮到了東亞。豈但融融的歡笑，頓時吹散；聽，哀號，慟泣，染着血腥，不是已逼人四至？數千年悠然地安於田野，家園生活的民族，在此烽火逼地之際，還有那一點不像綠蔭如蓋的梧桐，猝遇秋風，紛紛葉落？我們中華古國，以敬以愛，矢誠矢勤的文化，就將在此殘殺，爭鬪，火拼，人吃人的戰霧中消滅了麼？和平和愛，在世界上從此就沒有地位了麼？我們的民族從此就永遠地，沒有翻身地，被注定于死，淪亡，消滅而完了麼？

說起了和平和愛，誰都要齒冷。住口罷，朋友，還是這樣的不知羞！懦夫們爲什麼還要借這些迷人的護符來遮蓋自己的卑鄙，這一絲面子還值得以子孫萬世來換取麼？不錯，在現在的世界，有誰還有心緒來分別和平和懦弱？但是，事實上，這二個怨家若老是扭做一團，則和平和懦弱，戰爭和殘酷，善和惡，美和醜，黑和白，……也將永遠地雜拌，永遠地混淆了。呀！什麼時候，這世界上，這人類裡，會有清淅的標準呢！這標準的樹立是誰的責任？這裡是一本殘酷和懦弱的記錄，是一幕最黑暗的活劇，是我們民族遇到狂風的初夕。這裡所載的事，離今已有三十八年了。殘酷者，在三十八年中，只增加了他殘酷的嗜好，和增進了殘酷的技倆。看，他們不是正在發着一天不殺人，一天不能過的瘋狂麼？不是正更自信更無忌的實行着 Hiohidi 所謂：“ausi loin que mer et treu puissent nous mener.”（第四十九頁）懦弱者呢，我們問自己能，因爲每一個讀者都能在自己的良心底下求到最正確的答

案，且讓我引一些事實：三十八年前，在黃海邊上觀戰的人，還看見。

「她「致遠艦」已堅持了好久，抽水筒在不斷地抽出水來，因為我們可看見從船內抽出來的水流。她勇敢地單獨戰鬥。直到沉沒，她甲板上和頂樓上的瞭望，仍不斷射擊。結果，船艙完全破壞，船尾傾側，推進翼露出水面，一步一步地歸於消滅。」（本書第三十六頁。）

三十八年後却是：

「珠歌猶繞將軍座，

祖國河山一夜墟！」

君勳先生曾說：「我們要喚醒的不是什麼人，什麼階級，是潛伏在每個人心中的本能。」戰和愛！中國人久已失了他爲人的本能了。在這小冊中，我們可以看見一個敢戰敢愛的盎格羅薩克遜人。愛我自己的生命，愛我自己的祖國。爲生命而鬥，爲祖國而戰！我們更可見，天下只有勇敢的才有生路；屈膝乞憐的，祇有死。你不見麼？淡水湖中的難民。

「中間有許多是婦人，一個還抱着小孩，她把小孩高高捧着，想求日人的憐惜，當她爬近岸時，一個凶惡的兵士，給她一槍桿，第二擊就把她的小孩刺落了。」（本書第七十三頁）

求憐哀從，只惹得戰勝者的歡呼和狂笑罷了。

和平和戰爭，本來不是矛盾。只有懦弱和生存才是不能並存的對頭。和平是愛的放大，愛是自我犧牲的表現。爲愛護自己的理想而鬥，是達到和平的路由！

譯者在逐句翻譯時，雖則眼前只見懦弱和卑鄙，殘暴和凶惡。但對於我民族，我世界，我人類，依舊抱着無限的希望。在這三十八年中，我們中國，雖則一方確是表示着更懦弱，更沒有自信的卑劣，但是在我們民族的底層下，已透出本能的潛動。滬濱的赤血，關外的白骨，已爲我莊嚴偉大的將來，安下了不拔之基了。誰說：『他們除了是世界上最自私，最無進取心的人民，表現着最無軍事能力外，還有些什麼？』（本書第六十九頁）是的，我們酷愛和平的民族，始終厭惡殘暴，不會產生『侵略式的軍國主義』（同上頁）但是：我們是負有建造未來和平世界的偉大使命，我們愛和平，我們不再懦弱，要爲愛而戰。我們不願以殘酷征服世界，我們是要以愛結合人類。

聽，聽，西風裡，雪萊不是已在唱他上引的詩最末一句：

O wind,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

二十一年八月二十日於濟關之潛廬

一，一船好吃的傢伙

以下所敘述的是我個人在這次可紀念的中日戰爭中目擊的情形。我自己早年的歷史，在這裡沒有詳敘的必要。不過有幾件事似乎應當一提，因為或可藉以明瞭我遇到這次經歷的背境。很明顯的，我不是長於文學的人，這裡僅能把親眼看見，親身參加的事，率直地記載下來罷了。現在雖已事過境遷，但偶一回憶當時突兀的際遇，而現在居然尚能留生人間，真使我愈想愈覺驚駭了。

我是郎格縣 Lancashire 一個棉花商的兒子，父親在生前積有很大財產，死時我尚在童年。稍長，我就發現自己是個擁有八萬金鎊產業的人。所以我自幼就成了財主。但這個招搖的尊號，却被我很快地用了有效的方法擺脫了。瑣屑的事這裡不必細講，總之，祇在四個年頭裡，我已把八萬金鎊化個乾淨。這並不能算快，因為我所浪跡的是巴黎的銷金窟，和蒙德加 Monte Carlo 的賭場。在那些地方，我的錢所有，何值一擲！我像馬一般的狂奔，一路把背上的重載毫不吝嗇的四面拋擲，無數包圍着我的男女妖精，就爭先恐後的搶拾。在這條向着墮落的大道上，起頭真覺得燦爛奪目，但將近終點時，烏黑的雲霧，愈籠愈密，等到我

開始懊悔，已嫌太遲了。從無可自主的迷惑中抽身出來，真像是好夢驚地驚醒。前途，祇剩着一片黑暗。

一八九二年的一个春夜，大約十一點鐘吧，我悄然地立在本鄉孟却斯脫城 Manchester 的忽華次公園 Whitworth Park 的短欄旁邊。在這點淡冷落的故鄉的景況裡，我不能不結束過去的形跡而退休了。那時我正在默想着我過去的種種，錢是完了，所得的代價祇剩着幾句法國話，和幾套難堪的法國式的生活。這時夜已很深，我所立的一條馬嘶街 Moss Lane 更是黑暗得淒涼難受。忽然間，對面跑來了一個人。從他走路的姿態裡，很可看出他是一個醉鬼。走近時，却立定了問我維多利公園 Victoria Park 的去處。這園是一個半公性質的場所。裡頭有許多棉業富商的住宅。有一道園門正對着馬嘶街和牛津街 Oxford Street 的交叉處。我就這樣地向他說明了。但是，出其不意，那個酒鬼却突然地和我狂握起手來。

他喊着：『握手，握手！這樣才興。怕你還不知道同你談話的正是一個上等入哩。』

這真是我沒有料到的。他是一個短短的身材，身體很結實的人，大約有五尺二三寸高。衣着很襤褸。他那種窘促的神氣，膨脹的身材，和惡濁的氣息，都表明他是個放蕩不檢的人，我覺得他這般樣子很是有趣，就同他攀談起來。交談後才知道他是一個水手，郎格縣人。據他自己說，和孟却斯脫的闊人，很有些親戚關係。從談話裡，我又知道他在青年時代很偏

強，以致投身海上。他的家裡除了每星期給他一個金鎊外，已不收認他。就是這筆錢也已好久沒有照付了。他此次就爲這事而來，想來問個底細。一二星期前他才由海外歸來，在利物浦 Liverpool 上岸。在那裡發到了七十五金鎊的工資。不上兩日兩夜發狂似的享樂已把全數都化個乾淨。他那時的形狀很可證明他所說的是可信的。總之，他感覺他自己是個十分浪費的人，所以好幾次說：『我是一個無賴。』我問他現在船上當什麼，他說：『A，B，老是 A，B，』其實，從言語和態度上看來，他至多亦不過是一個當前橋手的，雖則他執手時口口聲聲的說是個上等人。後來，他走了。我立着看他蹣跚的背影。一回，我轉身想走，忽然聽見背後有叫喊的聲音。回頭看，那個「無賴」，在百碼外，又喊起我來。在那時，有誰會知道這小小事件就會註定人的一生命運！我最初想不理會他。但一轉念，想看看究竟是什麼一回事。這一來，却把我整個的將來全都變換了。原來他在和我談話時，已把我剛才向他所說維多利亞公園的去處完全忘却。我那時本來無事可幹，於是就陪他一路走。一同進了公園，他很困難的尋着他所要去的屋子。其實，我若不帮他尋，他會始終尋不着的。據說他離開孟却斯脫已好多年，所要尋訪的人，現在都已搬了家。就那屋子的外觀，很可相信他親戚的身分是不差的。我問他，他的親戚將怎樣招待他。

他回答說：『管他的！只要問他們個明白，爲什麼那筆賬停付了，有沒有錯池，就得了

他請我一同進去暖一杯酒。我謝絕了。他又同我握了一回手，離了我，獨自向那屋子走去。我當時激於好奇，想看看這位醉醺醺的「無賴」將怎樣見他高貴的親戚，這種不相稱配的情形誘着我跟着他走。我停在一叢小樹間，躲着，那時他已經把門鈴按了。一個很漂亮的女僕開門出來。那位無賴就在門階上顛來擺去的向她講話。我因為距離較遠，聽不清楚他所說的是些什麼。從她的姿態裡看去，那女僕好像對他尚無討厭的成見。一會她回身進去了。門仍開着。他在立等。一分鐘後，就有一個身材強大，中年的上等人從光亮的門廳裡踱出來，他的神氣，正和那個水手的形景，成一個極好的對比。他倆經過簡短而咆哮的談話後，那個高貴的上等人就往裡一走，門碰地一響關了。剩在外面的那個，兩手插在褲袋裡，像木偶般對着木門出神。他一再猛按門鈴，用力拉門，直等到一切都失敗，又狂吼地咒罵了一陣。裡邊依舊一無聲息。最後，這位頹喪的客人，不能不蹣跚地離開那所侮慢的華屋了。他走過我身邊時，我就跟了出來。他看見我，並不驚惶，僅問我方才在什麼地方。從他回答我的話裡，知道他們要他在清醒時才去晤面。「好像」，他咒罵地說，「在他們看來，我現在還不夠清醒！連留我宿一宵都不肯。他們老是這樣對待我。一個無賴，我真是一個無賴呀！」

經此打擊，這位「無賴」，好像已無力直立，老是把背心靠着門。這種形狀，真是可憐

！那時，已過半夜，他囊空如洗，離城又遠，照他這副神氣，一個人去投宿，更是麻煩困難。我很可憐他，所以就邀他同我一起住夜。他當即答應了。並且說，上等人應當互相幫助的。他還說，若是我有白蘭地，他還可支持到明天。於是我們一起向着西錫爾街 Coast Street 我的宿舍走去。

這次意外的邂逅，就開始我倆長久而親切的交誼。後來我把我倒霉的境遇和前途，都告訴了他聽，他名喚邨來，威勃斯脫，Charles Webster。他聽了，就提出了一個救濟的辦法，雖則很決絕，但並非不可能的，——當他清醒時所說的話，多是很有意思，——「什麼都算了，到海裡去吧！」他說，「有錢時，享用個爽快，錢除花花之外，有什麼用處呢？現在你什麼都完了，正好到海裡去再尋些來。我就老是這樣，——工資到手，就爽快一下。完了，再往海裡去走一趟。」

「在你當然是很好，」我回答說，「在我，一些航海知識和經驗都沒有，怎樣可以在船上混呢？」

「有我，怕什麼？」威勃斯脫回答我說，「船都是一有生意就要開的。誰有工夫細摸細想的檢長嫌短。我會替你去鑽，這隻船不成，就換那隻。我那你裝像一個A，B，再代你吹一下，說你是個老熟手。」

「但是，他們知道了我是冒充，怎好呢？」

「船一開，怕什麼？他們至多對我們釘幾眼，不好拿我們怎麼樣。這是日常日務的勾當，只能遷就我們。證書是不成問題的。船到岸時，你總學會了一些，那時船長不會再同你囉囉，說你壞話，落得爽爽起起給你簽字。於是我同你又可以去找一個生意了，誰都這樣子的。沒有人生下來就會當水手的。不信，你可同我去走一趟，試試。包你會變一個頂刮刮的水手，你是上等人，幫過我忙，這一回，我得提你一把了。」

好，簡單地說，我致慮了一番之後，就決定照他的話行了。因為當時的環境，除此也沒有其他較好的路可走。所以我就依他進入了航海生涯。一個過慣一擲千金浪漫生活的人，一旦突然變成一個卑賤的水手，痛苦真是難以形容。祇有自己痛悔着過去的愚妄罷了。我從此得到教訓了。酸痛的教訓，總會使我有益的吧！威勃斯脫真是一個可靠的朋友。雖則生活極其放縱，他確實俱有他所常常自誇的上等人的性格，在他的指導之下，我有了很快的進步。我倆一同航行了好幾次。一八九四年的夏天，我們正在舊金山 San Francisco 間浪蕩着，威勃斯脫那時錢很多，但照舊的浪費。當時我們復與佛朗氏邱勃 Francis Chubb 相熟。他是澳洲產，一個極老練的航手。具有勇敢強毅的性格。因了他，我才有這本書所要寫的一番經歷。有一次晚上，我們正在閒談，他忽提出一個奇突的事件：這地方有一位做運輸生意的

人，曾經雇用過他好幾次，現在又要想雇他做一注軍火買賣。因爲在新近爆發的中日戰事裡，中國人正在急需着軍火接濟。邱勃又說，他已經差不多說定了，現在正在物色好幫忙的助手。他的雇主看到中國海口不久就會被封鎖，所以很想乘此機會來冒險，做一注好交易，發一票橫財。只要弄得起一個供應大清國軍火的組織來，就興了。大清國現已缺乏軍火，他正委托美國公司代定了大批的貨物。邱勃當船長，他要威勃斯脫和我當頭目和副目。酬金很可觀。因爲那時我們正在想冒險，所以立刻就答應了。邱勃也很滿意，他說：『我正需要你這種人。』他的雇主大概是叫H——先生，可是沒有聽清楚。祇聽說他很精括，但並不過分的拘謹。

我們的船是一隻二千噸的螺輪汽船。船身長，低，而銳利。速率頗快。重載時還可走一小時二十海哩，這點，在後來遇險逃避時，就很明顯，船單簽定，貨色就上船。計有大砲，來福槍，手槍，藥彈，大筒，藥品等，一切結束定當，就穿過北太平洋，一直進發。

哥倫布Columbia，我們船的名字，極宜於我們的冒險營業。不僅速率快，而且形式也很能避人注意。除船身極底外，週身及烟囪都漆灰色。燃料用白煤，出煙很少。近戰地時更可用烟罩遮掩。行駛時可一無響聲。若在黑夜，祇要把全船的燈熄滅了，就是立在鄰近的船上，也難於辨認。

因爲船上的記事錄不在手邊，所以有些日期和地點，現在已不能確記。大概是在八月底，我們駛進了黃海。水色比任何地方都青。月夜望去，真好像紺青的溶液。其實近岸的水，所含泥質並不少。我們的目的地是天津，最北的一個有條約規定的中國商埠。我們的船靠近了陸地而行，以避免日本巡艦的襲擊。一路平安。預料不久可入渤海口。不料半途遇着一個突如其來的大風暴。烏黑的天地，雨傾盆似的直瀉。黑暗中不斷的閃電和霹靂，比什麼多凶險。我們靠了巨大的機力堅持着，但休想前進寸步。忽然岸邊巨浪打來，碰地把艙門打開。水像瀑布般的亂衝。船上的燈火全被打滅。這時我們真是十分危急。直到機器重行發動，津已被衝近朝鮮海岸了。我們祇能抓住了海岸，靜候着暴風停止。幸虧來得快，去得亦快。

風息後，我們躲在一個長形而多樹的島嶼邊。離開大陸的岬子已不遠。我們就在那地方耽擱了二三個鐘頭，修補船身。究竟我們的船那時停在什麼地方，不能正確知道。計算起來，大概離濟物浦不遠。濟物浦海口當時是在日本人手裡。日本軍隊正在那裡登陸。所以想來附近一帶一定有日本兵艦巡邏。在我們看來，這是一個極危險的處所。停留的時間愈短愈妙。幸虧我們的船，沒有受嚴重的損壞，所以不久便修理竣事。開船時，夜鐘正打兩下，即九點鐘。四圍已很黑暗。我們當時的情形正像炸鍋裡的魚，從鍋裡躍入火中！船還沒有轉出島角，就碰着一隻兵船。那時祇有我一人在船樓上。正想開倒船，躲回原來的處所，已是太遲了。巡艦早看見我們，發出強亮的電光，把黑暗的海天島岸，照個洞然。同時他們就高聲向我們招呼。但是雖用力諦聽，仍聽不清喊些什麼。

我們既被注意，逃也無用，反而增彼方疑心，所以就船停了。希望那位不速之客是屬於歐洲艦隊。中國船我們倒也不望，因為大清的艦隊，這時正在渤海裡。我們的機器尚未關住，巡艦的小艇已向我們駛來。邱勃和威勃斯脫都從艙裡奔上來，一同等候這小艇靠船。大家都很不安的猜想那軍艦的性質。軍艦離我們約有四分之一哩。經海浪的顛簸，他上面的瞭口，好像都在吃水。看過去，很兇猛。并且船面上已在忙着預備軍事動作。這時雖危急萬分，但景色的奇麗，引起我無限的感慨。龐大壯嚴的兵艦，爛燦爛的海波，對岸黑暗的輪角，在鬼怪般的大艦所放出眩暈的光炬之下，使一切都變成了鬼魅的世界，幻的世界！

風高浪急。無何小艇靠了船。從艇內上來的是一個軍官。一望而知他是日本人。他用英語向我們說話，比了其他日本人高明得多。

「你們是不是美國人？」他指着掛在桅上的國旗說，「你們的船叫什麼名字？」我們就從實回答。他也告訴了我們軍艦的名字。但是我們懷着鬼胎，誰也記不牢這名字了。那軍官復用了流利英語，問我的營業。我們事先，已經約好，凡遇到這類事時，只說是運載鹽米布疋。并且還預先備下這些貨色，有袋有箱。但爲了節省地位，裡邊夾了三分之一的藥彈。假貨單也造好。所以軍官要看單時，邱勃就很鎮靜地把這假貨單給他看。他詳細翻復的審閱一番之後，覺得應當查查貨物。我們當然不能拒絕，祇能面面相覷暗地裡相對咋舌。

罷了。當那軍官走到船邊去叫小艇裡水兵上來幫着檢查時。

「不要怕，」邱勃說，「我們還沒到絕路呢，就是給他尋着了傢伙，我們還有路走。」
「怎麼走法呢？」威勃斯脫和我一起說。

「轟他到海裡去，逃我們的命。」邱勃說。從他堅決的神氣裡，可見他真會實行他的打算。

「什麼？在這許多破口下逃麼？」威勃斯脫說。

說到這裡，日本軍官帶着人走來，要我們領到艙下去，我們就聽他領到了貨房裡。貨堆面上一層，有三四隻袋深，是普通的貨物。當他們四面觸摸時，我們異常擔心，起先還好，因為他們刺得不太深，也不向底下去翻，所以馬脚沒有露出來。我們也漸漸放心。突然間，倒霉的運道，又把我們方才的高興降到冰點。原來一個包，紫的鉤束不堅固，碰斷了。薄薄的一層鹽粒下，明亮的手槍和藥彈，立刻滾將出來。那個日本軍官笑得把一雙小小的眼睛都閉緊了。

「好極，」他說，順手拾起了一包，「倒是很有滋味，好吃的傢伙。」

我們都嚇住了，一句話也說不上來。一切都完了！日本鬼子上勁的檢查。把我們的貨物完全查個明白。

「我不能不拘留這隻船了，先生們！」軍官很客氣地對威勃斯脫和我說，「你們的船長到那裡去了？」

我就四面看邱勃，但不見他。

「大約他上甲板去了。」我說。

軍官同他的人，就往上走。威勃斯脫和我緊跟着。邱勃正在同一羣水手講話。探海燈仍照耀着。但見那可怖的鄰艦正向着我們爬來，相距祇有三百碼了。軍官很快地跑到船舷，向小艇的水兵發了幾個口號。口號還沒有完，但聽得邱勃下令：「動手！」一羣水手就一湧而上，把那幾個日本人一果兒擒住。一剎那間，都向船外擲個乾淨。同時，「加緊！逃！」的號令又從船樓上發出。船就向前猛駛。像一隻獵狗嘴裡逃出來的兔子一般。起先，除了浪花澎湃聲外，一切寂靜。一回兒，兵船就向我們開砲了。砲聲連一連二的接着響，我們併息奔駛，但見砲彈橫飛，起初，打得還不準，但是，後來，却愈來愈不對了。一砲打落右舷水裡，激起巨浪，把一個人翻了去，還打着對面的艦舷。另外一彈，橫過甲板，邱勃後來說，牠正像一個火帚，一個被掃着的人，當時就打成兩段，上半段落落海裡，下半段留在甲板上。

「他發瘋了，」威勃斯脫猛吼着，意思指邱勃，「我們可還不願爲了他淹死。」他向着船樓奔去，想阻止我們的逃越。

邱勃就出來擋住他，倆人扭做一團。結果，跌下了船樓，還在掙扎。

那隻巡艦因為要停下來收她的快艇，所以慢了一慢。這一慢就救了我們的命。加以我們的顏色很不容易瞄準，所以給了我們一個逃的機會。我們向前狂衝，好幾次機房幾乎出毛病，兵艦緊緊追着。礮彈的煙火滾着，電光閃耀着，她不像一件人爲的機器，已變成了一隻怪物！槍礮連逐地打來，一個礮彈打中我們的船舷，爆炸起來，兩人應聲而斃，鐵片紛飛，還打傷了好幾個人。我們一共被擊中了近十次，都沒有大損傷。邱勃一門心思的開着船，愈開，與兵艦的距離愈遠，終於逃出了礮火線，那時聽着礮聲逐漸減少的舒快。真是從未經過。過此，我們已入於安全之境。我們的船比追趕的敵艦多五海哩的速率。現在剩着的危險，只有再遇到其他戰艦了。她們也許會聽見了礮聲，駛出來加入包圍我們。但是，還算幸氣，到底沒有逢着。到天明時，我們已遠離敵艦了。

我們所受的損傷，祇限於上部船身，所以很容易修理。只是五個水手，送了命，十個受了傷。我平生從未見過這等事，頗埋怨邱勃，不應這樣冒險，犧牲人家性命。他聽了，祇是笑。

「他們自己願意冒險，」他說，「他們早知道，他們死得也算值得。我們的船和貨不是救下了麼？這就是老板所希望的。我們也只要能做到如此，也就好了。」

望着甲板上慘裂的死尸，一刻前，還是生氣勃勃的活人！我不禁起了無限的感傷。在我們輕快地決定參加這次航行時，絕沒有想到會有這類事情發生。現在突然置身於可怕的戰爭實地中，我的震駭，自難形容。不過這種感傷也很容易過去。當死尸已包裹妥帖，安葬在無際的海底裡，——葬禮是我們逃出的下一日舉行的，——我們就恢復了以前的興致。

我們行裝裡忘帶了祈禱書。在舉行葬禮時，就覺得困難。只能勉強把各人所記得的併湊成數，以完成這輩不幸同伴的基督徒的葬儀。此處我應當補叙另外一個受傷的人。他到了天津才死，葬在英國人的墓地裡。他是第一個給礮彈打着的。姓麥新權 *McSinger*，自己說是大劇家麥新權的後裔。在船上大家呼他「美髮油」，因為他愛把他蓬鬆黑髮膏上油膏。一礮把他兩條腿都炸去了。

講起我那位生着一對黑眼睛的朋友威勃斯脫，在以後的航程中，常不斷的咒罵邱勃，在那吃緊的晚上的杜做主張。他的消愁方法，祇是終天醉酒，他說現在我們還能活着喝一杯酒，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神蹟。

「但是，我是一個無賴，」當他酒性發作時老是嚷着，「算了吧！什麼人會管一個無賴想些怎麼呢？」

邱勃也不去理睬他。老是笑着嚇他，若是再吵，就要鎖他起來。「無賴」並非胆小，實

在因爲那次逃避，在他看來已是不可能，冒險太大。我自信也和他一般，若由我出主意，也不敢像邱勃那樣幹。但是邱勃却是一個什麼事都不怕的人。在應付危急時，沒有人比他最強了。

二，鴨綠江外的沉艦

我們一路很順利的到了天津，就把貨物交給日先生的委辦。軍火脫手時確贏了一筆大利，不過，在我想，把一艘像哥侖布那樣好的船來冒險，似乎有些不值得。在天津停泊了一星期，修理日本砲彈所賜給我們的損傷。

這時，天津正開着軍事會議。一個朝上，那位委辦麥先生到船上來說，他已把哥侖布船出租，運送軍隊到朝鮮去。這是一個急迫的特差，條件很有利，所以他已把合同訂定了。并且費不到幾天。運兵的船不祇一隻，各處都有開來。候泊處是遼東半島東岸的大連灣。在那邊，有兵艦保護軍隊登船。時已很急迫，我們立刻須啓艦向大連灣進發。

那天下午，二個中國密使上船來巡視一週。晚上，我們就掛了美國旗向大連進發，這時是沒有什麼足以恐懼的了。到了大連，就看見滿停着船艦。四艘大艦已在裝載軍隊另外又來了一艘，是和我們一起裝載的。軍艦都很神氣，一共十二艘；除了二三艘外，均屬北洋艦隊

另外還有四艘魚雷艇。艦中最有力的是鎮遠和定遠，據我看起來，是英國造的七千二百八十噸的裝有護礮鐵甲的大艦。經遠，來遠是較小的同類大艦，重二千八百五十噸。平遠是重二千八百五十噸的鐵甲護岸艦。濟遠是二千三百二十噸的礮樓艦。其他致遠，靖遠，廣甲，廣丁，均是重二千三百噸的有護甲的巡艦。超勇，揚威，重一千四百噸，是無護甲的巡艦。

在天津，我們還載了一個中國委員一起走。他說是懂得英語，不過說起來却很不容易。我請他把中國兵艦的名字翻譯出來，但這已非那位朋友林黃所可照辦的了。我祇聽得他好像說，要講清致遠，廣甲，等字所含的詩意，是太繁複了。我到現在還不懂這些字的意義。

旗船上派來一隻小艇，林黃說是來叫我們開到碼頭上去裝載軍隊的。這時，軍隊正從大連，金州各路開到。看上去大部是沒有受過訓練的，上船時毫無秩序。幾個軍官高叫，揮拳地指揮着這羣擠滿碼頭的亂民。登船的人數大約有一萬八千，此外還有許多輜重，使我們忙得不堪。傍晚，我瞥見了總督，他正從陸上回船去。當他的渡艇行過哥倫布時，我看見一個青年，容態藹然可親，具有上等人的風度。他在威海衛陷落後，是自刎而死的。

在我們開到的第二日，一切事都佈置定當。過午，旗艦上發命令我們出發。此處可一說中國的海軍是依英國式訓練的。一切號令均用英語，大約因為中國語太不便的緣故。不過，這樣的要先學會一種外國語，纔能在軍艦上工作，實是一個大不便。我們出發時，運輸船艦

都先集中一起，由軍艦在前面及旁邊分段保護，復由潛水艇殿後。我們的目的地是中國與朝鮮分界的鴨綠江口。九月十四日離大連，十六日下午到目的地。船一到，軍隊立刻登岸。這時已有謠言從義州傳來，說，上一日在朝鮮平壤的中國軍隊已打了第一次敗仗。從這一點就可看出中國戰略自始至終的笨拙：剛才上一日在朝鮮吃了敗仗，而今天軍隊却還在離開內地絕遠的口岸登陸。

軍艦都停泊在江口，運輸艦則稍稍駛進。在這一地段，義州是唯一的市集。此外，祇有些零落的漁舍。登岸的兵士就沿岸紮了營幕。到了晚上，景色真是好看。熒熒的營幕，在很長的岸上蜿蜒着。慘白的夜色中有憧憧往來的人影。稍遠，散立着巍然的巨艦。我們工作到深夜始畢。翌晨，看旭日眩耀着金黃色的海波。

訛稱爲鴨綠江之戰的消息傳到英國，肯定地說這次戰事是在軍隊正在江口起岸時舉行的。我想，這種說法一定是中國人爲掩飾敗蹟而故意捏造出來的。因爲軍隊正在起岸，當然是處於不利的地位。但事實上，軍隊登岸是在十七日朝晨七點鐘畢事的，當時並沒有看見半個敵人。朝飯後，大約九點鐘，哥倫布駛出口外，那時大部艦隊已經駛去，所留下的僅四艘巡洋艦，和幾隻魚雷艇。我們和其他運載艦也已奉命在軍隊登岸畢，可自由返航。哥倫布船，因邱勃已奉日先生的委辦的訓令，可從鴨綠江直接駛返舊金山，在那裡再聽候船主的命令。

但是，那位壓貨的林黃却仍在我們船上，須得先把他送還渤海。我們起先想把他送到軍艦去，但因他們都已啓艇，急忙間沒有機會。他們都跟着大隊向旅順進發，故出口後就向西南駛行，我們祇得緊追着。這時僅有另外一隻運輸船和我們一起走。

這樣走了三個鐘頭，速率是每小時十二海哩。午時，遙望地平線上佈滿濃煙，還有隆隆的聲響。使我們一聽就知道是砲聲。料想前面的艦隊已被敵艦轟擊。我們的保護艦立刻向海岸駛去。從他們的態度看來，大約是想躲避戰鬪；但是，一忽兒他們又換了念頭，同着魚雷艇一起很勇敢地前進。我們把船停住了，一時不知道應該怎樣做。同我們一路走的運輸艦，已在回頭逃逸。那位有謀無勇的林黃也勸我們跟着他逃。但邱勃和我却很希望觀戰。現在我們已不在中國國旗之下，豈有失此機會之理；并且哥侖布也非必須讓他們看見。

我們於是，不睬林黃的難聽懂的抗議，先高掛了美國旗，在一個海灣裡停泊着，此處遼東一帶多山石的海岸，正多着這種灣口。威勃斯脫看管了船，邱勃和我就乘小艇向戰區進發。我們靠近岸走，大約走了一哩半。在震耳的砲聲中，我們上了岸，爬上最高處所。用了望遠鏡，全戰區就了然在目。這時爲狀已極可怖，風很定，濃煙鬱罩著不動；砲彈炸裂聲似霹靂般迴響着。

時正午後二點半鐘。戰事已繼續了三個鐘頭。我們沒有看見開始，所以一時頗難辨認。

戰艦散聚無常，可見雙方都無確定的策略。顯明的是戰鬪已漸近岸。最初，近岸的一艘約離岸一海哩半，我們到後三刻鐘後，許多船艦已都在距岸二英哩之內。邱勃說，戰事完畢，一半船艦均會上了岸。此時船艦已較易辨認。中國人確已在漸漸倒運。日本船艦的行動已趨一致，對敵艦取包圍勢，猛烈砲轟。他們在射擊速度及策略上均占優勢。幾艘中國艦看去入絕境。他們全無合作行動，但砲擊也不弱。幾艘日本艦已着火。我們雖不能把每一船艦都認清，但，至少，日本船艦的數量和武備，並不比中國艦隊弱。他們尤其是注意中國的兩艘鐵甲艦鎮遠和定遠。一艦上的一個三十七噸克虜伯大礮已靜了下去，其他快擊礮却還在活動。三點鐘後，定遠着彈起火，從煙幕中望去，像一團火塊，且已在漸漸下沈。三四個敵艦圍住了他猛烈轟擊。最後，他向水底一沈，一切都不復見；四圍的黑烟擠攏來代替了一霎前光赤的船身，好像一層黑幕把千百人葬身之地霎那蓋末。一時砲響像弛緩了些，但一忽後又恢復了舊狀。這時日本旗艦松島全身着火，好像也將遭同樣的命運，但後來火居然漸熄，他也就退出了戰線。

這時，中國艦更被迫近岸。超勇已完全損壞，在離我們一海哩遠的地方靠了岸。用了望遠鏡，我們能很清晰的看見他可慘的狀態。船的上部已擊成碎片，甲板上躺滿了尸首，水手都在上岸逃命。跟着，揚威也在破碎和着火的情狀下靠岸。他離我們較遠，難於看清。在日

本方面：除了旗艦和幾艘較小的戰艦受了大損外，我們還沒有看見沉沒過一艘。他們繼續着攻擊，對於號令都很快的服從。反之，在大清方面，則已看不到什麼號令。

到後來，另外一艘最好的戰艦致遠也入了厄境。她已堅持好久，抽水筒在不斷地抽出來，因為我們可看見從船內抽出來的水流。她勇敢地單獨戰鬪。直到沉沒，他甲板上和頂樓上的砲仍不斷射擊。結果，船舷完全破壞，船尾傾側，推進翼露出水面，一步一步地歸於消滅。日本船艦上得勝的狂呼，很可清晰地聽得。鎮遠，定遠想來幫助他，但已太遲了。

五點鐘，夜色漸重，砲聲也漸銷沈。敵對的艦隊，均行分散。中國船艦漸向南消失於沈沈的暮靄中。日本艦向海上退去。我們也就上艇回哥倫布。一路議論着剛才的戰事和他的再現。中國人的敗北，其實一無足奇。因為從前在英國人訓練下的效率現在已經銷失。當我在大連灣時，曾同潘羅士先生 Mr. Purvis 談話。他是致遠船上的一個工程師。我問他若遇到相等的日本艦時，則勝敗將如何。他說，若中國人駕駛得好，則大概可勝。這話一聽就可知他對此很有懷疑。

「他們都很勇敢，」他說，——對於此點，我很可答復，他們確沒有顯著的長縮，——「我相信丁確是一個好人，可是他卻在封漢納根 Von Hanneken 的指揮之下」——這是指封漢納根上尉，他是一個德國陸軍軍官，在艦隊裏當外國自効軍。這句話的含義很易見，就

是說，他可是在接觸時真正發號使令的人。丁總司令是承受他意志的。我不敢信這話是一定準確，但是若是準確，則全艦隊的策略是置在一個小兵手裏，豈非駭人聽聞！更記得潘維士先生還說過，艦上有二三隻氣錫已舊損不可用，（指已沈沒的超勇艦）并且訓練的疏弛實由於號令不行。例如，有人說從旗艦所拍發的命令電報，都被各艦上的電報員變更或竟擱置。樓來和工程師的記錄一比較，才證實了這話。（關於封漢納根詳見後參考資料第一〇九及一二四頁）

有一點使我很覺希奇：就是那稱為現代海上戰爭裏的黑馬，那可怕的魚雷，此次却很少用着。雙方均有幾隻魚雷艇。但在中國方面，直等戰事已起了一小時之久，他們才行參加。據日本方面說，他們始終沒有使用魚雷。此外，魚雷從未見有一次有效的射擊。從我所目觀的事實說，我認為除非兩隻敵對戰艦已相離很近，魚雷擊中的機會是很少的。即在那專備的船艇上，標準較易，但受敵方槍砲射擊的危險也太大。在鴨綠江一戰中，魚雷確未得適當的機會，但至少可顯示魚雷的效力多被過於重視，砲擊到底還是海戰裏的主力。大約對於停泊着的船隻和艦隊，魚雷的突擊最具效力。威海衛之役可作為例。

中外時事述略（自十月十一日至十一月十日）

記者

國內

一、北滿義勇軍與日軍苦戰

丁超李杜奮勇作戰

丁超李杜有電到平，報告上月作戰經過，原文云：本月一日太平鎮集結

日軍七百餘名，飛機兩架，向我三道崗二道河子猛攻，當經我第四路陳總指揮宗岱，率隊迎頭痛擊，鏖戰七晝夜，斃敵隊長一人，擒官數人，兵百餘名，嗣以火力不敵，遂進迫勃利縣城，被我邢占清部增援，將敵擊退，紛紛向三姓潰敗，同日寶清湯源來日機一架，拋彈數枚，傷亡民婦小孩各一名，二日我軍王支隊長勇，率隊乘機將太平鎮攻下，逆軍留守聶團全部收服，得獲重砲兩門，械彈甚夥，十四日周支隊長萬青率隊攻入佳木斯，官兵冒彈衝鋒，血肉相搏，我大刀隊尤爲奮勇，巷戰兩晝夜，斃日敵百餘人，旋因器械不敵，暫爲退出，十五日王支隊長勇率隊聯合倍團攻入樺川，將縣城完全收復，逆軍步兵一團，被我繳械，日敵百餘退往三姓，十四日我左路王德林部孔憲榮率隊攻入寧安，日軍負隅頑抗，卒因火力不敵，逾日即行退出，旋於二十七日四面猛攻，於午後三時將縣城克復，敵向海林站方面退却，仍

有一部佔據北火磨院內不出，我方得獲野砲四門，械彈甚多，十五日由哈開來日軍兵車一列，至高嶺子被我軍將鐵軌破壞，該列車全行脫軌，當時斃敵七十餘人，十八日又有日軍兵車一列，在八窪崗被我王旅鄭營將鐵道拆毀，斃日軍五十餘人，得獲給養彈藥甚多，後經鐵甲車開到，始將殘餘日軍救去，杜等正督飭各隊乘勢猛進，先行收復沿江沿線各地，再圖節節進展云云。同時李杜亦電其駐平代表報告自衛軍最近與日軍之戰況，電文云：沿江一帶日軍合進攻，本月一日起，日軍七百餘，逆軍一千餘，由佳木斯經土龍山攻我三道崗，二道河子（按以上兩地，位在依蘭東南，三道崗距伊蘭約四十里，二道河子距伊蘭約七八十里，兩地居民極多，爲伊蘭附近最大之集鎮。）勃利各地，我自衛軍陳宗岱旅及二十四旅一部，迎頭痛擊，激戰計達七晝夜，兩方互有死傷，後我軍二十六旅增援，敵始不支，紛向依蘭退去，此役計獲野砲一門，槍數十枝，戰爭詳況，容俟續電。刻下我軍正在積極調動與蘇馬各軍，均已聯絡完成，惟此地天氣極寒，業經降雪，我軍與日逆交戰，半著衾衣，夜深寒重，慘不忍言，望向各方設法，予以捐助，只求我軍不厄於凍餒，則有生之日，盡殺敵之時云云。

日人毒計擬肅清義軍 據密赴長春調查，十一月初返平之王際隆君談數度與偽國官吏秘密談話，探悉日軍對東北義軍急謀澈底肅清，目下正在積極進行以下三種政策：

(一) 高價收買東北糧石。日軍鑒於東北各地義軍如火如荼之情形，欲根本消滅，除絕其武器來源外，絕其食糧，實爲要圖，刻下南滿鐵路株式會社以無限度之資本，向東北各地以高價收買糧石，或運回日本，或積屯旅大，因是東北各地糧價日漲，遼吉黑長等處糧價尤爲奇昂，勢必使此後義軍所至之地，無以爲炊，此實爲義軍生死命脈之所繫。(二) 誘募民兵騙取槍枝。現日軍主使『滿洲國』當局，分頭在各縣以鉅金誘募民兵，每兵每月給予薪金三十元或二十元，惟必須自帶槍枝，應募後，立即開往他處抵抗義軍，如由甲縣所募者則調往乙縣，由乙縣所募者則調往甲縣，調往別縣後，則假以應戰不力或種種罪名，繳其槍枝，予以殺戮或遣散；另一方面，則辦理聯村自治，縣設縣團長，區設區團長，村設村團長，名爲抵抗義軍，實即騙取槍枝也。(三) 派公學生充當警察。日軍鑒於現有『滿洲國』各地警察，不可信賴，最近積極在南滿沿線，招收曾在日本設立之公學堂畢業學生，其中學生中日鮮人均有，第一批現以八千名爲限，分配計劃業經擬妥，目下已逐漸由重要地點更換中，預計明春即可全數分派，俟第一批分派完畢，仍有第二批及第三批之招收，將來東北警察，擬完全由此項日本公學堂畢業之學生充之。

蘇炳文又電國聯 蘇炳文張殿九於十一月十日自海拉爾發電致國際聯盟宣布日本暴行，文曰：日本以侵略主義，強行佔據中國東北，假借民意，威迫挾持溥儀，組織滿洲僞國，迄今已

逾一載，中國民衆，既全體反對，而東北全境，更陷於永無止息紛亂狀態中，日本雖駐重兵，毫無維持治安能力，而變本加厲，倒行逆施，焚殺淫掠，種種殘暴，無一不出公理人道恆軌以外，現在東北居民四分之三，已不能生活，此種行動，損害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已違反九國公約第一條，其不用和平方法解決爭端，而擅動武力破壞和平，則違反非戰公約第二條，又侵及國聯會員間之政治獨立，不顧忠告，蔑視盟約，同時違反國聯盟約第十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等規定，而國際間遷延至今，毫無約束制止日本暴行之能力，中國民衆，實不能不取緊急有效之自衛手段，最近日本軍閥，更悍然與滿洲偽國締結承認條約，獨佔東北利源，封鎖國際商務，東亞局勢，將起絕大危機，我東北民衆，萬難忍受，至日本迫令偽國以民衆自決王道治國開放均等共存共榮各假面具相號召，用以矇蔽世界人之耳目，藉以掩飾其強佔東北之形迹，更作永久割據之根基，此種威脅強迫卑劣舉動，我民衆自始至終，未曾承認，文等職在軍人，義當救國，爰本我三千萬民衆之囑望，振旅東征，打倒日本之野蠻軍閥，必期解放全民，恢復領土，消滅偽國，建樹和平，凡我友邦，應知日本軍閥不獨損害中國，即外籍僑民，亦同被其禍，倘不將其驅逐，中外咸感威脅，日本暴軍及其收買之華籍匪團，既均顯然不能保持各城市安甯，東北地方自今日起，惟有我民衆救國軍爲唯一之負責權力，凡我軍所至，中外居民，一律保護，倘有阻礙我軍行動，爲日軍侵略主義作工具者，無論任

何國籍，概在礙難保護之列，又日本民衆對東北事變並未獲益，而負擔增重，經濟恐慌，失業日多，同受壓迫，若是則我軍直接爲中國民族求自由，間接亦即爲日本民衆除暴政，更爲世界一切民族求永久之和平，庶使我東北三千萬民衆之真正意旨，得揭揚於世界，不致爲暴力所誣讒，更希望一切有覺悟爭解放者，聯合戰綫，前後夾攻，此爲東亞民衆求生路而戰，昭告世界，謹此宣言。

丁李反對國聯報告書

吉林自衛軍總司令李杜丁超等於十月十二日聯名發出反駁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之通電，原文大意云：頃讀國聯調查團公布報告書，曰赦免東北叛逆，暫時繼續保留日官，曰舉行顧問會議，包括日人在內，暫時管理東北，曰滿蒙僅設憲兵，定爲無軍備區域各項目，不惟有乖於事實，即與以前各項亦大相牴牾，夫滿洲之屬中國，爲不可更易之事實，及九一八夕日軍之暴動，不能飾爲自衛之舉動，前已言之，則是滿洲之爲中國領土固矣，有領土則必有政治之統轄與夫軍備之保障，亦不待言，而今則謂保留日官設顧問會議，須包括日人以管理東北，所謂設特殊制度，許東北自治，尤須中國宣言承認，以固有之疆土，而不能施其統治權，必與他人共理之，是不認滿洲爲中國所有而爲中日所共有矣，此不合者一。日本之軍事行動，既有背於公約，限制其撤兵，所以維護公約，保持和平也，而今則謂中日雙方軍隊，同時撤退出境，中國以自己之領土，固有之軍隊，又將何所撤退，以失其捍衛

國權，此不合者二。至謂日人在東北有所謂特權者，僅就已往條約上履行者言之耳，非必謂設官分職，與中國同施其政治軍備之權限也，今則舉軍政各權，中日平衡操之，是與共管無異，所謂滿洲屬於中國者何義！此不合者三。日人肇釁，附逆之徒，每爲作佞，以阻撓我軍，破壞我政治，使我東北三千萬民衆，日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而今則赦免不咎，俾賣國求榮者無所懲儆，此不合者四。自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方面，國家政治軍備之破壞，人民生命財產之損失，極大且鉅，年餘來所以靜待而隱忍者，乃俟諸國聯大會之裁制也，國聯大會所依據者約法，所主持者公理，今觀其報告書所公布事實，顯有牴牾，處置亦復失當，恐將無以伸正義於天下，且使東北三千萬民衆朝夕所企望於國聯調查團者，其結果竟若是，所謂約法公理，乃如是耶？斯決難甘心承認。必也復我完整國土，保我固有主權，事變以後之一切損失，尤須日方如數賠償，以儆其無故啓釁之咎，否則我東北民衆，農者拋耒耜，商者棄貨遷，荷戈披甲，拚盡三千萬生靈，以與日人角，不完全收復國土不止，謹請速向國聯大會提出修正，以圖自救，使東北民衆出水火之苦，中國領土免割裂之憂等語。

李杜痛心內戰

吉林自衛軍總司令李杜有電致北平某君，對於國人未能一致對外，深致憤慨

，反而乘機內爭，尤爲痛心，電文云，三省政變，咸認不抵抗爲失計，聯合友軍，起而自衛，爲國爲民，良非得已，屈計三省同胞，陷於水深火熱中者，已一年於茲矣，我軍孤懸一隅

，苦戰百餘役，早經筋疲力盡，仍各奮勇抗敵，原希中央早定辦法，奈何時勢益趨消沈，魯難未平，川事又起，當此生死關頭，國人猶不能團結對外，已覺可恥，反而乘此機會，急急於私人之爭，果何居心！每思及此，輒爲淚下，至弟起義之初，早已不計生死，個人存亡，誓當與此一隅共之也，好在士氣激昂，每戰多袒胸肉搏，我軍損失固重，敵亦窮於應付，如果全國人心不死，世界公理尚存，究能獲得最後之勝利！

一一、南京實業部之工業計劃

實業部長報告

南京實業部長陳公博於十月十七日在中央黨部報告實業部實業計劃，略謂，

實部實業計劃，以揚子江爲第一期計劃，且以揚子江爲第一重工業中心區，政府決定中國一切建設計劃，要在四年內完成，實部本中央決定，製成計劃。揚子江爲中央政府所在地，居全國中部，地點適中，物產豐富，交通便利，易於發展。此外，在中國現在談建設，最要緊的在建設信用，信用不能建設，一切事業，都無從建設，在揚子江流域有建設成績表現，可證明政府有建設計畫和決心，人民自然就他投資於地產和投機事業的資本，移作建設之用。至於實業計畫全部，大概不外農業工業商業以及漁牧等。今天所報告的只是工業計畫，尤其是工業計畫中已在實行者手舉辦的一部。關於工業，實部在本年五月以前，已擬定十二個

計畫，一，煤礦。二，鋼鐵。三，三酸。四，機械工業。五，銅業。六，煤油。七，動力製造。八，自動車。九，電機工業。十，製糖。十一，造紙工業。十二，磁業。今天只就上述十二計畫中，提出四點，說明於下：

煤礦計畫 我國每年煤的產額總數爲二千五百萬噸，外資所產的煤額，計一千四百萬噸，本國資本所產額數計一千一百萬噸，就揚子江流域，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及貴州雲南之近長江部份產額約二百八十四萬噸，現長江流域銷售外煤總在二百萬噸以上，既然我們要拿揚子江作重工業中心區，不單要塞揚子江這個漏卮，還要供給全國，每年最低限度，要使產煤達一千六百萬噸以上。揚子江流域煤田有多少，現在調查所得，在江蘇有銅山，蕭縣，安徽有宿縣，懷安，懷寧，宿松，太湖等；江西有萍鄉，吉安，餘干；湖北有大冶，陽新，廣濟，崇陽，秭歸，興山，長陽，資邱，宜都，富陽；湖南有湘鄉，常寧，耒陽等，四川大凡赤盆地，都是煤層極厚區域；雲貴兩省，因交通未便，暫不計入，其餘與鐵道聯貫的，在津浦路有灤縣，萊蕪，泰安等縣，平漢路附近則有井陘，臨城，磁縣，安陽，禹城等縣。現計畫擬分爲二十區，每區平均每天產煤二千噸，總計便有四萬噸，成本約計十六萬元，運費二十四萬元，每日售價可得五十萬元，每年可獲盈餘三千三百餘萬元，這是第一個計畫，也是和鋼鐵計畫有關係的。

鋼鐵廠計畫

本來在我國有好幾處，可設鍊鋼廠，如綏遠可設一鍊鋼廠，利用綏遠鐵和公積坂煤來鍊鋼，山東可以設一鋼廠，以膠濟路博山煤煉金嶺鎮的鐵；以及河北井陘。磁縣。齋堂的煤，煉宣化紀龍關之鐵，現在已有一個龍烟鋼廠，惜以種種關係未開。再如漢冶，京蕪區域，也極便於煉鋼，現在單就五個區域中的京蕪區來講，因為這是開發揚子江作重工業中心區的根據，大概煤鐵分配，鐵就取在揚子江以南，煤則取之以北，現在所講鍊鋼問題，鍊鋼廠所當然的是在產煤或產鐵所在地，至於煤和鐵的供給來源，目前我們鍊鋼廠所利用的煤，便賴襄莊，雷家溝，白土寨，賈汪等處，所利用的鐵便仰給於安徽裕繁，湖北象鼻，江蘇銅山，江西九江等處，而沿揚子江下游一帶，我們知道可利用的鐵，總數總在三千二百萬噸左右，煤則在一萬萬噸左右，將來開辦以後，只是中等一個鍊鋼場，每年可出生鐵十七萬噸，鋼材十餘萬噸，烟煤七十萬噸，焦炭二十萬噸，黑油一萬二千噸，肥田粉一萬四千噸，汽油三千噸，總計每年盈餘約計八百十萬元，關於鋼鐵廠的完成時期大概總在二年左右，現在德國已派正式代表到我國來，正在討論，不久便可簽訂正式合同，實部在孔部長時，曾和德國喜望公司議及，當時並定發行公債八千萬元來開辦，本年一月本人接事以後，也訂了一個草約，可是在七月間我們因感覺財政困難，恐財部不能完全發八千萬公債，於是變更計畫，將上項公債減為半數，發行四千萬元，先行開採雷家溝煤，其餘用為建築工廠，動工以後

，再用雷家溝未開發的煤作抵押品，再借四千萬元，此次所發庫券，期限定為七年，利息七厘，此事最近便可成功，所以我們一方面就希望拿鋼鐵和煤作一個基本事業，然後由此逐漸發展。

硫酸亞廠 硫酸亞在平時，可作肥田粉之用，戰時又可作兵工用途，現在計畫資本，定為一千五百萬元，與英德合辦，大概英國出資本，德國出技術，此一千五百萬元中，中國方面占八百萬元，外國占七百萬元，在我國八百萬元中，政府占五百萬元，商人占三百萬元，英德各專家，本年四月間，曾到我國湖南各地調查，不過現在主要用品，硫磺問題，我國硫磺礦不知有多少，而且始終未開採，非從試探不可，目前我們已派人到湖南調查硫磺礦層厚薄和數量多寡二方面，等英德方面專家回國以後報告，大概在明年六月以前，可以成功。

機器工廠 實部關於機器工業也定有十二個計畫，一，原動機製造，二，紡織機製造，三，工作機製造，四，笨重機製造，五，輕巧機製造，六，軸承機製造，七，鐵管製造，八，繩索製造，九，銼刀鋸條製造，十，針釘製造，十一，儀器製造，十二，印刷機製造，以上各種機器工業，要是大規模舉辦，都應獨立，不過現在我們限於力量，不能同時一齊舉辦，最近辦理快將成功的，就是中央機器廠，機械值一百五十萬元，此款現已經中英庚款委會簽字，將來可製造原動機，工作機，鐵管，以及農具等等，廠址已在本京下關附近，向市府買二

百四十餘畝，地價業已交付，現在感困難的就是流動基金，至房屋建築及其他設備約四十萬元，此款實部正在籌畫，但爲數尚不多，我們相信很有把握，無論如何，一年以內，必能完成。

進行計畫 現正在考量中，不過開發事業雖可借助外資，但本國亦須有資本，先有建設表現，籌款問題可實行專賣，如火柴與捲烟兩項，按初步計算，年可得千萬元，此外即扶助全國實業界成立組織實行合作，並希望民衆合作，籌措鉅資，調查全國原料產量，以作建設事業之標準，目前雖有如此許多困難，可是我們既定了一種計畫，總希望在最近期間，大家能想出辦法去進行，如在揚子江流域我們建設力量可以表現出來時候，相信人民對於政府一定很相信，一定可以達到政府與人民合作的目的，同時對於資本保護管理能有把握，外人對於中國投資，一定也很願意，所以全部關於工業計畫，打算不久就印出來，並譯成西文，作外國各企業家的參考。

三、改革全國教育

養成整齊民族觀念 南京教育部感於我國二十年來，教育之傾向，全係個人主義之發展，及美國式之抄襲，以致形成今日教育之窳敗現狀，因擬就「改正我國教育之傾向及其辦法」一

文，最近即將呈送中央採擇，全文長數萬言，初稿已草竣，現在審核中，該文首即批判我國二十年來之教育之傾向，對於我國政治之影響，謂目下分崩之局面，皆受個人主義及抄襲美國之賜，我國需要之教育，應以民族意識爲中心，養成全民皆有一整個民族之觀念，不復再有個人之觀念，存於胸中，庶我國政治上之反映，可成一團結堅固之國家，但我國一般社會之意識，顯然存在者，尙有宗教意識，此點在教育上，不能忽視，應有以利導之，使爲民族意識之輔助與辦法，從區域言，應使教育推廣至全國各處，不應專在都市繁華，應向鄉村方面擴充，以各級言，應注重小學盡量發展，今後之大學，不必佔最重要之地位，以課程科目言，應注重實科，對於文科應酌量縮減，即應養成農工醫等項專門人才，對於文法等科，逐漸裁併，以整個制度言，最重爲義務教育，預定一年，使失學兒童及一般不識字者，強施教育，如將來認爲可延長，則逐漸增加至四年，此四年則可暫定爲義務教育之年限，至中學在初中時，爲一般常識之培植，高中則偏重科學，總之，中學之教育，係教育國民，如何爲一完善人民之教育，且須富有科學知識，大學則爲少數專門人才培養之所，以農工醫爲主，師資教育將現行者一律取消，小學師資，以中學畢業受一年師資訓練者充之，中學師資，以大學畢業再受一年高等師範教育者充之，其詳細辦法，該文均有詳細之規定。

教育失敗之三項意見

全國教育問題，政府中人以爲：我國教育失敗，不外三點，大要（一

（一）不獨大學與專門教育失敗，小學與社會教育亦有名無實，致國民對國家觀念薄弱，有甘作漢奸者，假使社會教育辦好，決無此等情事；（二）過去除教育制度或方針不當外，中小學教科書有許多違反時代精神，影響青年思想，應嚴爲審定或另編；（三）流行之電影戲劇，類多愛情或神怪之作，其足以改良社會或激發民族精神者甚少，此與社會教育有關，應加注意。討論結果，決將三項意見交政治會議教育組擬詳細方案，中執會另派委員數人參加，於兩週中將方案擬定，提三中全會討論。

四、汪兆銘出國調養

汪兆銘赴歐調養 南京行政院長汪兆銘，因病重亟須調養，曾再三向政府辭職，而政府始終慰留，准予給假休養，但汪以病症關係，須在熱帶病院調治，故決定先赴法國，然後再定療養地點。病愈以後，再行回國。汪於十月二十二日放洋，汪臨行前發表告別國人書，述彼對內政外交之意見，頗爲重要，抄錄如下：

汪告別國人書 「當九月初旬，兆銘患病增劇，請假調理，以爲靜養旬日，即可全愈，及十月初旬四醫生診斷書發表後，始知病勢嚴重，且有出國療養之必要，中央遂寬予假期，俾得從事醫藥，當此國事危急，愀然捨去，實乖素願，但與其困臥床褥，因循無補，不如從醫所

言，暫時出國，以謀專門治療，或得康復以繼續爲國事努力也。臥病以來，時承同志垂問，久稽答覆，至歉於懷，今當暫別，謹述鄙見數事，以當面談。兆銘自去歲十月由廣州至上海，今歲一月入京以至於今，共赴國難之志，始終未有變易，惟政治設施，十未達一，內汝神明，非言可喻，夫政治不修明，則雖欲共赴國難，亦苦無所藉手，然政治上之張弛緩急，各同志間見解容有異同，則又不可不以共赴國難之念驅之於一致，此兩者似相矛盾，實則相成所願諸同志精神不懈，而審慎從事也。中央政治會議常務委員，本爲蔣胡兩同志及兆銘三人，胡同志久未赴京，兆銘今又因病曠職，致蔣同志獨任其難，思之戚然於心。而兆銘抱病以來，行政院長職務，得宋副院長毅然代理，且得安心療養，誠不勝其感謝。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病中已得披閱，茲述其感想如下：第一，中國政府此次將對日案件提交國際聯合會，立場與方法實爲最合理及最合法者，蓋國聯盟約，爲今日世界會員各國及贊成國聯盟約者所應共同遵守之惟一法律，惟世界各國能共守此約，然後世界之和平方得維持，中國政府始終不忘保持，故將此案件提交身負保障和平責任之國聯；第二，實行國聯盟約，爲國聯所負之責任，自中國政府提出此案，國聯歷次決議案，亦皆根據國聯盟約之原則，此次調查團之派遣，在調查事實之真相，及決定責任之誰屬；第三，調查團報告書對於事實之敘述，及東北事件因果之觀察，明白公認，對於日本蓄意破壞中國領土完整，以遂其侵略政策，認爲該國預

定之計劃一點，尤爲明確，值得吾人對調查團之努力及公平判斷，予以贊賞，惟於此尙不能無憾者，調查團敘述事實後，而建議之解決方法，似覺與其自述之事實不相符合耳；第四，由報告書上言之意旨言，調查團似明白以法律政治及道德上之全副責任加諸日本，且知調查團於日本過去在東三省所作爲及所圖謀者，認爲遠東一切禍亂之源，而於所謂「滿洲國」者，亦明認爲僅由日本武力哺育而成之傀儡組織，然調查團於此不敢責令日本擔負此項事變之完全責任，乃不惜迂迴曲折，以提出所謂和平的和解方法，倘使調查團此種建議而爲國聯所完全接受，則適足表現國聯雖有公平之觀察及對於正義之同情心，而其制裁力不足以副之，不僅世界和平全失保障，即國聯所引爲職志之消弭國際糾紛，亦無從貫徹。中國爲和平前途計，對於此點不能不喚起世界對此之深切注意；第五，我國今應鄭重考慮者，當前問題之對付方法，戰爭乎？和平乎？由前之道，則凡日本用武力攫奪而去者，亦由武力恢復之，此由武力以求公道也；由後之道，則由和平以求公道，其最要方法，在接受國聯對於我之同情心，而於其制裁力之薄弱，則求所以矯正而增益之，以期得最後之勝利，惟無論如何，均須政府人民團結一致，否則，言和平則亂唱高調，無裨實際，言戰爭則又不能自整其一致之陣，是益促吾國家之危亡而已。過去失敗之造成，其原因殆不外乎此，今後能不蹈覆轍，則所獲多矣。第六，團結即是力量，今日救亡之道，團結一致而已，同志與同志之間，政府與人民

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均當視此爲天經地義，而一致以赴之，至於地方與地方之間，因地盤衝突而發生內戰，則尤不容於中國，彼身冒大不韙而甘爲戎首者，適足自滅耳。以上鄙見所及，聊述梗概，惟垂鑒之，幸甚，二十一年十月二十日汪兆銘謹啓。」

國 外

一，羅斯福當選美國總統

羅斯福當選美總統 胡佛與羅斯福競選，世界各國無不注意，十一月八日各州選舉結果，民主黨方面之羅斯福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以空前多數（四百七十二票，胡佛五九票）獲得勝利，副總統屬於民主黨之嘉納 John N. Garner，新選國會之分野，民主黨上院五十六席，下院二百四十一席，共和黨上院三十四，下院七十八，民主黨亦獲勝利。茲介紹羅斯福及嘉納之生平於次：

羅斯福氏之生平

羅斯福氏任紐約州長時，辦事敏捷，對於本州事務，尤爲明察。其委任之屬僚，率爲幹練純正人士，關於彼等職分以內事，氏毫不加干涉。每年歲首，氏輒在州議會中宣布本年應舉辦之事項。又因一般人士對於本州之行政，頗爲隔膜，故氏常按期用廣播報告州政，如公司向股東會提出報告然。氏在威爾遜內閣，任海軍次長時，對部務積極興革

。美國海軍在歷任總統下，成爲一種裝飾品，常受政黨影響，內容腐敗，因氏之努力，始現朝氣，歷來中飽制，得以取消。大戰時，封鎖北海之成功，尤爲氏破格用人之效。美國參戰後，氏在歐洲，與福煦，克里孟素，勞易喬治及英王，數數晤談。某法國軍官嘗謂，「彼（指羅氏）固知如何可以操縱法人也！」羅氏幼時，即有入安那波立斯海軍學校之志，但因其父阻止，未果。其母莎拉，狄蘭諾女士，幼年即好航海，嘗乘帆船至中國香港遊歷，羅氏習性與海軍爲近，殆得乃母之遺傳也。美國與西班牙開戰時，氏擬由家中潛逃，向海軍中投効，會以疹疾，未能成行。氏幼年頗爲不羈，嘗遊歷德國時，嘗以自行車一輛，遍遊德境。時德國在帝政下，警戒森嚴，但氏對於禁令，漠然置之，某日一日中，因犯規被捕至四次之多。近頃羅氏夫人向美國某記者談話，詳述羅氏爲人，頗饒興味，茲爲附誌於下：「吾夫爲一良好之航海家，某次在大戰時，彼正任海軍次長，欲乘驅逐艦駛過坎玻拜拉島與歐陸間之海峽，艦長告以不能駛過，彼乃自任駕駛，安然駛過海峽。吾夫今日搜藏關於海軍之事物，在美國可稱至精。凡關於海軍著作，無一未經瀏覽，吾夫誠爲一活動海軍百科全書也。彼對於海軍之研究，果發生效用。一九一二年吾夫在巴的穆爾民主黨競選會中，爲威爾遜競選甚力。嗣海長但尼爾與威爾遜總統欲彼任海軍次長，吾夫允可。其堂兄西沃道爾（按爲故羅斯福總統之子）稱，海軍部最後有一熟知海事之行政官矣。一佛蘭克（羅名）之父雖業商，但平

時以居住於哈德公園之時爲多。彼喜田野真趣，尤喜豢養馬匹。吾夫在病足前，最喜馳騁。現時彼仍能騎馬，但以與吾等偕乘福特車之時爲多。「吾家農莊（約占五百英畝）以種植果木爲主。並種小麥，雀麥等農作物，並有乳牛約二十頭。吾人對於培植森林，亦極感興趣。

「現時吾夫健康逾人，較病前尤爲健壯。其人生哲學注意於含忍；有偉大之自制能力。在競選時，他人勞憊欲死，而彼始終無有倦容。彼之興趣爲多方面的。彼於收藏海軍材料外，兼喜蒐集名人簽字。彼收藏之郵票至富。吾夫之心性頗爲活動。他人之癖好，佛蘭克均感興趣，且此種興趣爲正宗的。彼涉獵之書甚多，尤喜談名人傳記，至長篇小說則不喜之，亦時以偵探說部消遣。彼有一習性，即喜獨自早餐，餐時披閱信件與報紙」云。

嘉納氏之略歷 美新選副總統，下院議長約翰嘉納氏 John N. Garner，今年六十三歲，生於塔克什斯州東北部之花原 Blossom Prairie, Texas，以南部人士而當選，亦一新紀錄也。氏出身寒微。其父於南北戰爭時，爲軍中之一小兵，嗣在塔州務農。氏幼齡由其母氏教讀。十八歲習律，同時爲牧童。嗣遷居烏瓦爾德 Uvalde 爲律師，聲譽鵲起，被選爲塔州州議會議員，曾提議將塔州分爲五州案，其他頗少表見，氏注意研究者爲財政與捐稅問題。一九〇二年氏被選爲下議員，得夫人艾狄氏 Mrs. Ettie Gerner 之臂助爲多，迄今夫人爲其女秘書。氏不久爲財政委員會委員，嶄然露其頭角。氏在下院中最大之奮鬥，爲一九二四年反對財長

米隆氏之捐稅計劃，此種減稅計劃，獲得多數人之贊助。但嘉納氏覺察此案優惠富人，富人捐稅削減之比例，與小納稅人不符。氏於是對米案大肆攻擊，自擬一捐稅以與政府抗。經一冬之奮鬥後，卒獲勝利。富豪納稅人，包括「電力托辣斯」領袖，思中傷之，出資運動，使嘉氏在本鄉落選，然其計卒未得售。嘉氏繼續反對財部政策，揭發所得稅黑幕，並打消財部若干提案，嘉氏蓋前任財長米隆氏之死敵也。已故下院議長郎沃斯氏（前羅斯福總統之子婿）與嘉氏為密友，郎氏死後，嘉氏繼郎當選下院議長之職。在去夏胡佛建議緩債一年計劃時，特以電話致塔州嘉厲，徵取同意，氏要求胡佛，須自己將脚步立穩。氏夫婦居華盛頓一小厲客中。氏每日清晨即乘街車或步行至議院。對於議院所備汽車，則摒而弗用，以此為政府無益之糜費也。氏在烏瓦爾德有地產，置有牛羊果樹之屬，兼營田產與銀行業，家資堪稱小康。氏夫婦非於不得已時，尋常不廁身華盛頓社交界。氏居小客厲中，由嘉夫人自任烹調之役。晚間有暇，間往觀電影。在本鄉時，則以漁獵與支帳野宿消遣。嘉夫人任記室，頗稱職，遇下亦和藹可親。每晨七時後，輒先其夫數分鐘至辦公室，餐時則一人在辦公室，進簡單之食品。夫人於其夫之康健，亦甚注意，有子一，已婚，頃居本鄉。嘉納氏現雖貴顯，不受但華盛頓紛華之習氣所染。談吐直率，衣服間常有摺痕。髮銀色，頰紅，藍眼，眉巒巒然，隆準，身材與中人等。對人熱烈，而談吐有風致，故得友朋之愛戴。氏之操行，外圓內方。

精於撲克術，甚狡猾，有智術，與之博者，將傾囊而返也。氏演說遒勁直率，富描寫與表現力，且決斷力甚敏捷而正確，素有思路清晰之名，氏雖非一絕頂聰明之智識階級，但其心思之靈敏，確非尋常所可幾及也。

一一、德國總選舉揭曉

德國總選舉揭曉 德國總選舉於七月三十一日舉行後，不久國會即被解散，十一月六日又舉行總選，各方競選，極為猛烈。選舉結果，希特勒損失極重，失去二百萬左右之選民，三十個議席，共產黨增加十一票，國權黨與人民黨亦獲勝利。此次選舉總額為五百七十五席，茲列表如次：

黨名	所得票數	所得百分數	所得議席
法西斯黨	一，七一三，七八五	三三，一	一九五（二三〇）
社會民主黨	七，二三七，八九四	二〇，四	一一一（一三三）
共產黨	五，〇七四，二〇九	一一，九	一〇〇（八九）
中央黨	四，二二八，六三三	一六，〇	七〇（七六）
國權黨	三，〇六四，九七七	八，七	五二（四〇）

巴威路人民黨 一，〇八一，九三二 三，一 一九（二二）

人民黨 六六〇，〇〇二 一，九 一一（七）

基督教社會黨 四一二，六八五 一，二 五（三）

其餘小黨 二，八 九

巴本希望全國合作 巴本政府對於選舉結果，完全認為滿意，並宣布無更改目前方針之理由，但準備開誠布公，歡迎與政府合作之政黨。新國會擬於十二月六日召集，將利用此時，與各黨談判。今後數週中，大致可以安靜，因已宣布政治休戰，禁止一切政治集會與示威云。總理巴本與新聞記者談話，獨此次選舉最特出之現象，為打破上次國會中法西斯黨與天主教中央黨之大多數，氏對於選戰之結果，似並不失望，氏稱，「除去某種之更替外，競選力量多少在預料中，一切與以前大體相倣，余不知此種更替，有何令政府改變其就職時所採途徑之理由，內閣基本原則，即係與總統一致，超出黨外，其所關注者，僅係經濟之復興，維持國內之法律與秩序，在外交與政治方面，獲得德國公正之要求，與增進和平與裁軍。」巴氏並希望，新國會議員能抱同一願望，俾工作可以和諧的有效進行，關於新國會各黨分野，巴氏宣稱，希特勒黨與共產黨合計，雖顯然佔大多數，惟二黨各走極端，盼其携手，殊屬不可思議，或對於某種確切問題，時時有携手可能，惟此種舉動，為破壞性，而決非建設性，

惟吾人或能獲得各黨維持法律與秩序之根據，聯合作共同之行動，中產階級成功，令此希望更見鞏固，政府願意與任何團體，忠實合作，以進行國家之工作云。

三、裁軍計劃與軍縮會議

法國裁軍計劃 十月底十一月初國際間最惹人注意者，爲法國之建設的安全與裁軍計畫，此在上月初赫禮歐被邀赴倫敦時，已有挾以俱行之傳說，蓋以應付德國軍備平等之要求，而與美之胡佛，英之包爾溫兩計畫，鼎足而峙者也。然英法兩揆倫敦會晤，初未提出，嗣後迭在法國內閣及最高國防委員會中，研究編製，至月杪赫氏在衆院說明大綱，而此計畫，始爲世所見，然猶非全豹也。十一月四日其陸軍部長彭古，在日內瓦軍縮主幹委員會席上，口頭說明大旨，然其全文，仍須俟赫禮歐蒞會始發表。今歸納赫氏所宣述，大概可以爲下列數要點：即（一）更明確規定凱洛克非戰公約中侵略國之界說，使該約愈爲有力。（二）必須解散一切非正式之軍隊。（三）爲增加國際機關之控制權力，得派員調查各國之軍力。（四）締結各區域之相互保安條約，以團結力量，防制侵略之發生。（五）美國應爲安全擔保之允諾。（六）對於上述各條成立之對象，允許德意志之適用徵兵制度之自由，與各國之切實裁減軍力。至法國之縮短兵役年限，並使其普遍推行，則在下列八條件下行之。（一）所有武裝

團體，如德國國防軍之類，其兵役期限較長者，當認爲國內警察力，而加以取締。(二)設立國際監察制度，且必須包含搜查之權。(三)應由各國間，締結局部互助條約，以補羅卡諾條約之不足，俾歐洲各個國家，均能參加和平之保障，而使國際間有充分之公共兵力，足以制止侵略行爲，此項國際兵力中，應包含第一批軍隊，由各國專爲此事而訓練之隊伍聯合而成，此項軍隊，一旦有事，立可調遣，且配備最強之武裝。(四)美國亦當提供安全之保障組，其辦法由該國自行考慮。(五)國聯會所有會員國，均承認履行盟約第十六條所定之一切義務。(六)凡承認互助條約者，均當接受強制仲裁。(七)全部計畫，係一整個不能分開。(八)凡有殖民地之國家，准維持特別武裝軍隊，供殖民地之用。至彭古氏在軍縮主幹會之演說大意，則(一)分並世國家爲同中心之三大圓圈，自最廣汎之非戰公約簽字國，漸縮小爲國聯盟約簽字國，以至於本屆訂立互助公約之國家。(二)凡在圈內國家軍隊之處置，得保留相當軍隊，惟須爲國聯服務，並可用以扶助被侵略之國家。以上爲就已發表之材料所可知之法國計畫大綱。

日本縮軍計劃 日本軍縮計劃現尙秘不宣露，惟就外電推測，則其主旨爲推翻胡佛與包爾溫之兩計畫，而尤注意於下述兩點：(一)潛艇運用之限制，但反對廢除潛艇。(二)反對華盛頓海軍公約所定英美日五五三之比率，而要求改爲十十七之比。

英國空軍建議 於法日兩計畫之外，又傳英亦將提出軍縮之偉大建議，而於空軍尤有重大影響，其計劃之基礎，爲（一）完全廢除或大減全世界轟炸飛機，與戰鬥飛機。（二）商業航空線，全歸一國際團體管理。（三）限制各國私人所有飛機數目，而制定其比率。

軍縮會議之幹部會議 休會三星期之軍縮主幹委員會，於十一月三日在日內瓦開會，然今才開會伊始，其重要性，殆爲上述三案所掩蔽，今之所已知者，僅爲主席漢德森之陳述各專門委員會在休會期間之工作，四十七國展長軍備休假時期四個月之報告，及法代表彭古對於法國軍備新計劃之解釋而已，此後專門委員會之討論軍備管理，軍額限制，禁止化學品戰鬥，限制天空軍備事宜者，宜各有所報告，德國之軍備平等要求，拒絕參加問題，及法日等國之軍縮計畫等等，宜有所討論，此屆主幹委員會之進行，殆非可忽視也。

英國承認德國要求 十一月十日英外相西門報告外交情形，關於裁軍問題，西門氏以爲英國並無具體裁軍計劃，但決起草裁軍大綱，以爲英代表團之指南，其原則不外：（一）英國承認德國於論理上有要求軍備平等之權，（二）無論任何限制軍備計劃，須替代凡爾塞條約之第五款（該款規定德國之軍備），（三）英國希望德國於新軍縮協定內，承認軍備縮減之原則。勞工黨動議，要求政府表示同意軍縮平等，及擁護國聯盟約，並根據調查團報告書，以求解決中日紛爭。勞工黨議員阿特利氏謂，民衆對裁軍會議進展緩慢，極爲不滿，依勞工黨

意見，裁軍及安全問題，與東北問題，足能試驗國聯之能力，因國聯爲保持和平之工具，外長西門答稱，裁軍問題，英國設法解決，但德國未予協助，頗堪遺憾。關於法國計劃，西氏承認該計劃有與德國成立協定之誠意，並認能促進實理平等，彼謂英國宣稱，歐洲各國仍須莊嚴堅持勿以兵力解決目下及將來之困難，而以世界之公論，應付反對之國，西氏宣稱，本人贊同德國軍備另訂限制之約，等於和平條約，凡爾賽和約第五款之規定，自然須廢棄，如此暗示，英國極願依法解決德國之平等要求。西氏謂，詳細辦法，應在日內瓦處理，然德國須參加會議，彼又宣稱，裁軍會議之目的，爲盡力軍縮，而非軍備。

四，萊頓論國聯及滿洲問題

國聯爲現代文化之生命綫 國聯調查團主席英國委員萊頓氏在「旁觀報」撰一文，標題爲「滿洲：今後之步驟」。內稱「吾人完成吾等之工作，明知國聯對於事實，並非真正茫無所知，如在于吾等訓令中之措詞所指示者，吾人信國聯殆欲吾等協助其恢復和平，並獲得爲和平根據之善良的了解，凡稱吾人之報告書爲憑理想而不切實際者，應憶及此點，吾人預料，報告書決不能獲得中日兩國任何熱烈歡迎，吾人並不信滿洲問題，立時能獲永久之解決，吾人所一致信仰者，即在大衆負責維持全世和平之制度的結構中，能獲得一解決辦法，日本單獨

承認「滿洲國」一舉，不但不削減報告書之力量，且足令其鞏固，此項步驟，並不足以減少各代表將來在國聯大會中進行此項工作之信任，各代表所需者，即信仰國聯原則，並決心將其援用於此次之爭端中，所要者，應立時開始，國聯應一致確定解決任何爭端時可適用之原則，並訂定進行程序，關於詳情應加以討論，萊頓氏力辯國聯調查團曾發現日本有罪之說，氏申述，此事尙未由國聯決定，中日兩國在彼，均有陳述之權利，氏於駁斥調查團未能認識糾紛事實之論斷時，稱國聯，非戰公約與九國公約之存在，同爲一種事實，不能加以漠視，謹憶各國擔保之相互的義務，並堅持尊重以如此龐大犧牲得來之和平機械，當然非不切實之理想，而爲絕對的實際，吾人對於日本之滿洲觀點，已予以記錄，但吾人以爲有責請日本外相注意，即其他國家爲一事所下之犧牲，較日本對滿洲之犧牲爲尤鉅，彼等亦有同等之決心，加以擁護此物即爲國聯之組織，此即爲現代文明之生命綫也」云云。

萊頓答日記者問 十月十五日大阪每日新聞載，該社楠山特派員十三日自倫敦發電云，萊頓

報告書現爲世界輿論之的，英國一部份人士，非難報告書之祖華過甚，余（楠山特派員）欲一聞萊頓爵士之無僞的心境，乃訪之於倫敦郊外三十里萊補瓦斯村之寓所，此日會晤同答，頗有觸及要點者。萊頓所言有報告書中所不能見之議論，請余勿在報紙上發表，會談約一點半鐘之久，除刪去關係太大之各點外，並記是日談話大略如次：（楠山問）報告書在日本所

受批評極惡，認爲調查不充分，日一滿一兩國所供給之材料多未加注意，故關於閣下對日本自衛行動之見解頗有疑問，且自衛行動之判斷本爲主觀的，第三者之判斷總含有不得當之危險。（萊頓答）如精讀報告書，即可瞭然，余未曾有一言非難日本，對於所用之一字一句均會十分慎重，關於自衛行動一點，並無對保護現地之日本將校表示懷疑之語。（楠山問）關於自衛行動彼此見地既異，討論恐終無結果，且爲過去之事，可不必再說，余第二質問者爲滿洲問題解決之中心點，且爲余讀報告書後最不可解之點，即報告書謂滿洲人大多數不滿於現在滿洲政府一事是也，今既未令三千萬之滿洲人實行一般投票，即不能有此大膽之結論，且調查團在滿滯留未久，似難感觸一般之空氣，何從得知民意。（萊頓答）一部分報紙謂調查團逗留瀋陽僅兩星期，奚能了解滿洲問題，不知余等在滿洲滯留六星期實地調查，曾竭力詢問各方面之意見，祇有少數朝鮮團體之代表至余處讚揚滿洲現政府，曾與余接談之各種階級之人及所收匿名信一千五百封，皆爲表示反對意見者，「滿洲國」雖受少數人之支持，然多數住民之反對究屬事實，因是余毫不躊躇稱呼滿洲政府爲僞政府，其非由滿洲居民決意而成立者蓋毫無疑義。（楠山問）閣下言曾與各種階級之人接談，但據傳聞則均屬接近中國方面之人，匿名信一千五百封與三千萬人口比較，亦屬少數，且由一人發出亦非不可能，祇須貼上郵票，所費無幾，手續簡單，究竟此項信件內容如何，極願一看。（萊頓答）俱已焚化

矣。(楠山問)關於非武裝提案一節，請問日軍撤退後確信能以憲兵隊外守國境內維持安乎。(萊頓答)此層係時間問題，故未提及立即撤兵，其實本想竟不觸及撤兵問題，何則，撤兵如不得俄方成立諒解，即不可能，然調查委員無有與俄方官憲接觸之權限，因是難以確立具體的政策，雖然，中日俄三國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之交涉，若由國聯從中斡旋，亦非不可能，故此約成立則國境可以安全，以後取締土匪，維持治安，則警察優爲之，然則日本可省駐兵費，於財政爲有利，縱令安全保障不能勝於今日，總可維持與今日同樣之安全。(楠山問)中國或俄國之無近代國家組織，當然爲閣下可深悉，日本如安心締結不侵犯條約，然後撤兵，余以爲極危險，再者報告書之焦點在將滿洲自體置諸中國宗主權之下，果有不得不如此之理由乎。(萊頓答)實因「滿洲國」並非由滿洲人之發意而成立者，且分割中國領土即抵觸各種條約，中國要求名義上之主權乃最低限度，名義上尊重中國之主權，日本則收經濟上之實益，予曾與內田外相及多數日本要人晤面，皆異口同音言明日本並無領土之野心，故日本不滿意於此項解決案，其理由真令人難以索解。(楠山)君設詞真巧，令余言之，似缺乏重要之前提，如中國總不見強固中央政府成立則東亞全局之和平即不能確保，且諺云「造佛而不入以魂」，今閣下解決案主張以名與中國中央政府，而與日本以實益，是與此諺比喻相等，殊有不澈底而貽患後日之虞，故余以爲在中國未確立中央勢力以前，維持現狀，似爲賢

明。（萊頓答）不然，此次由列強保障日本之權益，故日本可以安心，且不妨仍聽滿洲現政府繼續存在，形式上由南京政府追加任命，或以能十分容納日方要求之滿洲人爲首領，樹立政府，并用外國顧問若干名，關於此層且須尊重日本之意見，日本如對於任何妥協案均加排斥，務求貫徹其主張，恐須有極大犧牲。（楠山問）閣下意見余亦了解，惟日本朝野大爲反對，且報告書簽字後日本已承認「滿洲國」新國，局面既已改變，閣下究有對於此新事實之修正意見否。（萊頓答）從今日之事情推之，國聯臨時總會必有一番爭論，報告書乃對行政院之提案，是否採納，其權在行政院，余亦不希望解決案十條全獲採納，各條皆有修正可能，祇求於事件之圓滿解決有濟即可。最後余請閣下代表大阪每日，東京日日兩報上登載如下之意見。「調查團一行對於中日兩國均抱平等之友誼的態度，毫無偏袒，感謝中日之待遇。大體自英國國民之傳統的感情言之，如回憶日英同盟，實有傾向日本之感，如認報告書爲親華的，實屬意外之事。余深信該報告書係於考慮中日兩國之立場，並對理論及實際詳加研究後始着手起草者。」

觀萊頓氏之談話，除認定「滿洲國」之成立非三省真正民意及凡分割中國領土即係抵觸各種條約兩點尙屬合理外。同時謂報告書內容與其謂親華，無寧謂袒日，實爲一重要之表示

五，日代表松岡之狂妄

日政府之強硬訓令 日本出席國聯大會代表松岡洋右於十月二十一日由東京驛出發前赴日內瓦，日外相內田康哉以松岡此行任務重大，特致訓令，大體如下：（一）帝國政府對適用國聯盟約第十五條而行召集之國聯大會，曾附以保留案件，茲以鑒於此次所召開之理事會與大會，意義重大，故特命帝國代表正式參加，此係出於帝國政府欲避與國聯對立，而善事指導國聯之意，故帝國代表應力圖貫徹日方主張，並得依其情勢如何，由松岡代表代替長岡代表出席理事會。（二）滿洲方面狀態，已依日本承認「滿洲國」而完全變化，故在支持李頓報告書之事項已經消滅之際，中日「滿」三國間之協調，實為確保極東和平之唯一方策，因是帝國政府認為有開始作含有滿洲代表之三國直接交涉之必要，且依此見地，希望國聯勿採欲速反拙的解決法。（三）極東和平之障礙，在中國尚未成爲統一之國家，故鑒於九國條約之精神，有依李頓報告之干涉，而在關係各國通力合作之下，力圖除却此種禍根之必要，設國聯允採上述國際協方案，則帝國代表當闡明其所信而表示贊成之意。（四）國聯若勸告日本取消承認「滿洲國」，並作不承認「滿洲國」之決議，而採納李頓報告書所提議之滿洲自治領案，則日本不得不出於退出國聯之舉。

檢閱臨行之任言 檢岡洋右於出發之前，東京市在日比野公會堂開會歡送，氏於席間演說其使命之意義。大意謂：余將赴日內瓦，代表我帝國出席國聯大會，茲乘諸君歡送之機，略述余之感想。未來之國聯大會實際上乃我帝國外交上之一極大事件，以我之不材，實不勝此重任，故於受任之先，十分躊躇，但爲種種情形所迫，不得不勉効馳驅。(一)因「滿洲國」之存在我帝國政府已與全國國民一致承認之。(二)因對於滿洲問題，我國亦朝野同心主張一致，我雖無能，而在此大和民族一致的強固後援之下，不覺胆氣頓壯，遂毅然受此重任。在前此七十年以來，我國有種種光榮之進步，使世爲之驚異，願同時內政外交，缺陷至多，時至今日，吾人必須乘機一掃此等陳舊之缺陷，使我民族生活史上開一新頁，否則我民族將陷於崩壞，此已成爲當前之嚴重問題。就外交關係言之，吾人必須將二十年來之舊賬一爲結算，此言似甚嚴重，聞者或以爲一種大戰禍將不可免，但余意並不指此，雖不免有惡化之事態發生，然事機遷變，終於和平過去，亦意中事。要之，二十年來之舊賬有不得不清算之勢，此乃無庸置疑者，我民族應具此決心以待未來之國聯大會，我意此未來之國聯大會，在國聯之程序上雖亦重要，而於我民族更爲重要，因其予我民族以清算二十年外交舊賬，重新一種國際新生命之機會故也。此不僅外交爲然，對內亦然，吾人曾從外界輸入許多事物，以助我國家之發展，然同時亦曾輸入許多不必要之事物，使我民族之品性爲之變壞，此種變壞之

事態吾人應努力捨棄之，而顯示我民族之真品性於全世界。去年之滿洲事件及其後日本所取之一切行動，余意可以一言說明之，即我國民爲復活其「日本精神」而所爲之努力也，如是諸君倘叩予在日內瓦將何所作，余將答曰，「當然應付滿蒙問題」，然余以爲余之應付滿蒙問題，實不過一種巧值，而余之使命之真目的，乃在率直的對美人民表顯此「日本精神」，及日本人民之作爲，使彼等了解之也，余信予之使命之成敗與我民族前途有重大關係。

職是之故，余信關於滿蒙問題，吾人將無所用其爭議，余不必挾一種戰鬥精神往日內瓦，我日本國民亦未必以期望於余，蓋滿蒙問題依於「滿洲國」之成立，及日本之承認，而既經解決矣，問題至此已經結束矣，（鼓掌）吾人更無爭論之餘地。如是諸君若叩余將何所作，余敢答曰，余頃所述之根本問題，即余將從事之問題也，更親切言之，余將在日內瓦充分說明，至去秋以來日本所取之舉動及態度，皆爲公正而合法的，皆爲時勢所迫而不得不然。

夫滿蒙問題既屬如此，人將懷疑曰，其中有何根本的錯誤，而需余之說明乎，余亦曾考慮及此，但此問題，實極簡單，即國聯之目的爲世界和平，國聯雖曾以種種狀況討論日本之態度，然其絕無打倒日本之意願，則爲余所信。美國之目的，亦爲世界和平，彼雖有時作吾人所不願聞之語，然吾信其除世界和平外，亦無其他目的。至於我日本民族之誠懇願望世界和平，決不後人，因之余考慮滿蒙問題，覺實無可爭論之處，因日本國聯及美之目的，乃屬

同一，然則又有何錯誤耶，余將以下述之態度說明其無錯誤。去年滿洲事件之發生，乃以前種種事情之當然結果，日本之處置此問題，自信依於最正直及最良之方針，不但爲日本之國家生存計，並恪遵明治以來相沿之國家政策，此項政策乃以保障東方之完整爲原則者。

所謂東方，今指中國而言，中國目下乃在大混亂狀態之中，欲保障中國之和平，祇有一法，即確行日本之國家政策，此於世界和平亦有裨益。中國繼續反對日本之政策，此實無可如何，而歐美人民亦似認日本之舉動爲錯誤，指日本所爲徒使事態惡化可以引起世界大戰。如就真關心世界和平之人觀之，此不過同意見不之問題，則其究竟之決定，惟有待諸時間之然斷，倘他國認爲日本錯誤，而日本確屬錯誤者，時間將證明之，吾東方人威信因果律，下如何之種，必收如何之果，乃一定之理，吾人之所爲，究竟爲是爲非，他日必大白於天下，吾意除此之外，此時直無解釋之方法矣。

松岡在莫斯科之醜態 松岡抵俄京，發表談話，獻媚蘇俄，辱罵中美，醜態百出。茲先錄對聯合社特派員之談話如下：「余於國聯未想欲發何項議論，唯以至誠說明日本之立場，則余之使命完盡，國聯今後相信將能諒解日本之立場，然萬一若不變從來之態度，則具有退出國聯亦所不惜之決意。日本政府爲世界和平最重要之事傾聽國聯之意見同時相信日本政府之意見，國聯亦將虛心坦懷的受納，日本政府自滿洲事變發生以來，迄至今日所取之態度，係基

於下述兩種理由，（一）懸念「滿洲國」之成立，有無阻害美國之遠東貿易及違反門戶開放之原則，（二）懸念態度茫然之美國式之國際正義觀。關於第一項，余現除暫時靜觀事態之推移外無他法，然而此項懸念未免稍感尙早。至於第二項，美國人特有之獨善的國際正義觀，僅對自己之行為認爲正當，而他人之所行則斷定一概失當，不得不謂極不遜之至，對於此點，除俟諸美國國民之反省外無他法」云。同時接見法國時報駐俄訪員，據談稱：「余出席日內瓦之使命，爲解釋日本之立場，外間似不明真相，余等相信「滿洲國」之成立，爲鞏固遠東和平之原素，此新國家之進步，如與其隣接無政府之中國相較，其理自明，如依吾人所希望，「滿洲國」能統一平等，中國亦能仿倣，則日本首先歡迎此種變化，余等決意在莫斯科小作逗留，以便參加蘇俄革命十五週年紀念之慶祝。敵國人民在滿洲里被華軍包圍，蘇俄極表同情，並予以協助，余乘此機會，向俄外長李德維諾夫及外次加拉罕致謝，關於俄日互不侵犯條約，吾等以尋常外交手續，進行談判。」

六，日本積極擴張軍備

擬定海軍四年計劃 海軍方面，因鑒於時局現狀，已決定將依照倫敦條約之第二次補充計劃，提前一年，而於來年度起着手實行，此項預算案，業向大藏省提出，其來年度起至昭和十

一年止之四年計劃事業總工程費，計達四億六千萬圓，而來年度之預算要求額，則為四千三百八十五萬元，該項計劃內容，大體如下：（甲）建造艦艇，備有六英寸砲之八千噸級輕巡洋艦二艘，千四百噸之驅逐艦七艘，大小各級潛水艦六艘，五千噸級敷設艦一艘，其他掃海艦水電艇若干艘，此項建造費為三億一千萬元，其中來年度分，占四千二百萬元。（乙）增設航空費此項經費為一億元，其中來年度分占一百八十五萬元，又第二次補充計劃之艦艇建造費，雖第一次殆完全相同，而各年度分攤額，則較諸第一次尤鉅，航空隊增設計劃所需經費，亦較第一次增多二千萬圓，日海軍可，依是補充倫敦條約所生缺陷之大部分，一俟全部補充完畢後，將復於昭和十二年度以後更樹立第三次補充計劃。

外報揭穿日本海軍秘密

據十月十九日上海字林西報所載，據近頃日本著名海軍著作家伊藤

正德氏聲稱，日本潛水艇隊在效率上已成全世界第一，日本海軍當局對於其潛水艇之秘密，雖諱莫如深，但其驚人能力，已為外國海軍部所探悉矣。伊藤氏稱：「英美潛艇與日本較，懸殊頗甚，美國海軍專家承認，美國尋常之潛艇，祇能與日潛艇中之下駟相等，即以夏威夷為最前線之海軍根據地，美國潛艇欲駛入日本領海，亦殊困難，綜言之，美國潛艇僅限於防守海岸之用，故航程甚短，但日本潛艇則即在作戰情形下，欲往返夏威夷島，固綽有餘裕，其最優者能駛至舊金山或巴拿馬運河，從事破壞工作，倘令海軍能設法勝過熱帶海洋之困

難，則駛往新加坡，至爲易易，即欲到達錫蘭島之可倫波亦非難事也。」按日本近年來建築高速率之大潛水艇多艘，可以航行極遠，爲一般公認之事實，日本有自一千一百五十噸至一千九百五十五噸之潛水艇約三十艘，大半速率爲十九海里，較小之潛艇有四十艘，據稱其航徑可達七千英里，且能沈至極深，日本海軍不僅以潛水艇爲優，現時且築成驅逐艦二十四艘，其攻守能力均有特長，此類驅逐艦排水量一千七百噸，速度三十五海里，裝置五·一吋徑砲六門，每鋼塔上裝置二門，另有重魚雷九枚，除去最近之法國小驅逐艦隊外，當以日本此項驅逐艦爲最大與最可怕之魚雷放射艇矣。日本新巡艦亦甚值注意，在建築中者現有四艘，此類軍艦對於射擊之速度，講求不遺餘力，每艦裝置新式五·一吋徑砲十五門，射程二萬碼，每分鐘可射擊十次，其最新建築之巡艦排水量八千五百噸，速度三十三海里，每艦每分鐘可發彈一百五十枚，即一萬噸之巡艦，遇此猛烈砲火，亦難支持，此項新艦完成後，日本戰後所築之巡艦共計達三十三艘云。

近代歐洲文藝思潮史綱

高 著 畢桓武作封面

這本日書是今年文藝界中罕有的收穫。書分四部：由商業資本時代起，歷絕對主義時代的古典思潮，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浪漫思潮，資本社會的自然主義思潮，而論到反自然思潮的頹廢時代與新理想主義時代。除對於思潮變化與社會構的關係詳加分析外，且歷舉各代中的代表作家加以新估價，判定他們的立場，評正他們的時代性；文藝界巨人如莎士比亞，瞿提言，左拉，易卜生，托爾斯泰，羅曼羅蘭，皆由作者獨到的眼光，至加了新的批判。全書廿萬言，定價一元五角。

出版者 北平著者書店

總代售處 北平神州國光社